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1

鋼鐵都市

艾札克・亞西摩著／陳櫻櫻譯

國語注音

鋼鐵都市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1

THE CAVES OF STEEL

ISAAC ASIM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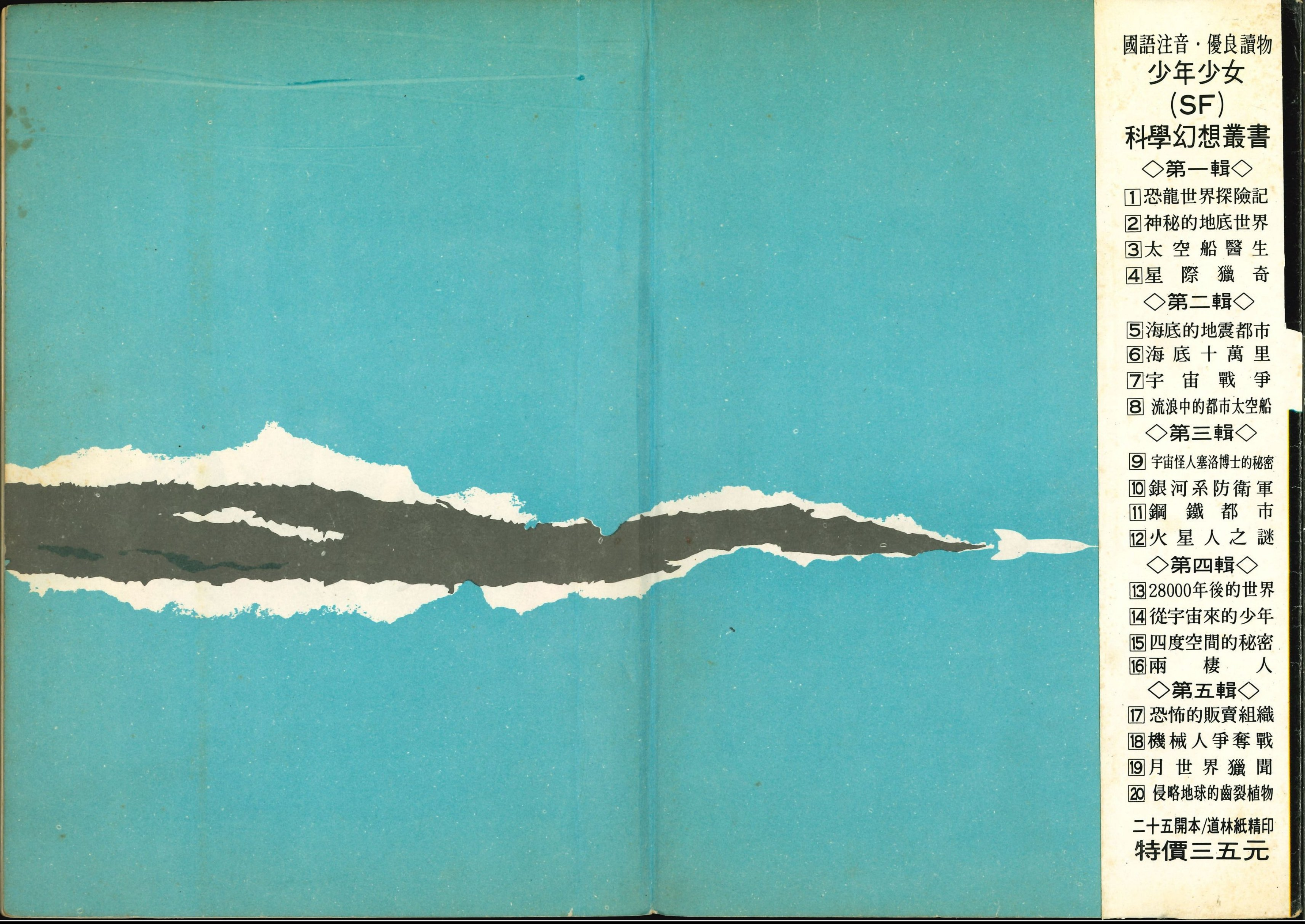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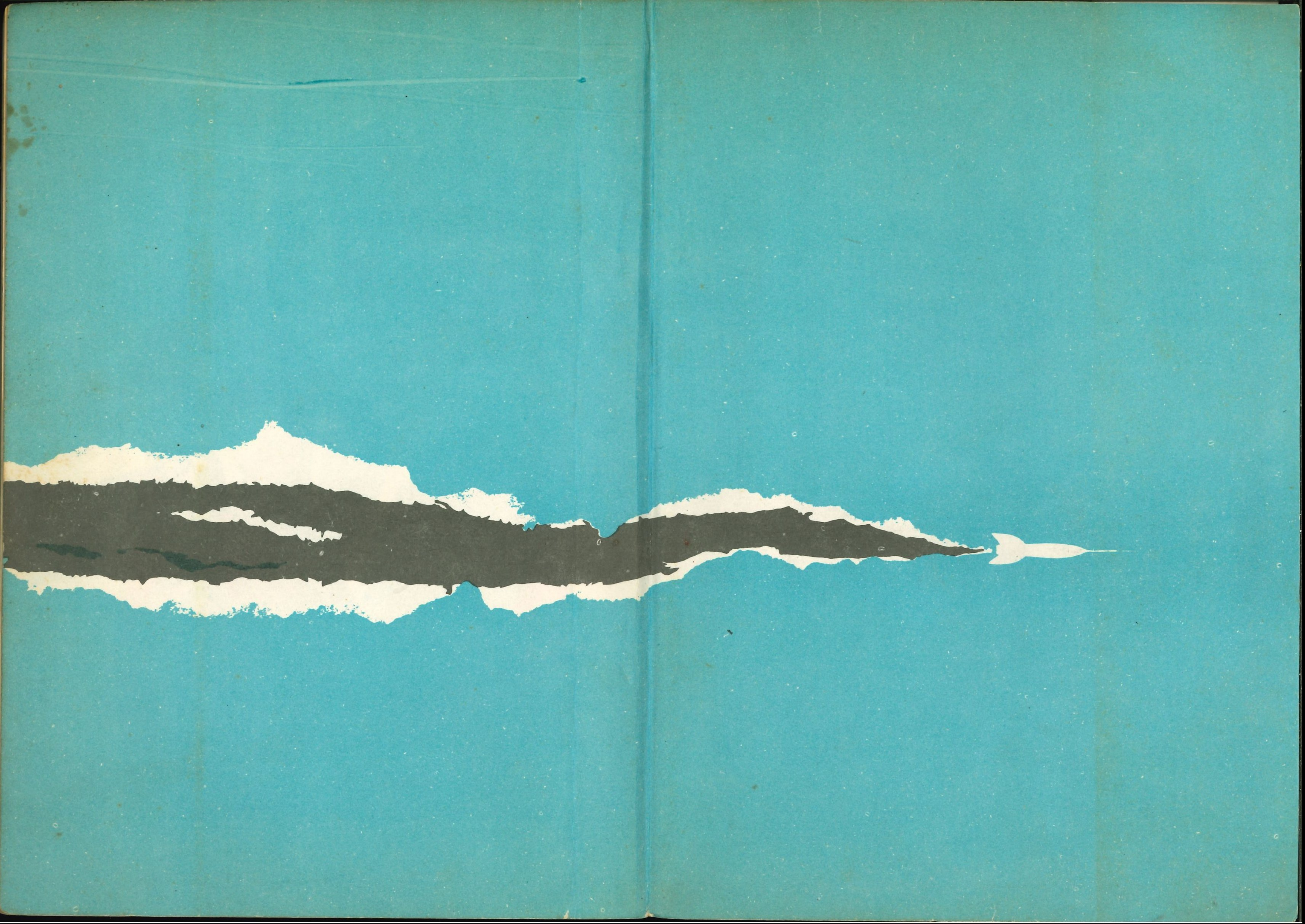
67. 7初版

譯者：陳櫻櫻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第一輯◇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船醫生
4 星際獵奇
◇第二輯◇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第三輯◇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11 鋼鐵都市
12 火星人之謎
◇第四輯◇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16 兩棲人
◇第五輯◇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18 機械人爭奪戰
19 月世界獵聞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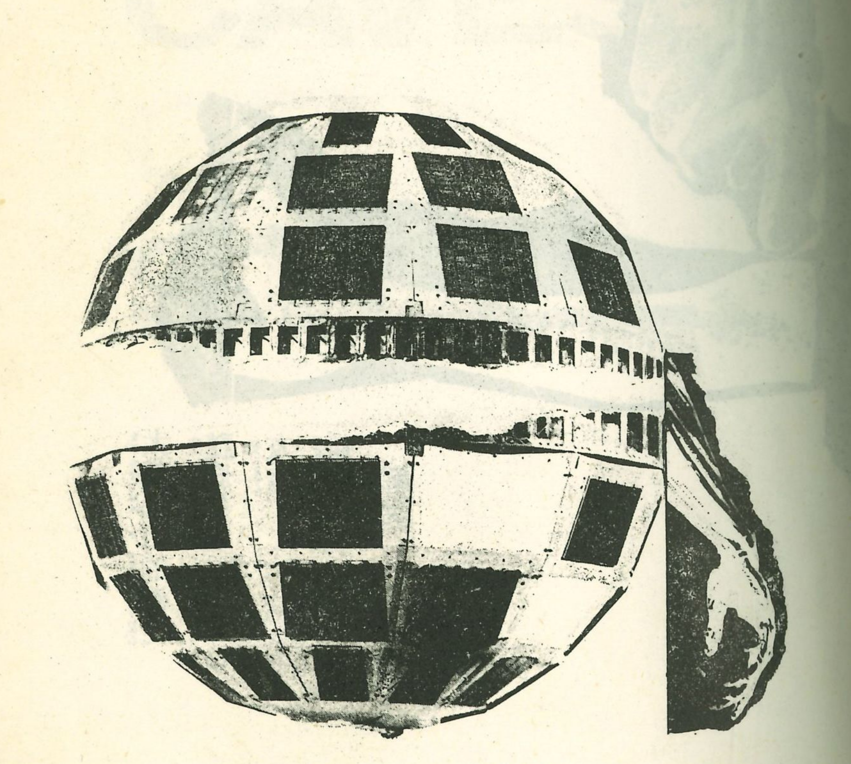
陳櫻櫻

科學幻想小說裏的機械人，是家喻戶曉又很得人緣的人物（？）之一。可是，機械人在小說裏面扮演的角色，並沒有正確地被認識清楚。

機械人，本來就是爲了預測未來世界，人類和機械的對立關係而產生的構想，只是把它當做怪物描寫的科學幻想小說，還不能說眞正看過機械人科學幻想小說。

從這觀點上來說，本書可說是最正統的機械人科學幻想小說。著者的艾札克・亞西摩，是蘇俄出生的美國作家，同時也以生化學家和萬能的科學解說家，享譽世界，他在本書中，用推理小說的手法，描寫機械人和人類——就是說把機械人和人類，將要同舟共濟的未來世界，作活現的描寫。甚至有科學幻想小說迷說——沒有看過本書，根本沒有資格談論機械人的科學幻想小說。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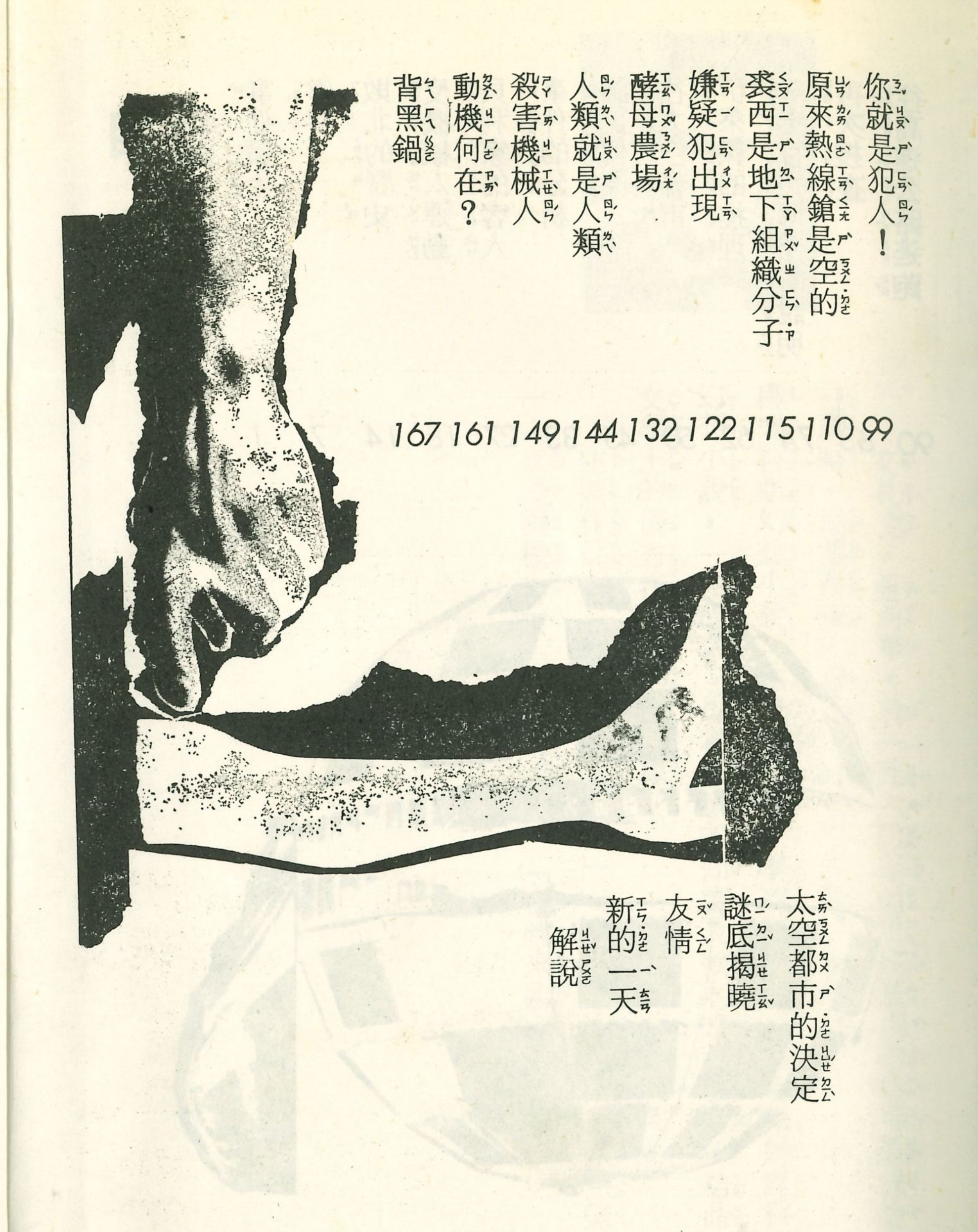
原作者 Isaac Asimov

艾札克·亞西摩，於一九二〇年出生在蘇俄的白特洛威治，三歲時，從革命後的蘇俄，移民來美國，後來歸化。九歲左右就喜愛科學幻想小說，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化學，同時開始寫科學幻想小說，一舉成名。以科學家的知識及銳利的洞察力，結晶在文學上的優秀作品，不勝枚舉。

主要作品有「銀河帝國衰亡史」「太空的小石」「太空氣流」「我是機械人」「赤裸的太陽」「夜晚來臨」。

鋼鐵都市

THE CAVES OF STEEL



事件發生

伊萊傑·貝利，來到桌子前，才發現R·山姆站在那裏。

「有什麼事?」

伊萊傑，不勝厭惡，斬釘截鐵地問。

「署長召見，貝利刑事。有急事。」

「知道了。」

可是，R·山姆，仍然毫無表情地站在那裏。

「不是說過知道了嗎!滾開!」

伊萊傑，忍不住吼了。R·山姆這才向右轉走出去。

(眞是!爲什麼這樣的工作，不能讓人類來做?)

他，腦裡想着這個問題，橫過辦公室。同事的森卜遜刑事向他搭訕。

「眞受不了。甘心斷腿的話，眞想重重踢他屁股。」

「是啊。」

「前些日子，遇見賓斯。在東方農場担任運輸工作。好可憐，那傢伙變得自暴自棄。說來也難怪，給機械人搶走工作嘛。」

伊萊傑聳聳肩，繼續趕路。

來到警察署長室前，自動門嗖地開了。

「叫我嗎，署長？」

恩達比署長抬頭起來。戴着圓形的古式眼鏡。據他自己說是眼質脆弱，不適合戴隱形鏡片。

但是，伊萊傑認為帶眼鏡是為了裝美。署長只是用來裝模作樣罷了。

恩達比署長，看來有點浮燥。為了掩飾情緒，强裝親熱的口氣。

「請坐呀，伊萊傑。」

伊萊傑，坐下來等待。

「太太裘瑞白洛和公子彭得里好嗎？」

「好，裘瑞白洛和彭得里都好。」

漫不經心的敷衍語氣。

「怎麼啦，不舒服嗎？」

「沒什麼。稍為不愉快而已。我眞討厭R・山姆。」

「你的感覺我能了解。它是奉命到我這裡來的。總得指派它做些什麼。」

「事情做完，沒有叫它走開，就一直釘在那裏。眞叫人心煩。」

「啊，那是我的錯。只管說去叫你，忘記命令他辦完事要回來。」

「如果是人類，就沒有那樣的事。」

恩達比署長悶不開口。

「有什麼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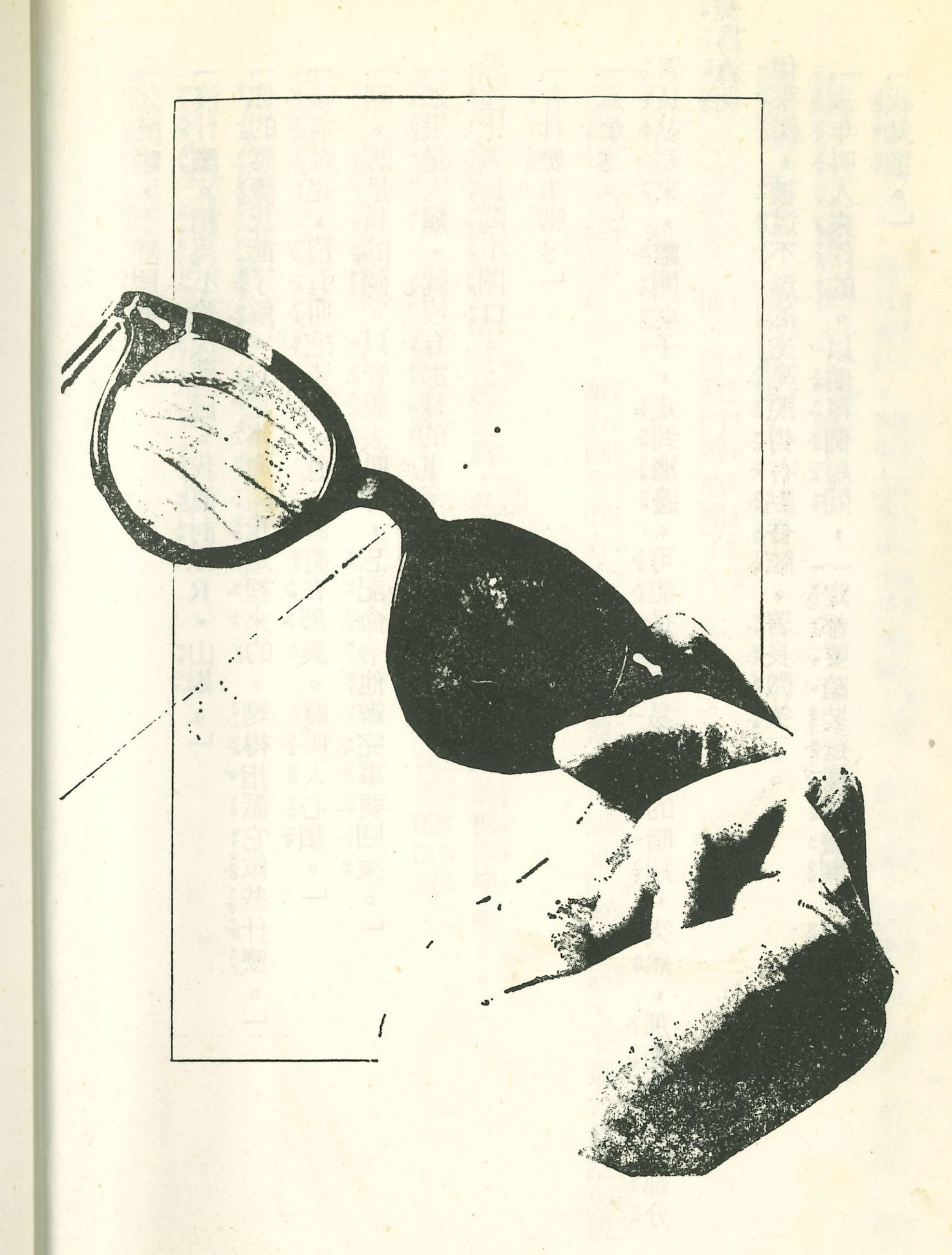
「麻煩事。」

署長站起來，離開桌子，走到牆邊。可能是有不易覺察的暗鈕，突然，那面牆的一部分變為透明。

伊萊傑，被這不意的光亮照得有點昏眩。署長微笑了。

「去年叫人來作的。以前每個房間，一定都要暗裝這樣的機關。叫做窗。」

「我知道。」



伊萊傑回答。想到曾經在歷史小說裡看到這麼一回事。

「不想過來看看嗎？很稀奇的光景！」

伊萊傑稍爲躊躇後，順從了。署長總是喜歡古舊的東西。戴着不必要的古板眼鏡，也是這個緣故吧。

這個時候他忽然發現。

「署長換了眼鏡呀？」

恩達比署長，好像吃了一驚，凝視伊萊傑。

「你怎麼知道的？原來的三天前壞掉了。太忙了，直到早上，還沒有眼鏡可戴。這三天，嚐到煉獄之苦了。」

「爲了眼鏡嗎？」

「眼鏡和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現在要說的。」

署長又望了望窗外。伊萊傑也跟着望一眼，怔住了。窗外下着滂沱豪雨。驟然間，看呆了這場壯觀的水戲上演。

「感人的景色吧，伊萊傑。」

他點頭。從小到現在，沒有看過幾次下雨。不，不只是下雨，也沒有見過天空、太陽⋯⋯。

「古時候，人們都過著戶外生活。紐約也是一樣。古時候的人，都在自然裡過日子。其實那樣，對健康有好處。」

伊萊傑，又開始感覺心煩。

可是，署長卻靜靜地看著雨看得出神。然後，低聲在自言自語。

「下雨，看不到太空都市。」

「太空都市我很熟悉。」

「從這裡瞭望太空都市的景色，非常美。有成群矮矮白白的小圓蓋——我們集居在這個鋼鐵都市，但是，太空人是一個家族住在一個圓蓋裡。伊萊傑，你和太空人談過話嗎？」

「有過二、三次。」

「我常常會見他們。每次都感慨萬千，我們的生活和太空人的相比，差別懸殊。」

伊萊傑聽了覺得有一股怒火中燒。

「到這種地步，何苦呢？地球上有八十億的人。所以才需要建立這種鋼鐵都市。你也知

道，無法每一家族住一個圓蓋。」

恩達比署長，默然回到桌邊，忽然又說：

「三天前，在那裏死了一個太空人。」

伊萊傑，並沒有感覺意外。

「好可憐。又是流行性感冒嗎？」

「不。不是！」

署長大叫。伊萊傑感覺奇怪。太空人從自己行星，消滅掉一切傳染性疾病。可是也因為這樣，對濾過性病原體失去免疫性，一點點傷風感冒，就會致命。來到地球的太空人，因感冒死亡的已有多人。如果說不是感冒——。

「那麼，還有什麼原因？」

「用熱線鎗，打穿胸部死的！」

伊萊傑，頓時愕住。

夥伴

「說什麼？」

「太空人被謀殺。」

署長反覆說。

「誰下的手？爲了什麼？」

「太空人說是地球人幹的事。」

「沒有這個道理！」

「爲什麼？你討厭太空人。我也討厭。地球人大家都討厭太空人。動機充足。只是，你我都不幹而已。」

恩達比署長，指牆上的世界地圖。

「在洛杉磯的工業地區，發生反對太空人的燒射事件。在柏林是發生破壞機械人騷動，香港發生的暴動是和警官隊衝突。」

「已經知道。」

「也許是，憎恨太空人的分子，參加地下組織，有計畫的犯罪。」

伊萊傑搖頭。

「可是，在太空都市殺人，那是不可能！」

署長悲哀地抬起眼皮。

「可是，確實發生了。我親眼看到被害者—路易・賽頓博士……。」

「是不是太空人的機械人學者！」

「對啊，我已經約他見面。」

署長嚥下口水，繼續說：

「再遲五分鐘殺人，我就成爲死體發現者……。」

「那麼，太空人怎麼說？」

伊萊傑在腦裡，盤算着太空人會找來的無理難題。意想不到的若大賠償金要求—或者是趁勢把軍隊駐留在地球……。

「要我們解決案件，然後引渡犯人。」

伊萊傑，大吃一驚，看了看對方的臉。

「只有那樣？」

警察署長皺了皺眉。

「看來你是不大了解。這是燙手山芋。到底能不能解決，沒人敢保證。而且不能解決的時候……我們將保不住生命。」

「那有這麼不講理的。」

「不是講不講理的問題。太空正進行地球的機械人化。這是一種試驗。如果不通過這項試驗，說不定機械人將代替我們全部。」

「不可能的事！像那個R．山姆傻瓜機械人，怎麼能代替得了我們！」

伊萊傑，不由得厲聲叱叫。署長重重地搖頭。

「R．山姆不過是剛剛起用而已。能輕易處理更高級工作的機械人，太空都市裏多的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們的能力，降到機械人以下，太空人就不假臉色了。不只是警察，所有工作崗位，人類會被淘汰。」

恩達比署長凝視了伊萊傑。

「我希望你來担當這個案件。」

「爲什麼？」

「你是優秀刑事。只有你能解決。如果破案了，你進C—6級——警部。不想嗎？」

「當然，我要。」

他毫不遲疑的回答。做了警部，一切都會改觀。自動走路上能訂位，在自動餐廳裏能享有更高級的餐點，也能享受日光浴。

「可是失敗了，會遭受到降級嗎？」

「不用多慮。答應了？」

「爲什麼，我被選上？如此有利的條件，要的人多的是。」

恩達比署長點頭。

「理由有兩個。一個是因爲好朋友。我們是大學同學。其後，由於種種因素，改變了立場。再一個理由就是以朋友的立場，答應我的要求。」

「是什麼事。」

「太空人要求。任命地球人刑事和太空人刑事做夥件，來搜查這案件。」

伊萊傑，又皺起雙眉。想到從立體電視看到的那些不易親近，自大的太空人嘴臉。想到要和最討厭的太空人合夥，整顆心都下沈……可是，只有忍耐。

「知道了，我答應。」

「謝謝。還要讓太空人住在你家裡。」

「我家？那不行。」

「那也是太空人的條件之一。他們想融進地球人生活，去了解地球人。再說，你的公寓有三個房間。可以讓他住。不會有麻煩的。由我來保證。」

「沒有選擇餘地。照辦了。」

伊萊傑，從椅子站起來。

「只有這些嗎？」

「伊萊傑……實在是……。」

署長臉上有猶豫的複雜表情。

「什麼？」

「就是那個太空人，老實說那個……那個名字……。」

「名字怎樣？」

「叫……R・丹尼爾・奧立佛。」

「R……那傢伙是機械人嗎？兒談。怎麼能和機械人做夥伴。還要讓它住在家裡！」

「拜託啊，伊萊傑，朋友嘛。」

「不要。」

「昇進C－7級，搜查課長如何？」

「沒有胃口。」

「聽我說呀，伊萊傑。只有拜託你了。大部分的人，不是討厭，就是害怕。但是，如果你解決了這個案件，就能肯定證明，人類比機械人優秀。這是我們前途光明的關鍵，操在你手中。更可貴的是你有啓用關鍵的勇氣和實力！」

伊萊傑・貝利站在那裏，默然許久。然後緩緩開口。

「那個太空人——機械人，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敗北的歷史

高速自動公路上，像往常一樣，人潮洶湧。人們不斷地走動。移到減速帶，往支線去的，相反地，也有人移到加速帶來。然後，自動走路，穿過巨大拱門，渡過橋，往鋼鐵都市無窮盡的迷魂陣，做不斷的走動。

仰望巨大的牆壁和頂棚，無數燈光，燦爛發光。

伊萊傑，一條接着一條，在自動公路上前進。住在鋼鐵都市的小孩，到了能走路的時候，就得學習自動公路的走法。不一會，他走到以時速一百公里急速走動的最高速公路帶，停住腳步。

這是往太空都市，迎接夥伴的路上。

牆壁上，也有指示方向的電光文字在走動。可是獨缺往太空都市的方向指示標。

大約二十年前，剛建設太空都市的時候，市民們被好奇心驅使，一窩風的觀光，參觀。

自此以來，太空人在鋼鐵都市和太空都市中間，作了一道強力的能量幕。要進入太空都市的人，需要攜帶身分證，受嚴格的身體檢查，還要做規定的消毒。

當時，這個措施引起很大的爭論。平常就討厭太空人的市民們，忿怒沖天，怨恨至極，衝到太空都市。

幾十萬的市民，集在和太空都市做爲境界線的能量幕前面，舉起拳頭，大聲吶喊：

「太空人，滾回去！」

「太空人，滾回去！」

「還我地球！」

一世紀前，和太空人打戰，慘敗在其恐怖的科學兵器以來，鬱積的不滿、忿怒終於爆發。

整整二天，暴動的狂風暴雨，在鋼鐵都市裏瘋行。

結果，還是無可奈何。

能量幕，以地球人的技術，絕對破壞不了，假定爆破了，踏進太空都市一步，將慘遭屠殺是很明顯的事情。

而且，太空人沒動手，靜靜觀看地球人的動態。接着警察出動，使用催眠瓦斯鎮壓暴動。幾千個市民被逮捕。——然而那裡面，竟有當時還在中學的伊萊傑本身……。

伊萊傑．貝利，在高速公路上，回憶往事。

「啊！皮包！」

突然傳來女人尖叫聲，打斷他的回憶。

有個女人，把皮包掉在不同速率的自動公路上。皮包，就在不知所措中，一路遠去，終於看不見。

伊萊傑，搖搖頭。

（以前並沒有這樣複雜。東西掉在路上，隨時可以檢起來。）

伊萊傑，又回想着很久很久以前的紐約，那不是鋼鐵的洞窟，是有太陽照射，風吹的自然都市。那個時候，道路也不會動，人們住的不是獨院洋房就是公寓。

紐約變成現今的大圓蓋都市，是大約三百年前。

當時，地球共有八十億人口，處在人口爆炸邊緣。全世界半數人不得溫飽。每年餓死幾十萬人，貧窮和公害，以及疾病蔓延。

加上，在那個時期，本來接受地球移民的太空殖民地，逐一獨立，不是禁止移民就是極端限制移民。

於是產生了圓蓋都市。

圓蓋都市，基於完全科學的計畫造成的。首先在中央奠定政府機關地區，在其四周有住宅集中地區，再其外圍，林立各種工場和水耕農園以及發電廠，更有四方八達網脈般的高速公路和通路，穿梭在其間。學校、商店街、公園等，按妥當的計劃，得到配置。

紐約的人口有二千萬人，居世界第一位。世界上像這樣的圓蓋都市有八百五十多個人口平均是一千萬人。

地球上全部的人口，都住在這個圓蓋都市裡，外面只有曠濶的荒野和森林，還有空無一物的天空。古時候存在的無數都市，街頭巷尾和鄉村都消滅掉了。

當然，荒野和天空都不能不要。水、鑛物資源、家畜放牧，糧食栽培等都要在圓蓋外面。

可是，圓蓋外的工作是機械人的。讓人類曝露在太陽光下，那是萬萬想不得的事情。

（對呀，機械人當做野外的勞動力。何必讓那醜惡的機械人踏進圓蓋都市裡！按理說來，太空人也沒有權利強制！）

不知何時，高速公路靠近太空都市入口處。伊萊傑，動作敏捷起來，接連渡過減速帶，

不久在並排有大門的大廳前，下了自動公路。
在那裏，站着一個太空人。

反機械人運動

那個太空人穿着地球人的服裝。在腰部束緊的長褲，鐵克斯龍的國民領襯衫——可是，一看就知道是太空人。額頭寬大，頰骨發達，由其扁而無表情的臉，高身材，寬肩膀，均勢體態，無難認出。

他，直直走到那個太空人面前。

「紐約警察署C—5級刑事伊萊傑．貝利。」

他出示身分證。

「受指令，在這裏會見R．丹尼爾．奧立佛。他在那裏？」

「我就是丹尼爾．奧立佛。」

「咦？但是，他好像是……。」

「對。我是機械人。沒有聽說嗎？」

「不……有是有……。」

伊萊傑，掙扎着要從意外感恢復過來。

「看不出你是機械人。在太空棚市，機械人都像你這樣嗎？」

「嗯，各有各的個性。」

「地球的機械人，就像機械人。怎麼你，只像太空人。」

「哦……你是以粗造的機械人來想像我呀！我是爲了合乎人類的工作而製造的，是最像人類的機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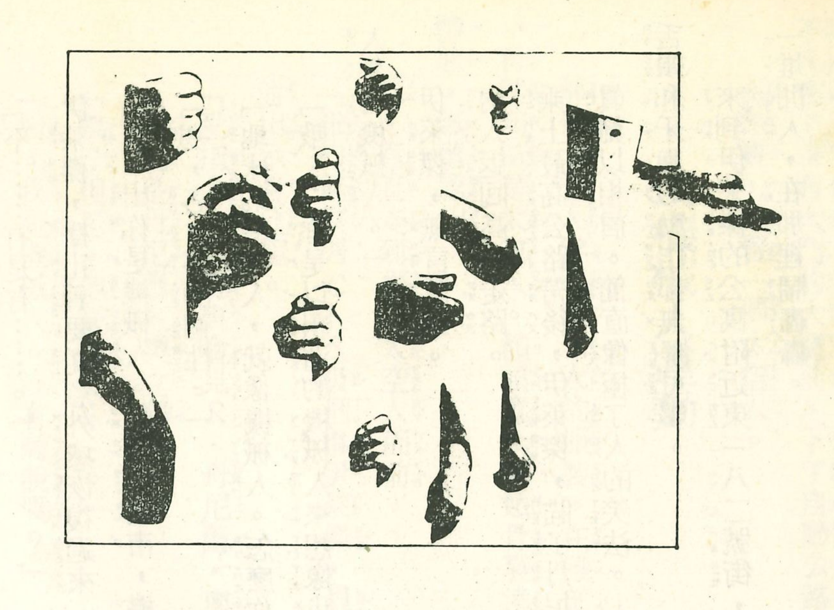
伊萊傑，無言點頭。

兩人返回高速走路。

乘上最高公路帶後，伊萊傑，瞄了丹尼爾一眼，丹尼爾反望過來，莞爾一笑。

眞難以相信。簡直像極了人的笑法。——剛才談話時，用的是完全自然的開口法，甚至舌頭和牙齒的動作都無懈可擊。

來到伊萊傑的公寓附近東一八二號街，他剛開口要帶路，看到面臨通路的商店門邊，有一堆閒人，在那裡鬧轟轟。



他問了旁邊的人。

「吵什麼？」

「不大清楚。」

「那個店裡，有骯髒的機械野小子。等一會，大家會把機械人攆出去。好好玩唷。老子也要揷一手，把機械人來個五馬分屍。」

另一個市民，用興奮的語調說。

伊萊傑瞄了一下丹尼爾。可是丹尼爾並沒有任何表情。

他走進群衆裡面去。

「讓開。我是警察！」

群衆讓開了路。

「扯散它！把所有螺絲都扯爛！」

有人在嘶喊。然後有人用變調怪聲大笑。

伊萊傑，悚慄了。

有反機械人運動的份子滲在裏面。故意惹事，想拆毀機械人。得趕快設法勸住。

伊萊傑，冒然走近電波門。門關着。店東怕引起麻煩，把電波門關掉了。

伊萊傑使用刑事專用的電磁波中和機，通行電波門。看到他們兩個人，店東跑過來。

「刑事先生，我的機械人店員，是市政府指派來的。這不是我的過錯！」

櫃枱後面站着三個機械人不知所措。在那前面，有六個女人站做一堆。

「怎麼了。騷動原因是什麼？」

其中一個女人，用發抖的聲音說。

「我是來買鞋的。爲什麼不讓一個好端端的人類店員過來招呼？嫌我穿着寒酸嗎？」

「如果，一定要這樣，我可以來招呼。可是一次應付六位顧客實在有困難。也不是機械人店員不盡職。都是付有保證書。」

「保證書算得了什麼！」

女人不服氣地爭辯。

「而且，機械人它們，搶走人的工作喲。機械人只是機械，當然免費服務啊。可是爲了這樣，人類失業了，住在陋室，吃着難吃的酵母粥，如果我是長官，這樣的機械人，全部給搗毀哩！」

「是啊！是啊！」

「幹掉！」

電波門外，人們又開始起鬨。比先前，人數更多，且更激烈。

伊萊傑看了看機械店員。爲簡單工作而製造的粗糙機械人。鞋的式樣，價格，查庫存等等工作，可能比人做得正確。可是服侍顧客根本談不上。

他突然，想起去世的父親。

伊萊傑的父親是核子物理學專家。可是有一天，原子力發電所發生事故，父親因爲是負責人而被處罰。降級做最下層的技術人員。

那時他只一歲左右，少年時代悲慘的生活還記得很清楚。父親由於自暴自棄，整天酗酒，直到他八歲時終於去世，母親比他更早離開塵世。

其後，他和兩個姊姊被收容到孤兒院。在那裡從沒得過溫飽。可是他終於熬過來了——完成學業，當一名刑事。

如今，他正在取締和自己同樣命運，受到威脅的人們。他變得心事凝重。

「不要惹麻煩吧，太太。機械人不會爲難妳的。」

「應該的嘛。我就是不喜歡接觸它們冰冷的手。我是享有市民權的市民。有權要求由人類來服侍我。」

「知道啦。喏，可以了吧。買了鞋回去吧。」

「哎呀，你竟幫機械人說話呀？難道你也是機械人？」

「怎麼辦？」

伊萊傑，無法可施呆立在那裏。外面，群衆越來越激動。人數超過百人。

「我們兩人已無能爲力了。只有召調機動隊。」

「但是，這是法律上合理的正當事。要使其順從準確的法律，不該動用那麼多人。」

丹尼爾，轉向店東。

「開電波門。」

店東開始叫苦。

「被搗毀的店和貨品，可要市政府賠償！」

剛說完，電波門消失了。

男男女女，蜂擁入店。

伊萊傑，直望着暴徒。

想起有一回看到的機械人破壞事件。機械人被一大群人的手扛起來，往舖道摔。暴徒們，將金屬性的人造人類，用鐵槌、動力刀、鑽孔鎗，沒有費多少工夫，撕得粉碎，燃毀，變了一堆金屬和鋼索。

現在，就在眼前，舊事將重演。

群衆，一步一步迫近。

突然，丹尼爾以非人的可怕聲音喊叫。

「停！」

然後，忽然跳上飾品櫥上，拔出腰間的熱線鎗架好。

「動一步就射殺！」

人們愣住了。可是很快從群衆傳來聲音。

「幹掉那小子！」

「試看看。這不是麻醉鎗也不是神經衝擊鎗。是足以致命的熱線鎗。別以為只是嚇唬你們。你們抓到我以前，大部分——可能是全部都已死亡。我是說眞心話。」

群衆躊躇了。站在外圍的市民們，趕緊逃走。前面的人，唯恐被推前，拼命掙扎。

先前的女人，忽然發生恐怖悲叫。

「殺人哪……我會死啦！我沒有做什麼啊！讓我出去，趕快讓我從這裏出去！」

丹尼爾，從飾品櫥跳下來。

「現在！我要走到門前。碰到我身體的，不管男女一律射殺。我走到門前以後，如有人留在店內，統統逮捕。好吧？」

丹尼爾，開始緩慢前進。伊萊傑不由得閉上眼睛。

（機械人怎麼會殺人。如果他們不退走，丹尼爾將被識破是機械人。那時……。）

突然，尖叫、悲叫都消失。

伊萊傑，睜開眼睛看。



暴徒散開，正在逃走。遠處正有騷動的巡邏隊過來。

貝利家的客人

巡邏隊來到時，一切早已解決。伊萊傑告之不礙事，讓警官回去。

不一會，兩人走出店，往伊萊傑的公寓走去。

「丹尼爾，再不可如此。」

伊萊傑低聲說。

「什麼事情？」

「我是說，不要再用武器來嚇唬人啊。太危險了。」

丹尼爾的臉上，浮上驚訝的表情。

「可是，不管發生什麼，你是知道的，我不會向人扣板機。我沒有能力傷害人。果然，像你所看到，沒有必要扣板機。我一開始就知道了。」

「那是因爲僥倖。可以不扣熱線鎗的板機。」

「我不能了解你的意思。」

「要熱線鎗嚇唬人的花招，我也會。不過，還是不可輕易冒險。呼叫機動隊來鎮壓比冒險來的正確。」

「我已有打算好了——以地球人的說法是有自信。」

「但，萬一你被識破是機械人呢……。」

「我知道不會被識破。」

「你是機械人！不管外表多像人，裡面和剛才鞋店店員機械人是一點不差！」

伊萊傑，不覺動怒大叫。丹尼爾的表情，還是不變。

「那是當然的事。機械是機械，人是人。」

伊萊傑悶住。

（輸了……我輸給機械人了。）

他心中好像被灌進滾湯一樣的難受。他只好壓抑著這個感覺。

「算了。到我家去。」

不久，兩人來到伊萊傑住的集中住宅。他走向公共浴室後，忽然想起，回頭看丹尼爾。

「對了。你是不必要冲水。很快就好了，在外面稍爲等一下。」

「要洗身體嗎？」

「想冲冲水。到傍晚會擁擠，所以回家前先洗洗。」

「原來這樣。我的手髒了，想洗手。」

丹尼爾說着，攤開手掌來看。很豐潤的粉紅膚色，使人看不出是假造的精緻手工。那麼說，別的部分也——。

「如果想洗手，家裏也有盥洗裝備。」

「我想儘早學會地球人的生活習慣。讓我使用這裡的吧。」

「但是……好吧，跟我來。」

公共浴室裏很冷清。他及時提醒丹尼爾。

「先告訴你澡堂的習慣，在裡面不要隨便搭訕，東張西望。」

「知道了。伊萊傑。」

兩人快步通過一般用的公共浴室進去個人室。C—5級享有這樣的特權。

冲過水，換穿新的汗衫和洗乾淨的襯衫，心情輕爽地走出外面，先出來的丹尼爾已經等在那裡，澡堂到公寓只不過一、兩分鐘。

妻子裘瑞白洛，在大門口迎接。

「裘西，這位是我的新夥伴，丹尼爾・奧立佛。」

裘瑞白洛是正式名字，平時都叫裘西。

裘西和丹尼爾握握手。

「歡迎光臨。今天剛好是在家裡吃飯的日子。你們吃飯嗎？」

伊萊傑嚇了一跳。竟然如此疏忽，機械人當然不吃飯。在這節骨眼，不能被裘西發覺丹尼爾是機械人！

「啊，丹尼爾是不一齊吃飯的。」

他趕快說。

裘西沒有懷疑什麼，只點點頭。由於糧食採取嚴格的配給制度，所以在別人家裏，不受招待用餐是禮貌之一。

「那麼失陪了，我去吃飯。平常是在公共廚房吃，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在家裡。雖然一週只有三次，盼望那一天是一件樂事。」

「閒話聊夠了吧。我肚子餓了。」

伊萊傑，毫無來由地暴躁起來。丹尼爾了解太空人的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想到自己的寒酸生活，看在別人眼裡，心裏很不是滋味。

解開速食晚餐包時，門開了，兒子彭得里進來。伊萊傑引見彭得里和丹尼爾。

「噢，是爸爸的夥伴？兩人鎮壓鞋店的騷動是吧？真了不起！唷，講給我聽呀，爸爸！」

彭得里背長，已經接近伊萊傑，快變成大人了。

「現在不要吵。先吃飯。」

「今天吃什麼？唉呀，又是酵母肉！」

「酵母肉有什麼不好。來，不要嚕嗦，乖乖吃了。」

伊萊傑默默地開始吃。酵母肉和蛋白蔬菜，確是營養豐富的食品。——但是味道不太好。

「啐，又是酵母肉。媽媽，可不可以用爸爸的購買票，到公共廚房去吃肉排？」

「不行。」

裘西斷然搖頭。

「可是……。」

「彭，聽媽媽話。」

彭得里，沈着臉，開始解開速食晚餐包。

丹尼爾，在房間那邊說道：

「進餐時間，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這裡的記錄顯微膠片？」

「沒有關係！」

彭得里離開桌子，閃亮着眼睛，走到丹尼爾旁邊。

「那是我的。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現在，我去拿顯微膠片放大器來給你。那是去年生日，爸爸買給我的，性能非常好。」

彭得里拿顯微膠片放大器來給丹尼爾。

「對機械人有興趣嗎？」

伊萊傑，一時緊張把湯匙掉在地上，然後慢慢檢起來。丹尼爾却沈靜地回答。

「有啊，彭得里。非常有。」

「那麼，那個一定很好玩。在那裡的都是關於機械人的書。我給學校的報告，要寫一篇

有關機械人的論文。我反對機械人化運動。」

「回到桌子來，彭。不要煩奧立佛先生。」

」

「不煩，伊萊傑。那個事情，改天再談。今天晚上，我和你父親，還有公事要忙。」

彭得里很聽話，乖乖地回到桌子用餐。

事件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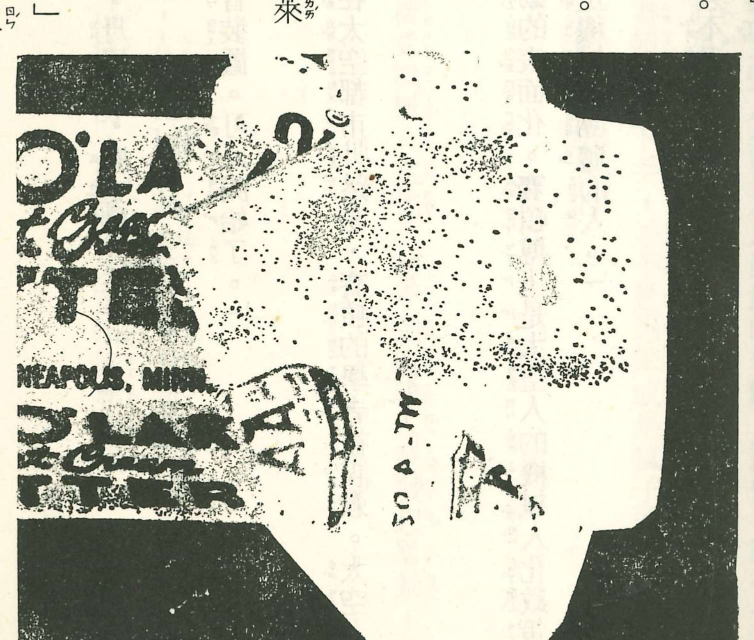
裘西和彭得里，飯後有事出去，只有伊萊傑和丹尼爾留在房間。

「那麼，就來談論事件了。」

「這裡，會不會被竊聽？」

「什麼話？這裡沒有會偷聽事情的人。」

「可是，不可能殺人的地方，却發生殺人



事件。」

伊萊傑，很不開心。

「別學太空人的口氣說話好不好？R・丹尼爾・奧立佛。」

「如果惹你生氣，請原諒，伊萊傑。」

「好了好了……這個公寓有充分的防音裝置。可以開始了。」

他開始說。

「據我所知。行星歐洛拉的市民，住在太空都市叫路易・賽頓的學者被謀殺。太空人認爲這是地球人幹的。」

「正如你所說。」

「太空人認爲這事件是最近反太空運動的表面化。賽頓博士是太空人的機械人化政策最高負責人。那麼，殺他的一定是地球人的反機械人團體的人。」

「是。」

「可是，那樣想法正確嗎？說不定，只不過是單純的瘋狂行爲。」

「高喊反機械人主義口號的團體，多的很。」

「可是，那些團體的份子，都很清楚，殺死太空人是費力且愚蠢的舉動。這個行動事先應該考慮周密，只有愚笨或瘋狂的人才會冒然行事。不是嗎？」

「可是，我認爲偷偷進來太空都市，針對賽頓博士下手，並不是愚笨或是瘋子所能做的。我還是認爲，那是相當大的組織，經過愼重計畫後做出來的。」

「嗯……。」

丹尼爾，開始說明。

「太空都市建設後，太空人認爲地球應該接受機械人文化。想不到地球人竟發起暴動，搗壞機械人，處處和機械人文化作對。」

「那是地球人的自由嘛。」

伊萊傑，又感到無名的生氣。

「怎麼說呢？如果地球人接受機械人文化，人和機械，誠心協力建設新世界時，對銀河太空全體是有利的——太空都市的太空人都有這樣想法。但是，太空國家聯合裏面，也有對這政策提出堅決反對意見。」

伊萊傑，感到驚訝。

「什麼？太空人當中，也有意見不和的嗎？」

「當然有。反對的太空國家認爲，地球變成新世界後，會造成勢力不均。恐怕又會引起侵略戰爭。主張這個意見的大部份，曾經是地球殖民地的太空國家。」

「那是千年前的事情。現在搬出舊事做藉口，想爲難地球喔。」

「地球人口有八十億人。五十個太空國家，只不過五十億人。」

「太空飛行的一切權益被奪剝了，還能做什麼？」

伊萊傑，咬牙切齒地答說。

丹尼爾，繼續說下去。

「賽頓博士就是主張地球需要機械人文明的人。但是，博士認爲不可以只是强制機械人化，更需要了解地球人。爲了這個緣故，太空人應該忘掉彼此差別，走進地球人裡面去。熟悉地球人的習慣和思想。」

「眞荒謬。」

伊萊傑，冷笑了。

「沒錯，必需這樣。」

丹尼爾，堅定地說。

「主張如此的博士，也不敢親自到地球都市。於是他派出一個構造和太空人一模一樣的機械人，到地球的都市，觀察地球人生活。」

伊萊傑，忽地凝視丹尼爾。

「原來如此……你就是那個機械人是吧？」

「是的。我的臉孔、體形，是以賽頓博士爲樣本。到現在爲止，太空人還有很多人錯認我是賽頓博士。」

伊萊傑，有特殊的感覺。

眞正的賽頓博士，早已死亡，而和賽頓博士一模一樣的機械人，仍然活着談話……。

可是，丹尼爾完全無動於衷地說下去。

「博士從一年前，設計組立我。我是他所主張的西非文明推進用的機械人。」

「西非文明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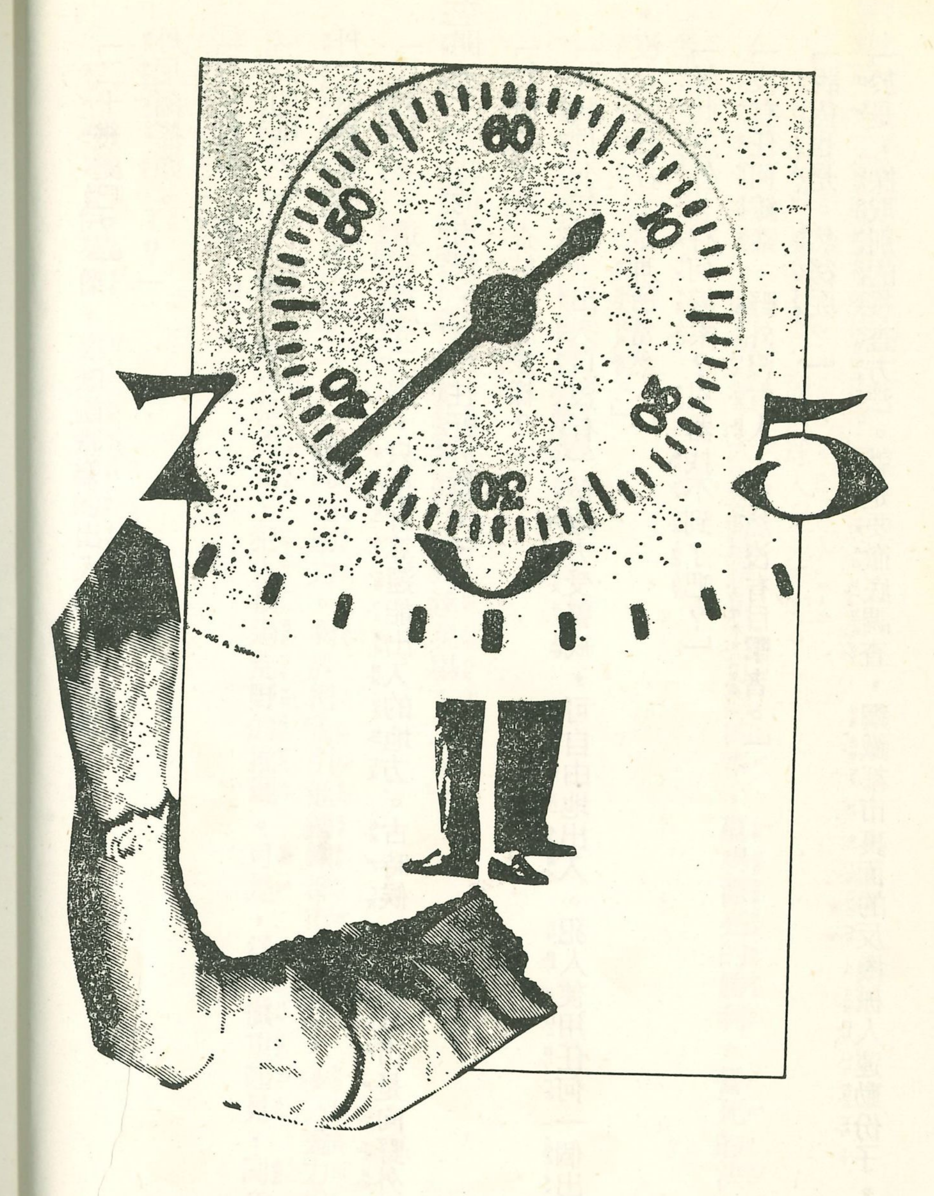
「西是C，非是Fe——就是碳素和鐵的化學記號。碳素是人類的生命根源，鐵是機械人的生命根基。就是說，人和機械人，完全同心携手創造的新文明……。」

「有道理。」
伊萊傑，慢慢地點頭。
「這樣，大體能了解。賽頓博士正努力要在地球建立西菲文明。可是，地球的反機械人主義者團體探知以後，爲了阻止，殺死博士——就是這樣是嗎？」
「完全正確。」
伊萊傑，低聲吹口哨。
「理論聽來很有道理。但是不合實際邏輯。」
「怎麼說，伊萊傑？」
「地球人潛進太空都市，用熱線鎗殺死賽頓博士，又跑回地球都市，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那個入口，並不是能那麼簡單出入，你應該很清楚的。」
「那麼，地球人不可能是犯人。」
「是的，地球人要從太空都市門口，出入是困難的。」
丹尼爾點頭。
「是的。如果通往太空都市只有那一條通路的話。」

伊萊傑不解地皺眉，看著丹尼爾。
「難道不是只有一個出入口嗎？」
「直接連絡的門，的確只有一個。不過，這個鋼鐵都市或太空都市，向着四周圍荒野，有好幾個出入口。所以，從任何一個口出去，橫過荒野，到達太空都市，往圓蓋進去就是了。」
「橫過荒野？」
伊萊傑，嚇了一跳說。
「是。」
「一個人？」
「當然是一個人。」
「用走的？」
「大概是吧。」
「太離譜了！地球人沒有一個有這樣的本事。如你所說，走出都市，單身走向荒原。」
「照常理是這樣吧。太空人也是那麼想。所以才把防備關注在大門口。地球人甚至那次

暴動時，一個也沒有走出都市。」
「既然如此，爲什麼又說地球人是兇手呢？」
「犯人們利用了死角做了大家認爲絕對不可能的事，贏得漂亮的勝利。誓死的決心，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但是……眞不能相信。」
「恩達比警察署長也是這麼說。」
「署長嗎？」
「是的。警察署長幾乎是在案發同時到達現場……。」
「那個事情我曉得。」
「警察署長和賽頓博士，一直同心協力。對於把我引進鋼鐵都市的計畫，多方盡力相助。署長一定受很大打擊。他也是否定，犯人橫過荒野的推理。可是，爲了愼重起見，同意調查所有出入口。」
「於是調查了？」
「查過了。伊萊傑，你知道那樣的出入口有幾個嗎？」

「二十幾處吧？」
丹尼爾搖頭。
「有五百零二處。」
「眞的嗎？」
丹尼爾點點頭。
「以前更多。這五百零二處，只是計算還能出入的地方。古時候，鋼鐵都市是向野外和天空開放。當時的市民，自由往野外跑。」
「知道了。調查結果怎麼樣？」
「什麼也不知道。出入口沒有一個地方受警戒，可自由地出入。犯人使用任何一個出入口，沒有引起注意是理所當然。」
「就此之外，有何線索？兇器找不到了吧？」
「沒有任何線索。野外沒有人，自然沒有目擊者。」
「說得也是。然後呢？」
「於是，採取別的搜查方法。就是要徹底調查，鋼鐵都市裏面的反機械人運動份子。……



……所以我來了。」

丹尼爾說到這裡，緊緊凝視伊萊傑。

「老實說，我們也調查過你。知道你一直相當激烈的討厭機械人。」

「有什麼不對？不高興的話，去找別的刑事夥伴。」

伊萊傑，生氣地說。

「沒有什麼不好。人類各有意見。你個人雖然討厭機械人，可是，一旦爲了任務，你是個能跟機械人協力合作的人。你對任務和法律，非常忠實。所以署長選擇你。」

「我討厭機械人，你一點都不介意嗎？」

「對任務沒有妨礙，成不了問題。」

伊萊傑感到自己被當做傻瓜，挑剔他說。

「既然我及格過關了，輪到你說來聽聽，你是爲什麼担當這個任務的。」

「我本來就是被設計爲情報記錄用機械人。最適合搜查犯罪吧。」

「只會搜查情報，還是不夠。」

「沒有錯，我爲了担當這個任務，在我電子頭腦上，附帶某一種特殊的回路。」

「那是什麼回路？」

「徵求正義的回路。」

「你說正義，難道機械人還懂得正義！」

伊萊傑，禁不住大聲叫出來。可是，丹尼爾依然那麼沈着。

「能懂得。對我來說，正義就是信守法律。防止如殺人違及法律的犯罪，並處罰殺人者。然而那些事，不管對機械人或是人類不都是一樣嗎？」

「不同！人類的正義意義和機械人的正義……。」

突然，丹尼爾舉手阻止伊萊傑，盯住房門。

「有人在房門地方。」

伊萊傑，心理一驚站起來。

門開處，看到人影。原來是裘西。裘西的臉，像紙一樣蒼白。因爲有防音裝置，所以不可能聽到剛才的對話。

縱然如此——裘西直走到丹尼爾跟前，用微小的聲音說。

「丹尼爾．奧立佛……你實在是機械人是嗎？」

丹尼爾用平靜的聲音回答。

「是的，太太。我是從宇宙市來的機械人。」

謠言傳開

當晚，伊萊傑久久不能入眠。裘西也老在床上翻來覆去。

「裘西，醒着的話，有事想問妳。」

伊萊傑放低聲音說。

「什麼事？」

「妳怎麼知道丹尼爾是機械人？」

想不到裘西一下子驚慌失措，直望着丹尼爾睡房。

「不會被他聽到嗎？」

「小聲就不怕。」

「可是靠不住喲。聽說，太空人的機械人，裝置再小的聲音也聽得見的耳朵——聽音器。」

伊萊傑也聽說過那種傳說。太空人的眼睛是強力的照像機，像赤外線照像機，不只夜晚看得見，甚至有收發電波裝置……。

不過，伊萊傑做了否定。

「丹尼爾是不同。他是爲了某種目的，做成和人一模一樣，所以只能有和人相同的感覺。」

裘西做了含糊的點示。緊接着直打哆嗦。

「伊萊傑，我好怕。」

「丹尼爾嗎？別怕！他絕對不加害人。那一點，妳該知道很淸楚。」

「不是的。是覺得很邪門。」

裘西望着伊萊傑。

「不能叫他走嗎？」

「不能那樣做。這與任務有關。」

「什麼樣的任務？」

伊萊傑用銳厲的眼神回看裘西。

「不能談論任務的事情，妳應該早已曉得的。」

「那個任務，一定是恩達比下的命令吧？爲什麼他老是給你不好的工作？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伊萊傑，悶聲不響。

恩達比署長，在大學是早伊萊傑．貝利兩屆的學長。兩人交往甚密。他進入警察界時，恩達比已經是一個活躍的刑事。

其後，兩人的差異，越來越大。恩達比很得人緣，而這是伊萊傑所缺乏的。恩達比甚至能和人人厭惡的太空人結交。他所以能爬昇警察署長，是因爲太空人相信他。然而伊萊傑還停留在C－5級刑事。

可是，恩達比仍然如故，把伊萊傑當朋友看待。爲了要他成功，盡想辦法担任此案，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喏，不能辭掉警察嗎？」

忽然裘西說。

「不要胡說。」

「為什麼。這樣不是就可以和討厭的機械人斷絕來往了嗎？」

「我不能在重要事件的半途撤手不管。再說，那樣做了會降格的。」

「不要担心！我們可以另外找工作。」

「降格的人，沒有人願意僱用。到時，妳和彭得里都一樣，會被剝削一切權益的啊。」

「我不在乎！」

伊萊傑，閉眼搖頭。裘西什麼都不知道。在這鋼鐵都市裏，被降格而失業的人和其家族，會有如何苛酷的境遇……。不！絕對不能那樣做。

他恢復平靜後，問。

「剛剛，我要問妳，妳如何發覺丹尼爾是機械人？」

「……只是，沒有來由地想到，是不是機械人而已。」

「沒有這回事。出門前，還沒有這個想法吧。在外面，遇到什麼事？」

裘西顯出猶豫的神色。

「到底怎樣了？」

「實在是……，大家在公共浴室談論。女人多話，你是知道的。」

「什麼謠言？」

「說是太空人的機械人侵入紐約的謠言。那個機械人，表面上跟人一點不差，來幫警察做事的。聽到謠言我馬上想起，丹尼爾很像有一天在立體電影看到的太空人。所以我認定錯不了的。」

「原來如此……」

「我好怕喲。」

裘西又說。

「我說的是暴動呀。給知道家裏有太空人的機械人的話，說不定我們會被殺。謠言傳開來，紐約都快掀起暴動了……。」

「有風聲嗎？」

「是啊。到處暴發像鞋店的事件。」

裘西又哆嗦悚顫。

「不過，不會有人知道的。除非我們自己講出來。」

「可是，說不定會有人發現呢？」

「沒有的事！夠了，放心睡覺吧。」

伊萊傑凝視灰暗的天花板。

不一會，裘西發出舒鬆的呼吸，進入夢鄉。

可是，伊萊傑醒着。現在，在他心中，有一個想法漸漸有了輪廓。解決事件的關鍵，竟在意想不到的近處。然而，伊萊傑現在很清晰地發現那個。

他忽然挺起身來，不敢有任何聲響，輕悄悄地走近隣房。站在房門前，輕輕啓開小縫。朦朧中望得見房門裏面。

可是，看不見丹尼爾的影子。

（還是對了！）

他在心中大叫。然後又悄悄回到床上，集中精神思考。

（然而，該如何處理這個事件？）

往太空都市

第二天早上，伊萊傑・貝利帶丹尼爾到警察署。應丹尼爾的要求，讓部下招待他到內部

各處參觀，伊萊傑會見署長。

「現在就想去太空都市一趟。」

「你說太空都市？」

恩達比署長，猛抬了頭。

「是的。想看看現場，也想對目擊現場的太空人，問二、三個問題。」

「去了也沒有用啊，伊萊傑。現場的訊問，已經完了。」

署長用不耐煩的語調說。

「再說，太空人這個東西，沒有習慣的話，眞難纏。連我都要費好大功夫去忍耐。你絕對辦不到。」

「我要用我的辦法去辦。那樣不行的話，讓我辭掉這個工作。」

「別無理取鬧……。我只是忠告你，對付太空人要小心而已……。」

「那麼，你會跟我一齊去嗎？」

署長嚇了一跳。

「不行。我不能去。」

然後，辯解說，

「工作堆積如山。沒空。」

伊萊傑，接受了。

「那麼，說不定以後會從太空都市打電視電話過來，能請你出來一下嗎？」

恩達比署長，稍為猶豫勉强答應。

「好吧，伊萊傑。隨時打過來吧。」

伊萊傑，行過禮後，從房間退出來。

乘坐巡邏車，行走地下車道，到達太空都市。地下車道是只許警察車、消防車、救急車，以及特別趕時間的貨物車通行的道路。

到達太空都市門口，一看，大概已經連絡好了。警備的太空人，向兩人點頭示意。

警備員，走近伊萊傑，行禮。

「請出示身份證。」

伊萊傑遞過身份證時瞥見，警備員的鼻孔裡，塞着過濾病原體的過濾紙。

警備員，歸還身份證後說。

「那邊有沖水間。請不要客氣。」

正要答說沒有必要時，丹尼爾暗暗抓我手臂。

「地球人進來太空都市時，一定要沖浴。請這樣做吧。」

伊萊傑，又有受辱的感覺。可是現在拒絕了，就不能進去太空都市。

進去個人室，感到一陣清爽的空氣。是臭氧的香氣。

前面牆壁上，亮出電光文字。

『入場者須要脫下全部衣服（包括鞋子）放進下面容器』

伊萊傑順從指示。可是熱線鎗總不能離身。把腰帶纏在赤裸的腰部。有份量的重感，使人難受。

容器被抽進牆壁裡，看不見了。

『入場者須直舉雙臂，兩脚放置在記號位置站立』

下一個指示出來。順從着指示，伊萊傑感到自己，好像變成了流動作業台上的零件。

突然，從天花板，從地板，從四周圍的牆壁，驟然噴出水來。

因爲是熱水，全身體溫也都昇高。接着那個冲水頭，突然噴濺冷水。

差不多過了一分鐘，冲水停止，送來暖風，吹乾身體。

熱線鎗也乾了。他走出個人室。剛好看到丹尼爾從隔壁的個人室走出來。

（機械人也要冲浴！）

當然，機械人也是在鋼鐵都市蒙受飛塵，冲洗身體，沒有什麼奇怪，不過……。

丹尼爾的裸體，從頭到尾，完完全全像人。

伊萊傑，在那裏看到，剛才脫下來的衣物已經洗刷乾淨，摺好放置一邊。

『入場者穿衣，將一隻手放在凹處』

穿戴完畢，照指示行事。

突然，中指皮膚感到刺痛。慌忙抽出手來，有一點紅色點在上面。

原來是檢查血液。

在太空都市，地球人沒有做過澈底檢查的話，就不放行。

不一會指示又來了。

『入場者前進，穿過拱門』

伊萊傑，舒了一口氣，想穿過拱門，突然從左右閃出兩枝金屬棒，擋住通路。

電光指示生氣似地，亮出紅光。

『入場人被禁前進』

「什麼！別小看人！」

伊萊傑，勃然大怒。

丹尼爾從通路那邊，探頭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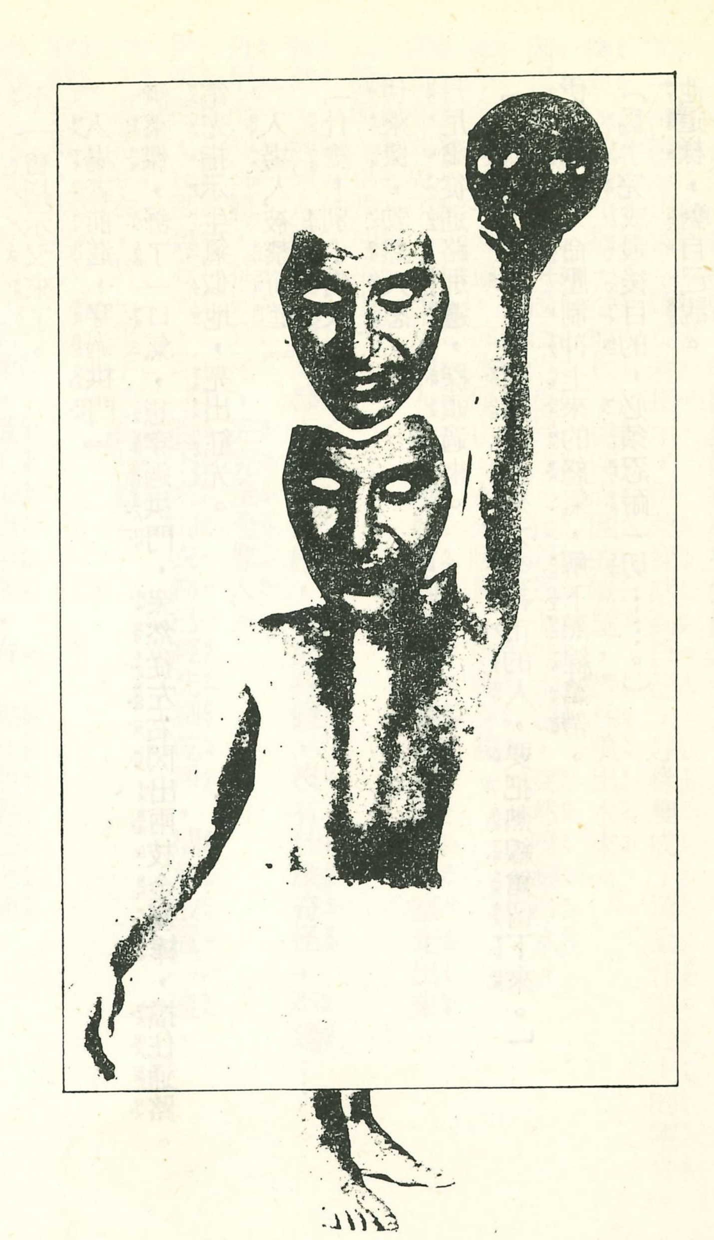
「因爲帶了武器，伊萊傑。進來太空都市的人，要把熱線鎗留下來。」

伊萊傑，死命壓制冲上來的怒氣，解下熱線鎗帶。

（爲了完成最後目的，必須忍耐一切……。）

他這樣，對自己說。

「牆上有凹處，請把熱線鎗放在其處。」



熱線鎗放上後，凹處咔噠閉上。

「注意中間的記號。把拇指壓在上面。這是電子鎖，只有你的拇指才能開。」

伊萊傑，又照指示行事。這回，金屬棒刷地縮回去。

來到通路，微風輕拂臉上。那種空氣和往常的空氣稍有不同。

「自然空氣呀，沒有人工調節過的自然空氣。」

丹尼爾加上說明。

伊萊傑，感到噁心。自然的空氣——那麼汚穢、骯髒的空氣，太空人毫不在乎地呼吸……

……。那麼警戒地球人進來都市裏的太空人，眞使人想不透。他閉住氣，儘量閉住呼吸。

「放心嘛，戸外空氣，對身體健康有益。」

(機械人怎能懂得人類事情。)

伊萊傑，暗地裡吼叫。

但，等走出通路一步，逞強消失了。

原來那裏是外面！

四周有茂盛醒目的綠色植物。而且，有強烈、明亮的太陽光照射在上面。

伊萊傑，當然看過陽光。是日光浴場的時候，但是，日光浴場都是用保護玻璃遮住，所以看不到太陽。

可是，在這裡，一切都是暴露的。他瞄了一下眨眼的太陽。頓時，眼前昏眩，身體踉蹌，流出眼淚。

不可言喻的恐怖侵襲著他。直想往回逃跑。

「這裡呀，伊萊傑。」

丹尼爾，輕輕拉著伊萊傑手臂，引導到一個圓蓋前。

圓蓋門前，站着一個太空人。

「歡迎光臨，貝利刑事。我是范・華士特夫博士。」

進去圓蓋後，伊萊傑終於鬆了一口氣。圓蓋裏面，沒有任何裝飾。一間清潔的會議場模樣。空氣以及照明，都經過人工調節。

「怎麼樣，舒服一點了吧？」

華士特夫博士溫和地說。額頭有深刻的皺紋，下眼瞼皮和頭上皮膚鬆弛。頭髮稀疏，看來年事已高。

「要不要水果？」

華士特夫博士說着，指一指桌子上。伊萊傑驚訝地發現。玻璃容器裏有球形、長方形的東西，色彩繽紛，他一直以爲裝飾品。

「這是行星歐洛拉收成的水果。叫蘋果，很好吃。」

丹尼爾說明，華士特夫博士在一旁微笑。

「丹尼爾當然沒有吃過，是由知識上得來的。眞的很好吃。」

伊萊傑，拿起一個蘋果，畏畏縮縮送到口邊。

蘋果是泛著紅色和綠色光澤的美麗果實，微微傳來清香，大膽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果汁，刺激牙齒。

味道清爽……不過，並不感覺好吃。

鋼鐵都市的市民，也有生吃的東西。如肉排、麵包、蔬菜等。可是，那些都加工過只是看不出來而已——意思是都須經過消毒殺菌。並且認爲果實只是香酢、果醬，或是蕃茄醬材料。

（生吃長在土上的東西……是相當野蠻的習慣。）

想着、想着，好像身上有大量黴菌，渾身發癢。

「我是太空方賽頓博士殺人事件的負責人。可以認爲我是和恩達比署長站在同一立場。只要我能做的，儘量提出來。我和地球人一樣，希望迅速解決案件、不要讓此事，再度發生。」

「謝謝，華士特夫博士。」

伊萊傑也鄭重作答。

「有件事要麻煩你們，這會議上，想請出恩達比署長做電視參加，能准許嗎？」

華士特夫點頭。

「當然，可以。丹尼爾請接過來。」

不一會，覺得房間有微微亮光，接着顯出警視廳的署長——然後是浮現坐在桌前的恩達比署長上半身。

伊萊傑，巡視華士特夫博士和丹尼爾的臉，凝重的說。

「那麼，現在開始發表殺害賽頓博士的眞相。」

「甚麼！」

銀幕裡面的恩達比署長，發出怪叫，從椅子跳起來。眼鏡彈下來，落在桌子上。

華士特夫博士做驚嚇的手勢。只有丹尼爾不動。

「那麼說，貝利刑事，你已經發現殺人犯了？」

華士特夫博士問。

「不是。」

伊萊傑，正面盯住博士，堅決地說。

「我認爲，根本沒有發生過殺人事件。」

「貝利，說什麼……。」

署長開始喊叫。

「等一等，署長。」

華士特夫博士，向銀幕說完後，直望着伊萊傑又問。

「這麼說，你認爲賽頓博士還活着嗎？」

「是的。」

「在那裏？」

「就在這裏！」

伊萊傑．貝利，指了指保持鎮靜坐着的R．丹尼爾．奧立佛。

伊萊傑的推理

有一會，誰也沒有開口。房間裏，瀰滿著恐怖和緊張的氣氛。

最先開口的是恩達比署長。

「你說得太離譜了。我親眼看到賽頓博士屍體。」

伊萊傑，搖頭。

「你是看到賽頓博士焦黑的殘骸。」

「不對，不對呀，伊萊傑。」

署長很不自在地摸摸眼鏡說。

「我和賽頓博士很熟悉。他胸部受傷，臉部完整——沒錯！是他。」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署長。」

伊萊傑回頭，指着丹尼爾。

「他不是和賽頓博士一模一樣嗎？」

「的確很像……可是，他像是銅像。」

「無表情的臉，像機械人的談吐，不是難事。你說在近處看了屍體……。但是，有沒有徹底地觀察屍體是眞的，或是塑膠製的假品？」

恩達比署長，很不開心。

「我也是警官呀，貝利。難道還分別不出眞假。」

「以太空人的技術，做到眞僞難分不是難事。」

他，轉向華士特夫博士。

「同意解剖屍體嗎？」

華士特夫唇邊，浮上淺淺苦笑。

「不巧得很，貝利刑事，遺骸已經火化了。」

「那樣的安排，很巧妙。」

「貝利刑事，爲什麼你有此想法，讓我們聽聽推理的來龍去脈好嗎？」

伊萊傑回答。

「很簡單。你們太習慣於機械人，所以感覺不出機械人和人類的微妙差異。可是，我們地球人對機械人，非常敏感。些微的差別，馬上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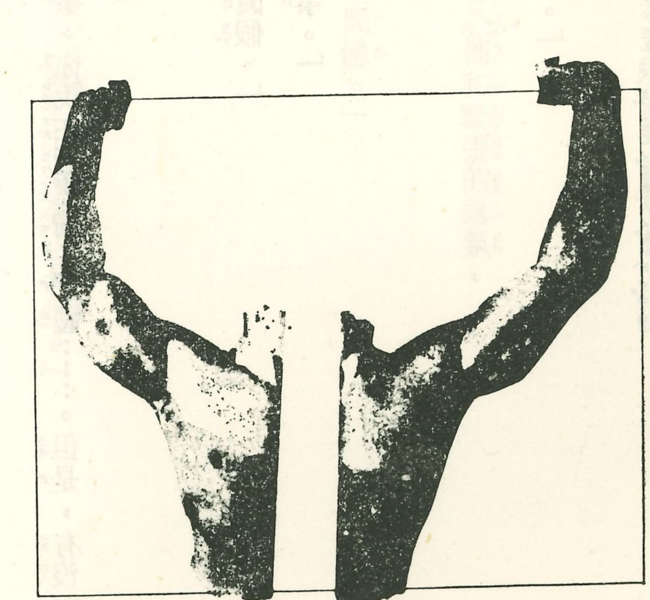
他，看了丹尼爾。

「第一，丹尼爾·奧立佛機械人，太像自然人，我最初看他時，以爲是太空人。」

「這事，以前說明過了，伊萊傑。我爲了進入人類社會，特別設計爲最像人的機械人。像人是當然的事。」

「按理來說，隱蔽部分也有必要作和人一樣嗎？不用騙了，我在公共浴室看得很清楚。」

「既然要像人，就完全讓它相像。爲了這



個緣故，丹尼爾有齊全的器官。」

華士特夫說。

「還有一個，無論如何無法脫身的。」

伊萊傑，努力做着鎮靜地說。

「第一次從宇宙市到家的途中，在鞋店要鬧出暴動。那時，他向群衆亮出熱線鎗嚇唬說：不從命要開鎗。」

「什麼話嘛！伊萊傑，你報告上沒有那樣記錄……。」

伊萊傑阻止恩達比署長繼續說話。

「是的。我不想報告機械人對人類亮出武器，所以隱瞞不說。」

「這是什麼意思……。」

署長又呻吟。

「機械人工學第一原則『機械人不可危害人類』在於太空人世界也是一樣吧！」

伊萊傑，責問華士特夫博士。

「當然呀。可是丹尼爾沒有傷害人類。」

「只不過結果如此而已。假定沒有存心傷害人，可是，也可以說有傷害人的可能，意思是說，違反機械人工學第一原則的事，機械人不會去做。」

「你是機械人工學的專家嗎？」

「不是。」

「我是機械人工學者。好嗎？貝利刑事，只能做單純工作的機械人，當然不會以武器嚇唬人。但是，像丹尼爾這種非常高級的機械人，不能一概而論。他能判斷情況，嚇唬了能制止暴動，能防止人們受傷，才這樣行動。就是說，一點兒也沒有違反機械人工學第一原則。」

伊萊傑，稍為退縮。華士特博士所說的，倒變有道理。可是他再度奮勇。對丹尼爾說。

「丹尼爾，你昨晚溜出公寓吧。」

「是的。」

「到那裏去。」

「公共浴室。」

伊萊傑，稍為招架不住。沒有想到丹尼爾會這樣簡單坦白昨晚的行動。

但是，不能在此受挫。他進一步追求。

「到公共浴室做什麼。讓我聽聽理由。」

「你太太昨晚出門前，還把我當做是人。但，回來時已經知道我是機械人。這就是說，我和伊萊傑的談話，不知在何處，被盜聽，情報洩露公寓外。」

「但是……。」

伊萊傑想說，華士特夫博士舉手制止，用動作鼓勵丹尼爾說下去。

「我首先想到，在紐約市內有計劃暗殺賽頓博士的地下組織，那些份子監視伊萊傑的公寓。於是我用電波探置裝置，搜查公寓內，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其次我想藏匿那樣的裝置，有那些地方。結果，我注意到公共浴室。在公共浴室，不去注意他人行動是禮儀。所以他人稍為有古怪行動也不會在意。如果藏匿裝置，再沒有比這裏更合適的地方。於是，我去搜查。」

「然後，找到裝置了嗎？」

伊萊傑，緊接着問。丹尼爾搖頭。

「不。什麼也沒有。」

伊萊傑，在心中暗叫（活該，露出馬脚了吧！）然後，回頭望望華士特夫博士。

「怎樣？他的行動理由，得到說明了嗎？」

「不，還有不滿意的地方。」

伊萊傑不甘示弱。

「丹尼爾是機械人的事，早就在市內傳開了。那是從妻子聽來的謠言得知的。」

「然後呢？」

「何時、何處，如何把情報傳開的。以我所知，知道此事，在地球是我和署長。是吧？
」

恩達比署長皺着眉，深深地點點頭。

「完全如此。這個事情，連市長也不知道。華士特夫博士、我、你三人知道的秘密。」

「不，還有一個。」

他說着，指了丹尼爾。

「可是，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沒有空洩露情報。」

丹尼爾說。伊萊傑大叫。

「不是一直跟在一起。我在公共浴室的個人室，待了三十分以上。在其間，你和你的同黨，盡可做連絡！」

「同黨？」

華士特夫博士，銳厲地反問。眼睛閃出險惡的光芒。伊萊傑・貝利，鼓起勇氣，做一個深呼吸。

現在，正是時候，暴露太空人陰謀的時刻來了。

「好嗎，署長，好好聽着吧。你剛好到達太空都市時，賽頓博士不知被何人殺掉。可是，那只不過是，被殺的傳說和不明身份的死骸而已，加之，那個死骸沒有詳細調查就早早處理掉。」

伊萊傑，一言一句，清清楚楚地解說。

「太空人主張這是地球人所幹的。如果說地球人是犯人，必須要想到那個犯人在三更半夜裡走到紐約圓蓋，獨自踱過荒野，潛入太空都市。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署長，你應該最清楚了解的。」

伊萊傑看了丹尼爾。

「接着太空人，將這機械人——不，自稱機械人的這個人物，推進市內，然而他做了什麼？要熱線鎗嚇唬人，做出機械人不可能有的行爲。再過來就是散播機械人侵入地球市的謠言。這個謠言的準確性，如果不是詳知內情的人，是無法辦到的。並且從謠言傳開的速度來看，市內一定有他的——也就是說，有太空人的同黨。」

「眞荒謬！」

恩達比署長，不由得喊叫。

「你，不能了解嗎？」

伊萊傑怒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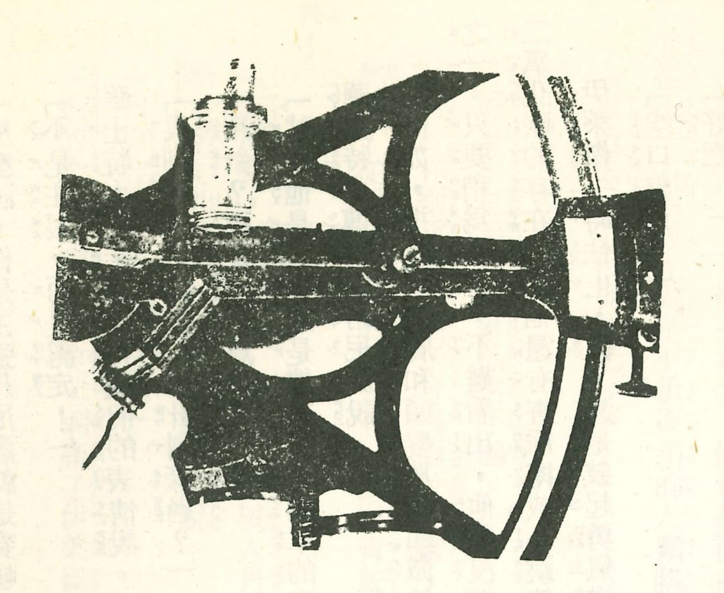
「爲什麼他要那樣做。他想在市內，散播殺人機械人侵入的謠言，引發暴動！」

「爲什麼？爲什麼太空人要暴動……。」

「如果地球人引發暴動，太空人就有藉口用武力，占領紐約以及其他圓蓋都市。爲了這緣故，太空人必需引發暴動！」

「等一等，貝利刑事。」

華士特夫博士，用溫和的口氣阻止他說。



「如說有意占領，早在二十幾年前的暴動時就下手啦。」

「那時只不過是還沒準備妥當。現在正是時候，所以著手實行。」

「假定如此，也用不着費此周章。」

「不，不能一概而定。太空國家對地球政策的意見，不一定一致。由於這緣故，更需要不讓其他國家有議論餘地的藉口。」

華士特夫博士，不歡地閉口，伊萊傑認爲這是進攻的好時刻。

「對嗎？博士。不要太小看地球人。我們識破你們的陰謀。明天，不，就在今天，地球聯邦政府，隨時可以向太空聯合國，揭發你們的陰謀。這麼一來，你們就站不住脚了。」

「那麼說，你是主張丹尼爾就是賽頓博士啦，貝利刑事？」

「不是主張。而是認定！」

華士特夫博士，一付譏俏的表情說。

「貝利刑事，有沒有用針刺探過？」

「用針？那是什麼意思？」

「試探他是人類或是機械人最簡單的實驗嘛。其他的實驗方法，還多的是。」

華士特夫博士指丹尼爾說。

「例如，把他的皮膚和頭髮放到顯微鏡下檢查也好，或仔細觀察他的呼吸法，也是方法之一。只要稍為用心，不難看出，他並沒有呼吸幾次。再說，也可以化驗他的呼氣中，有否二氧化碳的存在。其他還有查脈搏或心跳等方法。你做過任何一個試驗了嗎，貝利刑事？」

伊萊傑一時怯止，但，還是鼓起勇氣辯駁。

「空口無憑。」

「好吧。」

華士特夫向丹尼爾示意。

丹尼爾掽了一下襯衫袖扣。接着襯衫線縫，唰地裂開到肩部。從裡面露出來的是魁偉的不管從那一方面看，就是不折不扣的人類胳臂。

「靠近去，看個徹底吧。」

華士特夫博士說。

丹尼爾用左手指，緊抓右手腕。

眼看着和剛才襯衫袖子分為兩片一樣，丹尼爾胳臂的皮膚，裂成兩截！

然後，從相似肉質的物質下，顯出青灰色不銹鋼和無數錯雜的電線，以及一堆複雜的零件！

「怎麼樣，貝利刑事，請驗看機械人丹尼爾．奧立佛的構造吧。」

華士特夫用近乎可怕的溫和語調說。

「啊哈哈哈！哇哈哈哈！」

尖銳的恩達比署長哄笑，刺痛了伊萊傑的耳朵。剎時，他頭部像是受到重擊，不省人事。

華士特夫博士的說明

不一會，伊萊傑甦醒過來。

最初發現的是立體電視影幕的消失。旁邊站着丹尼爾，正把針打在手臂上。

一股舒適感很快地升上來。

「不要緊嗎？」

丹尼爾彎腰探視他。

伊萊傑點點頭。華士特夫博士，微笑着照顧他。

「我……昏過去了嗎？」

「是啊。不過很短暫的時間。」

「署長呢？」

「臨時有急事，切斷電話。」

伊萊傑閉目。恩達比署長尖銳哄笑，猶在耳中。不難想像，接着哄笑而來的是暴跳如雷。

（毫無疑問地這案件要換掉我，不，說不定遭革職了。如此慘敗，還有何話可說……）

他，緩緩站起。

「告辭了。」

「再坐坐。等心情安定，給你看看兇案現場的照片和資料。」

「已經不關我的事。我應該被革職了。」

「沒這回事。我關照過恩達比署長。」

華士特夫博士安撫地說。

伊萊傑悶悶不樂。

「夠了，不用同情。」

「不是出自同情。」

「那麼，爲了什麼？」

華士特夫博士交臂，直望伊萊傑。

「到現在爲止，我只見過兩種地球人。一種是懷恨的化身，有理講不通的暴徒。還有一種就是政治家。」

他微微笑了。

「恩達比署長是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非常精明的優秀人物，可是個性有裏有外。但是你就完全不同。你初次來到太空都市，大膽地正面攻擊我們，詞直言正地想求證。你誠實而有勇氣，且又不失理智。像你這樣的地球人，還是第一次見到。」

「可是，判斷卻錯得很離譜。」

「誰都會有判斷錯誤。都是由於沒有徹底了解對方才會引起。例如你對我們迎接地球人到太空都市來時，所做的嚴密身體檢查，感到不愉快吧？」

伊萊傑，聳了聳肩。

「認為過份的小題大作。」

「是吧。但是有那樣的想法是錯誤。貝利刑事，在我們的世界，完全沒有黴菌或微生物帶來的疾病。相反地也可以這麼說，我們對於存在地球上的那些疾病，一點也沒有免疫性。」

「難道說，你自出生從來沒有得過病嗎？」

「沒有。連感冒都沒有過。感冒會致我於死地。因為我對過濾病原體沒有抗體。請相信

吧，貝利刑事，我們太空人，決不是因為輕視而不做親近。實在是由於恐懼。」

伊萊傑不知不覺中，坐進椅子深思。

「我們有需要進一步互相了解。不要再彼此誤會。我們太空人不能很了解地球人。因而賽頓博士才製作丹尼爾……。」

「請等一等，博士。」

伊萊傑抬頭起來。

「先給我回答。為什麼你們甘心不顧麻煩，到地球來？對你們太空人來說，地球是微不足道的地方。既然如此，為何如此費心？」

華士特夫博士訝異地直看着伊萊傑。

「難道你滿足目前的地球生活嗎？」

「差強人意。」

「可是，你想照現狀能維持多久呢？地球的人口，直線上升。食料只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用多久，就要成問題了。」

「不，總有辦法吧。」

「像紐約的圓蓋都市，如果沒有原子力發電廠，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然而，鈾燃料地球上已經採光了。雖然金星和火星補給進來，近來漸感困難。食物原料酵母菌所需的木材纖維，在地球上也所剩無幾。空氣一天比一天汚染。如此情況，還能繼續多久？」

「不是還能延續到現在嗎？」

「雖然這樣說，並不能斷定將來就沒有問題。一旦有什麼差錯，圓蓋都市會立刻破滅。」

「那麼說，要廢止圓蓋都市，使恢復自然嗎？那是絕不可能。八十億的龐大數目，人類在自然中是無法生存。何況，時光不能倒流。要是能准許移民到太空國家……。」

「移民太空被禁止的理由，你應曉得。是太空國家採取嚴格的人口限定。」

「那麼說，算了。請不用再插手干涉了。」

「開拓新的行星，不就得了嗎？銀河系裏，大約有一千億顆星星，而人類能居住的行星，數目不下一億。」

「太無聊了。如今再沒有興趣辦那些事了。」

不管伊萊傑的嘲笑，華士特夫博士顯得很積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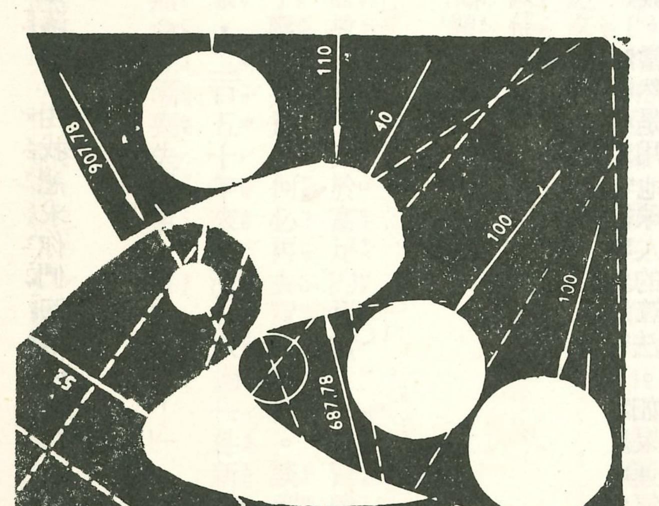
「為什麼說是無聊？貝利刑事。地球人曾經開發了很多行星。現有的五十幾個太空國家中，由地球人的手開拓的佔有三十之多。我的故鄉歐洛拉也是。我們都是地球人移民的子孫。」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為什麼現在就不行？」

伊萊傑被問住了。華士特夫用熱誠的語調繼續說。

「那是因為地球人開始居住圓蓋都市。鑽進那個鋼鐵的洞窟以前，地球人盡往太空跑。曾幾何時，開始生活在如此齊備又舒服的圓蓋都市後，地球人變得懶惰，變得懦弱。貝利刑事，你們地球人不喜歡走到野外。連從紐約圓



蓋到太空都市的短短路程，也無法在野外步行。眞是愚笨透頂呀！」

「我能了解被人數落的感覺。但，這不是數落——由我懇求你們的幫助。」

「開玩笑吧？」

「不，不，一點也不是開玩笑。」

華士特夫博士的臉上，忽然泛出微笑，

「貝利刑事，知道我幾歲嗎？」

伊萊傑，稍爲考慮後說，

「大概六十歲吧？」

「是一百六十歲呀。」

「一百六十？」

伊萊傑，吃驚地反問。

「正確地說，下一次生日就是一百六十三歲。當然是用地球人的算法。如果運氣好而沒有罹患地球人的疾病，能再活一倍。歐洛拉星人的平均壽命是三百五十歲。」

「究竟爲什麼能那麼長壽？有什麼特別方法嗎？」

「只因爲人口太少了。在歐洛拉，研究老人學的風氣很盛。研究人類老化的原因，繼而發現延長壽命的方法。結果，我們能活到三世紀之久。」

「這麼說，什麼問題都沒有嘛。還要叫我們做什麼。」

「是的，沒有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問題才是問題。」

「眞無聊，是在玩猜謎遊戲嗎？」

「不是的。行星歐洛拉太平靜了。爲了這樣緣故，人們安於富足的現實，一點冒險心都沒有。問題核心就在這裡。壽命延長了。難得有了壽命延長，何必再去冒險喪命。談到的所謂問題，就在這裡。其實以歐洛拉爲首的太空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新的太空探險。因此問題關鍵也就在這裡。這樣下去，人類會漸漸喪失銳氣，終於滅亡！」

華士特夫博士，赧紅着臉說。

「可是，這件事和强制機械人文化，有什麼關連呢？目前機械人只給地球帶來失業人口的增加，實際上沒有什麼好處。」

伊萊傑，不放鬆地緊跟着說。

「一點也不錯。使地球增加失業者，破壞地球的經濟，正是我們計劃之一。」

華士特夫博士，面不改色地說。伊萊傑從椅子上跳起來。

「什麼！那又是爲了什麼……。」

「先平平氣吧，貝利刑事。我們是有目的。」

「目的是要破滅地球，滅亡地球人吧！」

「不對，是爲了點醒地球人。逼使他們從圓蓋都市，從那個鋼鐵都市跳出來，躍向太空，奔向新世界的勇氣！」

華士特夫博士，熱情地述說。

「我們太空國家，已經沒有那些銳氣和冒險心。可是，地球人仍然擁有。開拓人類未來遠景的是地球人。」

伊萊傑，直望着華士特夫博士的臉。在那上面，很明顯地露出一股堅定的信念。

「地球人能辦到。可是，爲了理想，更需要學習和機械人携手合作。機械人和人類沒有互相協力的話，未來的太空開發將不能達成。」

「所謂的C・F文明吧。」

伊萊傑，自言自語地說。

華士特夫博士，深深點頭。

「是的，完全是的。終於了解了吧，貝利刑事。」

伊萊傑，含糊地搖搖頭。

「說得太多了……一時無法接受。把頭搞亂了。」

「當然，一下子不能了解。可是，請好好考慮。對了，該告辭了。醫生禁止我和地球人處在一起太久。」

說罷，華士特夫博士站起來。

再次搜查

伊萊傑和丹尼爾，坐上巡邏車，經過地下道回去紐約。

伊萊傑，忽然想着華士特夫博士所說的話。感覺五分像眞，五分像假。

忽然他對丹尼爾說。

「丹尼爾，爲什麼博士講那些話？」

「想讓你知道，這事件的解決有多重要。並且，希望你能再次接辦此案。」

「可是……到底要從那裡着手。太空都市方面，沒有較可能的嫌疑犯嗎？」

「沒有。不過也可以說有一個嫌疑犯。」

「是誰？」

伊萊傑嚴厲地追問。

「不知道嗎？我認為大家心裡都明白得很呢。」

「不要賣關子吧！到底是誰？」

「警視署長呀！伊萊傑。就是恩達比署長。」

「什麼！」

伊萊傑，不覺大聲吼叫。頓時腦中混亂，他把巡邏車開到地下道路旁停下了。

「為什麼？又是什麼原因？」

「理由很簡單。署長剛好在兇案現場。被懷疑是理所當然。」

「然後呢，怎麼樣？洗刷嫌疑了嗎？」

「當然沒事了。第一，署長沒有攜帶熱線鎗。根本也不可能帶進去。」

「那麼說，沒有找到兇器了。」

「是啊。檢查過太空市內的所有熱線鎗，就是找不出二、三週來有發射過痕跡的鎗。」

「那麼說，兇器還留在太空市內。」

「不，也沒有。太空市內調查得很徹底。」

「看來是兇犯帶出去了。」

「是的。不管如何署長的嫌疑是洗清了。將他做腦分析的結果，顯示是白的。」

「腦分析？像測謊器的東西嗎？」

「不是，是採錄腦波，然後分析其人的感情和性格。得到的結果說，署長不會殺人。」

「用不着分析也會明白，他那有殺人的本事。」

「就是用科學來證明。太空都市的市民也一人不漏，自動接受腦分析。結果，全部出現白色。太空人方面會認定是地球人幹的，就是來自這樣的科學根據。」

伊萊傑感到心煩。

「既然如此，辦法不是都知道了嗎。將紐約的住民，再一人不漏地，經過叫什麼腦分析的玩藝分析，不就得了嗎？還怕找不到兇犯。」

「那是辦不到。沒有辦法給二千萬人全部做腦分析。再說，地球人中能犯殺人的人，不止幾百萬人吧？」

伊萊傑不悅地閉住嘴後，開動了巡邏車。雖然很氣憤，但丹尼爾說得一點不錯。

回到警察總署，丹尼爾直往資料室走去。

而R·山姆正朝伊萊傑走過來。

「警察署長召見，貝利刑事。」

伊萊傑走向署長室去。

雖說心裡早有準備，恩達比看到他時，臉上表情，像極了剛吃進一條苦毛虫。

「你幹的好事呀，貝利。」

「對不起，署長。我沒話可說。」

恩達比署長站了起來。

「算了，看來華士特夫博士，沒有在意這事……千萬不要重演了。」

伊萊傑點了頭。

「再不敢了，署長。可是從今晚起，給我和丹尼爾準備一間公寓。他是機械人的消息，既然傳開了，萬一有暴徒找上門，妻兒將有危險。」

恩達比署長皺眉說。

「公寓的事情，沒有問題。但是他是機械人的消息，一點也沒有走漏啊。」

「不可能。因為裘西確實聽到謠言。」

「說不定有那麼一點點，我要說的是，沒有團體組織，專心造謠。事後，曾針對謠言做過徹底的調查。結果來了查無屬實的報告。」

「那麼，裘西聽到的謠言怎麼說？」

「群衆在鞋店的閒人裡面，有機械人的專家。看到丹尼爾的樣子，覺得可疑，回家後告訴太太。然後太太在公共浴室，再告訴朋友。──可是沒有人當眞去聽，謠言終於消失了。」

伊萊傑，沒話可說。

「可是，丹尼爾在那裏？」

「現在，正在查反機械人運動者的記錄。」

「那是龐大的數字。須要費一點時間吧？」

「免不了。」

伊萊傑回到自己的辦公桌。

深思了一會兒，打電視電話到華盛頓，叫出一個人來，相談很久。

剛打完電話，丹尼爾拿着一張文件回來。

「偏激的反機械人主義者裡面，有犯罪傾向者的資料。」

「看完了嗎？資料很多吧？」

「百萬人以上。」

「都查過了嗎？」

「是的，爲了趕時間，利用我的電腦能力。」

「眞佩服。可是你能吃飯嗎？」

因爲伊萊傑忽然說出來，丹尼爾表示滿臉驚訝。

「我沒有吃飯必要。」

「我早就知道了。我指的是能不能假裝吃飯。」

「可以。可是，過後要從胃裡掏出食物。」

「知道了。我餓的很。你要和我一起去吃飯。到時你不吃，呆坐在那裏，未免太顯眼，所以才問看看。」

數分鐘以後，伊萊傑和丹尼爾，出現在鄰近公共餐廳的隊伍裡面。排隊的人們，等輪到自己時，把金屬的食物配給銅板丟進檢查機械裡面。每次都響出咔吱、咔吱的機械聲音。

兩人進入裏面，坐到被指定的位置上，壓一下開關。過了二分鐘，從桌子中央圓形的洞孔，升上來熱騰騰的飯菜。

伊萊傑開始吃。丹尼爾也巧妙地學着在吃。

忽然丹尼爾用低沈的聲音，囁囁地說。

「吃飯時，釘着別人看是沒有禮貌的吧？」

「是的——有什麼事嗎？」

「現在，有八個人，從剛才一直執拗地釘着我們。」

伊萊傑放下叉子，然後假裝找食鹽，敏捷地掃瞄附近。
「沒有呀。」
「我的眼睛，勝過普通人幾十倍的能力。錯不了。」
丹尼爾繼續說下去。
「並且其中六個，是昨晚聚在鞋店群衆中的男人。」

往高速公路逃跑

「沒錯嗎？」
伊萊傑放低聲音，銳厲地問。
「沒錯。」
「在附近嗎？」
「沒有那麼近。散在各個角落。」
「好了。交給我。有什麼變動，通知我。」
（這麼說，那件事還是偏激派的反機械人主義者，有計劃的行兇了。……說不定裡面有

研究機械人的專家。就是那個男人識破丹尼爾是機械人……。）
他，接着想下去。
（他們想幹什麼。會不會忽然指着丹尼爾，大叫『機械人，幹掉！』而引發騷動？）
他巡視餐廳。約有二千以上的人數。萬一在這裡發生暴動，兩人準是逃脫不了。……
（不管如何，要離開這裡……。）
剛做這樣的打算，伊萊傑怔住了。說不定還有同伴等在餐廳外面。陷進圈套了！
「丹尼爾，都記得他們全部嗎？」
「我是忘也忘不掉。」
「好了——如果在外面看到那一夥人要告訴我。快跟我來。照着我行事。」
他站了起來，把碗皿推進處理機。
「他們也站起來了。」
丹尼爾小聲地說。
「釘住。」
兩人排進離開餐廳的隊伍。然後漸漸靠近出口。

來到出口時，他看看丹尼爾。

「好嗎？丹尼爾？」

「好了，伊萊傑。」

兩人大步走向高速公路。

「有沒有跟蹤過來？」

「有。漸漸靠近了。」

「現在，要放鴿子了。瞧吧。」

伊萊傑跳上高速公路。然後快速地在人群中，做左右穿梭，靠近高速路帶。等到了高速路帶，又換到低速路帶。然後，眼看着就要跳上靠近來的支線路帶！—颼地跳上相反方向的路帶上面。支線路帶軋着轟隆聲跑過去。

等到達了高速路帶，他返頭看丹尼爾。

「怎樣？還跟着來嗎？」

「只有一個人跟着。」

「不會太久了。」

他又開始行動。游走在人群中，由低速到高速，忽而往相反方向，自由自在的疾走。丹尼爾也一直緊跟着他。

「怎樣？」

「還跟着。」

他再次行動，往最高速路帶前進。擁擠的乘客，不愉快地瞪着他們。

伊萊傑閃身，想走出到相反方向，瞬間，被擠得不耐煩的一個乘客，用力把他推出去。

伊萊傑，拚命想板回身體——但是絆了腳，禁不住倒在公路帶上面。

（糟了！）

伊萊傑給可能就要發生的災難驚駭得不知所措。別的乘客被倒下的他碰倒，然後碰倒的乘客，再碰倒別的乘客，不一會就要釀成幾十人或幾百人的連環大禍——當然會有人受傷，不，說不定還會有人死……。

刹那間，一股强力把他扶正。然後讓他安穩站立在公路帶上。是丹尼爾救了他一命。

「謝謝。」

伊萊傑，喘着氣說。

三十秒後，兩人從減速路帶踱到停留地區。已經沒有追踪的人。

在那裏，有高大而牢固的門。前面站着守衞。

伊萊傑掏出證明書。

「有公事。」

「請進。」

兩人走進裡面。才算是完全擺脫了跟踪。

那是一所原子力發電廠。

鎮壓四方的發電機轟轟隆隆的吼叫聲，由於隔着巨大的防護壁，看不見裏面有幾千台發動機正在轉動。

在這發電廠深處，有個原子爐，每天消耗幾百公克的核物質，然後變成死灰，由管子輸送到海底的谷間丟棄。當然是避免有放射能的危險。

（可是，放射能性廢棄物埋滿海底以後又該怎麼辦？海洋不會受到影響嗎？）

伊萊傑時常感到的不安，此時閃過腦海。

因爲丹尼爾靠近危險信號的紅線，伊萊傑不由得大聲喊叫。

「喂，不要靠近紅線。沒有穿放射線防護服進去，會被污染。」

接着他發現。

「啊，對了。放射能對你沒有用武之地。」

「不，有的。」

丹尼爾回過頭來說。

「放射能的加瑪線，會攪亂我的頭腦。表示死亡。」

「原來如此。」

兩人趕快離開發電廠，隨時提高警戒，再也看不到追踪的影子。於是放心走回公寓。那是污穢、陰濕的下級工人用的公寓。小小的房間，只有兩張睡床和兩個椅子，連坎式的立體電視上，也沒有選台鍵。只有固定的時間傳播。也沒有洗臉台和燒開水的設備。只在房間角落，有很小的污物處理管子。

丹尼爾走到管子前面，解開胸前的襯衫。露出從任何角度，都只能認為是人類滑潤又雄壯的赤裸胸部。

「幹嘛？」

伊萊傑問。

「要丟掉食物。不然的話，食物會腐臭。」

丹尼爾將指頭用力按一下胸部某處，接着胸部裂開。丹尼爾把手伸進裂縫，抓出薄的塑膠袋。

就要丟進管子之前，忽然回頭過來看伊萊傑。

「這食物是完全乾淨的東西。我不分泌唾液和胃液。換句話說不做消化，只把食物咬碎，保持原物不變。還可以吃呀。」

伊萊傑苦笑着搖手。

「肚子不餓。丟掉吧。」

丹尼爾丟棄裡面的東西，把人工胃收進原來地方後，穿上襯衫。

與其同時，房門的信號燈亮了。

伊萊傑迅速地拔出熱線鎗。然後躡手躡脚靠近房門，用另一隻手，開了房門旁邊的透明窗開關。

在那裏，站着兒子彭得里！

一定發生了什麼！

伊萊傑打開房門，抓着驚訝的彭的手腕，狠狠地拽進來。

「怎，怎麼了，爸爸？」

彭，邊哭邊叫。

伊萊傑管不了那麼多，從透明窗望外面看。走廊上看不到人影。

「有誰在走廊嗎？彭？」

彭搖了頭。眼睛還是睜得那麼大。

「沒有啊，爸爸。」

「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來看看爸爸有沒有事。」

「可是，怎麼知道在這裏？」

「問了警察署，他們告訴我的。」

「什麼？警察署告訴你的呀？」

伊萊傑難以相信地再問。彭顯得更驚駭。

「是啊。不可以告訴我嗎？」

伊萊傑，把手搭在彭的肩上，溫和地說。

「聽着，彭，你趕快回家去。然後告訴媽媽說我這裡一切安好，不用掛心。明天，會跟家裡連絡。好嗎？」

「馬上就得回去嗎？眞沒意思。」

「彭，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已經不小了。替爸爸做一點事吧。」

彭，終於點頭。

「好吧，爸爸。那麼我走了。」

伊萊傑，等門關上以後，還一直站在那裏守望。

你就是犯人

第二天，恩達比署長召見伊萊傑到了警察署。

署長懊惱的坐在桌前瞪着一張文件。

「昨天，你叫了華盛頓的爵凱爾教授吧？」

「是的。」

「爵凱爾教授是機械人工學者是吧？」

「是的。」

「爲什麼叫他的？」

「當然是爲了這個案件，有事情要請敎他。」

「什麼事情？」

「關於機械人的事情，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

「最好不要那樣做。」

「爲什麼呢？」

伊萊傑，很不服氣地回看署長。

「是爲了盡量不讓世人知道這一件事情。」

「盡可能不讓教授知道這件事就是。」

「那樣做也不見得好。」

「那是命令嗎？我不是這件事的負責人嗎？」

恩達比署長語氣較爲緩和的說：

「不，沒有的事。你盡可自由活動。我只是……不，沒有什麼。回去工作吧。」

伊萊傑，快快地回到桌子來。在那裏，早有從資料室回來的丹尼爾等着。

「伊萊傑，已經查出昨晚跟踪我們的男人中的兩個。兩人都是鞋店事件時，雜在群衆裡面的。」

「怎樣的人物？」

「一個叫做法朗西斯·克魯瑟，二年前，以煽動暴動的罪名被逮捕過。職業是紐約酵母公司的職員。長相在這裡。這邊的是他的立體照片。」

「還有一個呢？」

「叫葛哈特·保羅的男人，是麵包店工人，這一個是一年前，搗壞機械人而被逮捕過。」

丹尼爾望着伊萊傑。

「該怎麼辦？要不要逮捕這兩個人？」

「不，等一等。沒有確切理由是不能逮捕的。他們並沒有什麼罪證。」

正在交談時，傳達過來爵里凱爾教授到達的消息。

「丹尼爾，我和爵里凱爾教授有話要談。叫你過來以前等在這裡。」

「知道了。我在等。」

伊萊傑留下丹尼爾，往會客室走去。

爵里凱爾教授，是被譽爲地球上第一把交椅的優秀機械人工專家。但是，看起來不太像學者，倒像銀行界的要人，是溫和的紳士。

「抱歉，遲到了，貝利刑事，實在是……」

「請稍微等一下，教授。」

伊萊傑，用帶來的防止盜聽器，把會客室做仔細的檢查。但是並沒有發現擴音機。

「沒有問題了，教授。」

「看來警戒相當的嚴格嘛。」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從現在要對教授講的話，都是秘密。千萬拜託不要向別人透露。」

浮顯在爵里凱爾教授臉上的微笑消失了。

「知道了。」

然後，又說

「早些知道那麼重要，該乘坐飛行車來……我又偏偏不習慣飛行車。很快就會不舒服。不得不由高速公路來。」

「太辛苦了。」

「是心理作用吧。只要想到在天空飛，就會煩燥起來。想到周圍除了金屬以外，什麼也沒有時，就受不了。」

「我能了解。那麼教授，你是不喜歡走出圓蓋都市外面的了？」

「何必呢？」

爵里凱爾教授的臉上，浮出恐懼的表情。

「不、不，並不是要請教授出去。只是試探看看，如果有此必要時，又是如何而已。」

「非常不願意。」

「假定您需要三更半夜，離開紐約圓蓋，在荒野走上二公里時怎麼樣？」

「我辦不到。」

「不管有多重要的事也辦不到嗎？」

「除非有關本身或親族的生命，只好試看看。」

爵里凱爾說到這裡，滿臉疑惑的望着伊萊傑。

「爲什麼要問這些事情？」

「實在是發生重大的兇案。關於兇案，不便詳細說明，問題的可能性是兇犯在夜晚，單獨一個人，橫越荒野去行兇。我想知道究竟是誰？」

爵里凱爾教授的身體，因恐懼而顫抖。

「我絕對不會涉及此事。不過幾十萬人裡面，說不定有妄爲的人。」

「可是，很難想像是一個正常人。」

「當然。」

「如果，機械人的話，你認爲可能嗎？」

爵里凱爾教授忽然站起來。

「什麼話！」

「爲什麼？」

「機械人會行兇殺人嗎？絕不可能有如此荒謬的事情！」

「眞的嗎？」

「難道還有假的……。」

爵里凱爾教授，很洩氣似地坐進椅子。

「你知不知道，機械人工學的第一原則？」

「當然知道。『機械人不能傷害人類。又，其有危險時不得袖手旁觀』是吧。可是，教授，難道眞的不按照第一原則，不能製造機械人嗎？」

爵里凱爾教授，有理講不通似地搖頭。

「貝利刑事，只要是懂得一點機械人工學的人，應該曉得爲了製造機械人的電子頭腦，

要費多少艱苦的工作？」

「稍微知道一點。」

「既然如此，應該知道設計新型的電子頭腦，有多艱難。就算要加添一個再小的新構想，也得動員有幾千人技術人員的大工廠，不斷工作一年的時間。並且，機械人工學三原則，對電子頭腦來說是最根本的大原則。如果需要變換的話，才是大工程——花上幾十年也不一定成功。」

伊萊傑頷首表示後，按下通信器的按鈕，小聲地說些什麼。立刻門打開，進來了丹尼爾・奧立佛。伊萊傑說是夥伴，將丹尼爾介紹給爵里凱爾教授。然後又開口。

「爵里凱爾教授，剛才所說的電子頭腦，還沒被造出來嗎？我說的意思是說，人類製造機械人，已經有千年以上，都沒有想到造那樣的機械人嗎？」

「沒有。」

「有什麼原因嗎？」

爵里凱爾教授深深的歎口氣。

「那是…貝利刑事，是因自古以來，人類患了弗朗肯修泰因恐怖症。」

「弗朗肯修泰因恐怖症是什麼？」

「弗朗肯修泰因是一個科學家的名字，一本古時候的小說主角。機械人是他做的。故事的內容說機械人反抗科學家，不但殺人，連造它的科學家也給殺了。因此，人類想到機械人，也就會連想這篇小說。所以自古以來，機械人的電子頭腦，是以絕對不反抗人類作爲原則。」

伊萊傑又質問。

「符合這個原則的機械人，就絕對不殺人嗎？」

「不會。不過，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需要拯救二人以上的生命時，可是，在那種情形，機械人的電子頭腦也會完全損毀。」

「原來如此。不過這是指地球的機械人吧？太空國家又不知怎樣？」

爵里凱爾教授，稍做躊躇。

「哦……假如在太空國家，有那樣的機械人完成……或是有理論完成，一定會傳到我的耳朵來。」

「聽說太空國家已經完成了比地球的機械人更像人類的機械人，教授認爲如何？」

「也許有可能。」

「那麼，那種機械人，由專家的您來看，能辨認出來嗎？」

爵里凱爾教授，咯咯笑出來。

「不會那麼差勁吧，貝利刑事。機械人這種東西，不只是形狀有異，有更多的……。」

說到這裡，爵里凱爾教授心裡一怔，沒有再說下去。然後望着默然站着的丹尼爾幾乎要透視他。接着，血色從他臉上漸漸消失。

「什麼話……有這樣的事，難道……。」

他，伸出手輕輕地摸摸丹尼爾的面頰。丹尼爾並沒有躲開，也回看看教授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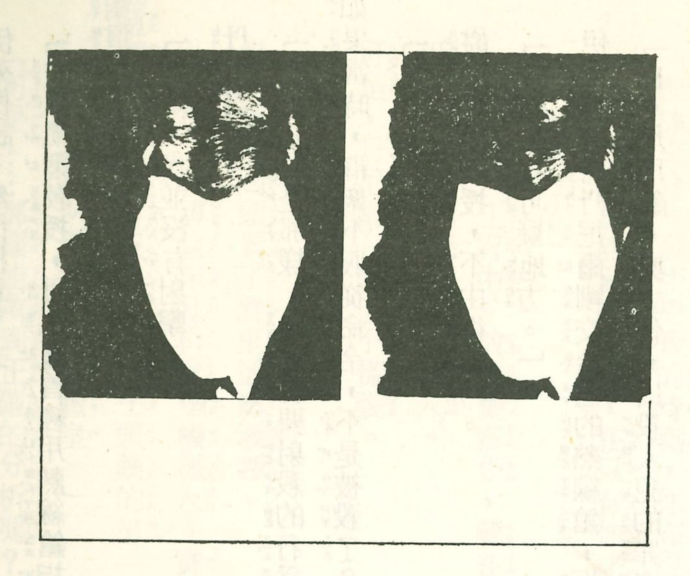
「什麼……原來你是機械人。」

「要辨認他，須費了不少時間呀。」

「那，那是因爲……沒有預料到……這就是太空國家製的機械人？」

「是的。」

「原來如此，眞是了不起！說眞的，能有這種機會，太高興了。讓我查查沒有關係吧？」



「等一等，教授，請再回答我的問題。像這個機械人，一開始就作得完全像人的人性化機械人，那麼機械人工學的第一原則是不必要的吧？」

爵里凱爾教授，猛烈搖頭。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伊萊傑，忽然望着丹尼爾，伸出左手大叫

「你的熱線鎗拿過來！」

他本身的右手，早就握着自己的熱線鎗。丹尼爾慢條斯理地拔出熱線鎗，從鎗托交給伊萊傑。

「請，夥伴伊萊傑。」

「是機械人工學的第二原則『機械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

伊萊傑說。然後接着下去，

「爵里凱爾教授，丹尼爾曾經用熱線鎗指着沒有武裝的人類，嚇唬說不從命令要射殺。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可是，我並沒有射擊。」

丹尼爾說。

「雖然結果是那樣，嚇唬說要射殺的行爲本身，不認爲已經違反了第一原則了嗎？教授？如果當時，群衆不服從命令，不是被殺了？」

「喔……。」

爵里凱爾教授，不由得呻吟。

「的確，有可疑地方。」

伊萊傑架着丹尼爾剛交給他的熱線鎗，板開安全裝置，頂住丹尼爾說。

「R‧丹尼爾‧奧立佛，以殺人犯的罪名逮捕你！」

原來熱線鎗是空的

「不讓我說明嗎？伊萊傑夥伴？」

丹尼爾，依然沈着，溫和地說。

「證據充分。發生兇殺的時刻，你在現場。你能面不改色地做違反機械人工學第一原則的行爲。而且，你能藏匿兇器，在只有你才辦得到的地方！」

「什麼地方？」

「在你的人工胃中。放進塑膠袋，藏在身體中！」

伊萊傑很念恨地睨着機械人。

可是，丹尼爾一點也不慌張。

「沒有那回事。」

伊萊傑，回頭看了爵里凱爾教授。

「教授，請專家來分析這個機械人。實驗需要的用具，由我這裏準備。我想即刻知道到底這個機械人，有沒有具備電子頭腦的第一原則！」

「好，來吧。不過不用實驗室。」

「可是……那樣能做到正確的分析嗎？」

「假使我是醫生，要檢查病患血液中的糖分或檢查遺傳分子，就需要實驗室。但是要檢查病患是不是盲人時，只要在眼前晃晃手，就能知道。機械人工學的第一原則，是起碼的條件而已。」

爵里凱爾教授，說着從口袋掏出類似計算尺的東西，和像看戲用的眼鏡小型機器，還有拖出計時錶。

「對現在開始要做的二十四個質問，看這個機械人能不能做到正確的反應，就可以明白有沒有遵守第一原則。」

爵里凱爾教授，面對着丹尼爾。伊萊傑不敢掉以輕心，仍然頂住熱線鎗。

爵里凱爾教授，帶上看戲用眼鏡，開始質問。

「我有相差五歲的表兄弟。年少的是女孩的話，年長的是女孩或男孩？」

「只有那麼一點暗示，不知道。」

丹尼爾卽刻答出來。爵里凱爾教授瞄了一下計時錶，換下一個質問。

「用你左手的第三指尖，摸我的右手中指。」

丹尼爾，很容易地照辦。

其後，質問和答話，順利地做下去，大約十五分就完畢。

教授用計算尺，計算些什麼，然後取下看戲用眼鏡，一齊收進口袋。

「試驗完畢。」

「結果呢？」

「丹尼爾，充分齊備了第一原則。」

「這是不可能的！」

伊萊傑，不由得大叫。

爵里凱爾教授，望着他。

「不相信我嗎？」

「不，不是這麼說。可是……可是你不會是受騙了吧？」

「機械人是不懂欺騙的。有多精密的科學分析，也不能完全揭開人類頭腦的功能。可是，機械人的電子頭腦能做得到。不然的話，怎能把它組合得起來呢？所以說，機械人的電子頭腦有多優秀，也沒有欺騙對方的能力。」

「這麼說……對這個機械人，用熱線鎗威脅人類的行爲，應做如何解釋呢？我是親眼看

到的。如果他具備第一原則，那麼它的電子頭腦，應該遭受損毀。至少也會故障。沒想到它竟完好如初。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機械人工學專家，看來是遇到棘手問題。

「這就怪了。」

「一點也不奇怪。」

丹尼爾，插嘴說。

「說什麼？」

「伊萊傑夥伴，仔細查看我繳出去的熱線鎗好嗎？」

伊萊傑瞄了一下架在手上的熱線鎗。看來並沒有什麼兩樣。

「啓開能量鎗膛，查查看。」

伊萊傑，首先拔出自己的熱線鎗放在身旁——隨時可以拿起使用的地方，然後提高警惕，開始解開機械人繳出的熱線鎗膛。

然而啞然望着裡面發呆。

原來是空的！

「那枝熱線鎗，一開始就沒有裝能量。再說那上面也沒有擊針。根本無法發射。」

「意思說你是……用不能發射的熱線鎗來對付暴徒的了？」

丹尼爾，會心一笑說。

「在那樣的情況，不拔熱線鎗，是無法叫暴徒從命。可是，如果携帶眞正的熱線鎗，也許會意想不到的扣上板機，傷害人類。所以携帶的熱線鎗，根本就是不能發射的東西。可是，我看得出來沒有發射的必要，才會那樣做。」

伊萊傑喪氣得很。

然後，緩慢地回頭對着爵里凱爾教授。

「謝謝您，教授。看來是我的判斷錯誤。」

裘西是地下組織分子

伊萊傑．貝利，那一天整天茫然得很。

心中徬徨無主，自信殆然盡失。

從頭開始，他堅信這事件是太空人的陰謀。一而再地把R．丹尼爾當兇犯。

一次是當做喬裝的太空人——另一次是當做殺人的機械人。可是兩次都錯怪了。

既然如此，眞兇是誰？又是在那裏……？

「伊萊傑，喂，伊萊傑！」

不知是誰，有好久的一陣子，抓着他的肩搖撼着。

回頭一看，是同事飛立浦·諾利斯。

「這二、三天來到底怎樣了？神情一直木然，生病了嗎？」

「不，沒有。」

伊萊傑搖頭。

「你和恩達比很要好的嘛。」

諾利斯忽然悄悄的降低聲調，他睜開眼睛。

「那有什麼不對？」

「不，只不過想可以的話，替賓斯說幾句話。你看，今天也到這裡來了。」

一看，爲了R·山姆失業的年青人賓斯，巴烈特，正朝這邊走過來。

仍然蒼白着臉垂頭喪氣。賓斯走到伊萊傑他們前面打招呼。

「午安，貝利先生。」

「嗨，賓斯。最近怎麼樣。」

「不太好。」

賓斯青年，望着地面。

(好可憐……。)

伊萊傑在心裡暗叫。

「雖然每天在酵母農場作工，可是時時刻刻想念以前的工作……可不可以在附近逛逛？
」

「當然可以。」

賓斯青年，慢慢踱出去。

「得想想辦法阻止，這種事再次發生。他們下次打算革職詹英·勞。」

諾利斯刑事說。

「什麼？」

「沒有聽說過嗎？」

「不，沒有聽說這回事。但，他不是C－3級的刑事嗎？在這裡工作將近十年了。」

「是啊，可是他們認爲機械人，比人類能幹嘛，下次又不知道輪到誰？」

「不曉得。」

「知不知道那個謠言？聽說立體電視的舞孃黛蓮·蜜蓮，原來是機械人。」

「簡直是瞎扯。」

「是嗎？謠言說，太空人能把機械人做得和人類一模一樣。」

諾利斯刑事，更放低聲音說。

「也許反機械人主義者說得沒有錯。太空人怨恨我們地球人。所以想使我們破滅。」

伊萊傑想起華士特夫博士的話。如果在短

的四、五天前，他也會贊成諾利斯刑事所說。可是現在，已經無法毫無理由的贊成。另方面，華士特夫博士所說的事，也不能完全相信……。

不多久，諾利斯刑事也走了。

接着丹尼爾走過來。

「有話要說。」

「什麼話？」

「是極機密的話。該做下一步計畫了吧？」

「好，使用署長的房間吧。現在他不在。」

兩人到恩達比署長的房間。R·山姆給他們開門。坐下來後，丹尼爾立即開口說。

「伊萊傑夥伴，從昨天開始，你簡直變了一個人。」

伊萊傑，愣了一下，凝視丹尼爾。

「你……有洞察心靈能力嗎？」

丹尼爾左右搖頭。

「不是的。」

「那麼，爲什麼那樣說呢？」

丹尼爾用澄澈的眼睛，要透視地望着伊萊傑的臉，

「我本來就是爲了分析地球人的心理而造的科學研究用機械人。從昨晚做了你的腦分析結果，你失去自信心，對事不能做正確思考。」

「你一個人就做得了腦分析？」

「可以。恩達比署長的腦分析，就是我做的。」

伊萊傑越來越陷進不愉快中。不在時，被別人翻了抽屜，會有那樣的感覺吧，何況翻的不是抽屜，——是他的心！

「的確，我失去了自信，心亂得理不出頭緒來。你要我怎樣？」

「你忽略了最簡單又最正常的事情。」

「指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地下組織份子。接着要做的當然是調查那些份子。還有……。」

機械人有所顧忌似地停了一下，接上去。

「你的太太裘西也是。」

「什麼話？」

伊萊傑怒不可遏地瞪着丹尼爾。

「我認爲裘西也是地下組織份子之一。」

「絕不可能！」

「否則，爲什麼裘西會那麼快知道我是機械人？」

「那是有謠言在紐約……。」

「沒有謠言的流傳。從恩達比署長收到的報告，能一目瞭然。那麼從那裏得來情報？不認爲裘西就是地下組織份子的緣故嗎？」

「不是，不是，裘西絕對不會是……。」

「可是，伊萊傑夥伴，你已有兩次，認爲我是殺人兇犯啊。」

伊萊傑覺得肝腸寸斷。

「所以這次以攻擊裘西來做反報嗎？認爲裘西是殺人兇犯嗎？」

「並沒有那個意思。只是說你太太是地下組織份子而已。我認爲應該訊問你的太太。」

「但是，那……。」

這時，桌上的信號灯亮了。

「什麼事？」

對着擴音機，R・山姆用那種難聽的聲音說。

「有人要見貝利刑事。是你太太。看來很激動。」

利時，伊萊傑和丹尼爾對望無言。過不了多久，下了決心似地說。

「讓她進來。」

嫌疑犯出現

裘西蒼白着臉進來時，踉蹌欲倒。

伊萊傑，急忙趕過去，扶她坐進沙發。

「到底怎麼了，裘西？」

「啊，伊萊傑，我再不能忍受了！不能睡也不能吃。再不說，我會死掉。無論如何一定要說出來！」

「那是什麼？」

「那是……。」

剛要說出，裘西才發現丹尼爾也在場。

「午安，裘西。」

丹尼爾說。

「啊……你是那個機械人嗎？」

「是的，裘西。」

「你被說是……機械人也不會在意嗎？」

「當然啊。我本來就是機械人嘛。」

裘西又垂下頭。並且猶豫不決了一陣子，接着說，

「我，好難爲情。總是沒有勇氣說出自己參加反機械人運動的地下組織。」

「裘西！不要說，」

伊萊傑慌忙阻止，但，裘西聽不進去。

「沒有關係，既然是你的夥伴，早知道的好。要我再守住這個秘密，眞受不了啦。」

裘西，簌簌落淚。

「秘密暴露，被送進監獄也只好認了。過着只有水和生酵母的生活也只有認了。害怕……
……可是害怕有什麼辦法呢！」

伊萊傑下了決心，看着丹尼爾。

「署長快回來了——去把巡邏車調來。到地下道說吧。」

裘西恐怖的抬起頭來。

「地下道我不要！」

幾乎是悲叫的聲音。

「可是，能自由說話的只有那個地方。有我們在一起，不用怕。丹尼爾，巡邏車怎麼了？」

「隨時可以開。」

「那麼走。」

三人擠在一塊，走出警視廳。坐上巡邏車直到地下道，誰都沒有開口，保持沈默。

駛進地下道裏稍爲遠離人行道的支道，四周變得鴉雀無聲。

「好了，說吧！老老實實說，裘西。妳做錯事了？」

「……。」

裘西沮喪得不知如何開口。

「爲什麼不答覆？只要答是或不是就好。妳殺了人嗎？」

裘西，吃驚地睜圓雙眼，然後生氣地大叫。

「說什麼話嘛，伊萊傑？」

「是或不是！」

「當然不是嘛。」

「那麼，盜竊？私貪配給？傷害別人？究竟，做了什麼？」

裘西依然搖頭。

「我沒有做那些事情。」

「那麼，爲什麼那樣煩惱？」

「因爲我參加反機械人運動組織。過去我有一些朋友，是反機械人的主義者。她說是……我們生活會這樣清苦，都是太空人害的。機械人害的。所以伺機趕走太空人，幹掉機械人……。」

裘西瞄掃了一下丹尼爾，機械人無動於衷。

「我認爲有道理。這麼一來，那個朋友勸我參加，有同樣想法的人秘密集會。她游說，在那裏誰都能自由自在發洩自己的不滿。心情會痛快。所以我去了。」

伊萊傑問。

「那個集會是在什麼地方舉行？」

「這裏。」

「這裏是說？」

「這車道中的一個。所以，我不願意到這裏來。做聚合場所，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既安靜又沒有人來打擾……。」

「有多少人來？」

「正確的數目不知道，大概是六、七十個人吧。坐在折合的椅子，一面喝茶，一面聽演講。差不多都是講些以前過的是如何愜意的生活啦，遲早有一天，要幹掉機械人和太空人啦，這類的話。我對演說不太感興趣——因爲都是陳腔爛調。不過，出席秘密的集會，倒有偉大的感覺……。」

伊萊傑感到不耐煩，插口說。

「集會演說，只有那些嗎？只是討論一些無法得逞的陰謀嗎？」

「只有那些。」

「既然如此，妳到底在煩惱什麼？」

裘西聳了一下身子。

「妳們地下組織，眞的沒有襲擊過機械人，鼓吹暴動，搗毀商店東西的行爲嗎？」

「開玩笑。我是反對暴力的呀。第一，害怕嘛。暴力團體，我決不會參加。」

「那麼，爲什麼害怕？」

「那是……有一次……」

「怎麼了？」

「你和丹尼爾的事情呀。他們聽來了謠言。說是太空人的機械人進入紐約的謠言。他們商談着要「採取行動」啦，『殺鷄儆猴，建立反對機械人運動』啦等等。只是那時，他們還不知道你和丹尼爾的事情。可是，我很快知道了！」

伊萊傑鬆了一口氣。

「原來如此……早一點告訴我就好了。」

「可是，我好怕唷。如果如他們所說，發生暴動，說不定你會被殺……而且，會被查出來，我也是引發暴動的地下組織分子。然後，說不定被送進監獄。」

伊萊傑，點頭。

「好，知道了，裘西。妳們一群人的指導人是誰？」

裘西，稍微冷靜下來，想這個問題。

「叫約瑟夫．克里門的男人。可是，他很內向，我想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反而——。」

「反而什麼？」

「時常從總部派來演說的人。倒是眞正的指導人物。」

「那個男人的名字呢？」

裘西搖頭。

「不知道。每次都說「總部的人」，不叫名字。」

「丹尼爾，把資料卡中人物的長相念出來。也許，裘西能辨認。」

丹尼爾，一個一個描繪長相。裘西聽了一會兒，終於搖頭。

「不行。印象很模糊，我做不到——。」

說到這裏，裘西忽然面對着丹尼爾。

「丹尼爾，當中有沒有酵母公司的人？」

「有叫做法朗西斯・克魯瑟的男人。什麼事？」

「那個總部的人，老是有一股酵母味道。長久做酵母工作，味道不是會滲透到衣服和身體嗎？」

「也許是。不太知道。」

伊萊傑用眼睛阻止想開口的丹尼爾，對裘西說。

「走，送妳回家去。發生的事件，用不着擔心。不會有事的。」

「不會有危險吧？」

「我很安全。」

裘西，雖然很不放心，心情卻穩定了許多。

送裘西回家後，兩人又駕着巡邏車，回到地下車道。伊萊傑的臉上，又恢復愁雲重重。

「伊萊傑夥伴，該不會不相信，那個總部的男人就是法朗西斯・克魯瑟吧？」

不多久，丹尼爾說。

「當然相信，只是在妻子面前，不願意說出來。」

「爲什麼呢？」

「讓妻子放心嘛。」

「可是，這樣不一定是對。」

「有時，有比對不對更重要的事情，丹尼爾。」

丹尼爾一言不發，直看着伊萊傑的臉。

（這傢伙，在做我的腦分析了。）

伊萊傑，雖然有所感覺，什麼也不說，同樣回看了丹尼爾。

「曉得了，伊萊傑夥伴。相信你。」

不一會兒，丹尼爾這樣說。

伊萊傑加快巡邏車的速度。

「要到那裏去？」

丹尼爾問。

「去酵母街。到酵母公司捕捉法朗西斯・克魯瑟，要他說出眞相。」

「會招供嗎？」

「我沒有辦法使他自白。可是你應該可以。」

「我？」

「待會兒就知道。」

巡邏車以超速度，疾馳在地下道。

酵母農場

越是靠近酵母街，一股酵母菌味道愈濃。

伊萊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少年時代。

十歲左右時候的事情。

那一段日子，伊萊傑經常餓着肚子。家裡時常缺乏食物，偶而有，也因爲嚴格的配給制度，吃得很少。

餓的時候，伊萊傑常常去找在酵母農場工作的寶里士叔父。

寶里士叔父很疼愛伊萊傑。雖然不多，總不忘留一點美味的酵母餅乾給他吃。

當時得到甜餅和巧克力，以及猫狗形狀的牛奶餅，如今還記得淸淸楚楚。

雖然是年少，伊萊傑能夠了解，寶里士叔父偸拿配給的食物是不正當的事情。

所以拿到餅乾，就躱在角落，悄悄地趕緊吃掉它。總是提心吊膽，怕被抓到。由於這樣，更覺得餅乾很可口，寶里士叔父眞是個大好人。

後來，那個寶里士叔父，夾在酵母農場的巨大機械中間慘死的時候，從心中湧出刻骨的悲哀，一直哭了好幾天。

好像是過去的罪行，現在得到報應。而叔父代他死亡。

酵母街是佔地幾萬平方公尺的大酵母農場。那裡有好幾層的酵母農場，工場、倉庫、運搬裝置等，一望無際地延伸過去。

紐約圓蓋五分之一的人數在這裏工作，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相關企業工作。

萬一這個酵母農場遭受毀滅，立刻會有市民餓死。如果，酵母的原料用盡，或是工場的動力停止，而不能生產酵母時，一年之間，地球的八十億人口中，會有六十億人餓死。爲了

這個原因，鋼鐵都市必需毫不間斷地生產。

巡邏車在一片渺茫的農場和農場之間的單道上，以最高速度奔馳，終於到達很大的正面大門前。

兩人下了車，進去大門旁的事務處。

接待人看到了兩人，

「請問找誰？」

「我們是警察。想見法朗西斯・克魯瑟。」

「請稍等一下。」

等不了多久，有位穿着入時的男人走出來。

「我是人事主任普萊斯哥特。有什麼事？刑事先生？」

「沒有什麼。只是有一件事想問問法朗西斯・克魯瑟，他在不在？」

「在是在……。」

「那麼，帶我到那裏去。」

「好吧……那麼帶這枝嚮導棒去，懂得使用嗎？」

主任交給伊萊傑，長約十五公分，粗二公分的塑膠製的短棒。

嚮導棒的使用法很簡單。

前進方向正確的時候，棒子會變熱起來，越是靠近目的地溫度越上升，相反地錯過了目的地，就變冷。

伊萊傑靠嚮導棒，開始在曠濶的酵母農場裏走。

由於嚮導棒的幫忙，能夠在幾百單位中，一次也不迷路，直走到目的地。

進到照明灯光亮得眩眼的大工廠，嚮導棒變熱。

伊萊傑，對着最靠近的工人問。

「法朗西斯・克魯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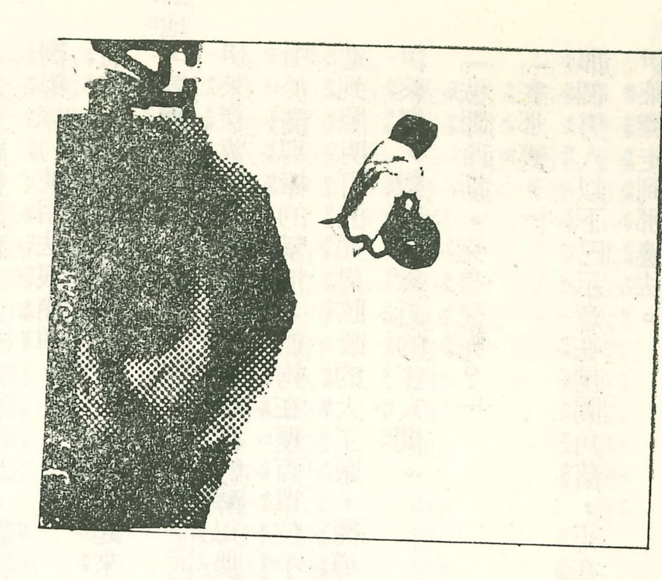
「在那裏。」

那個男人以下巴示意在房間角落，正在忙碌的一群男人。

伊萊傑走到那邊去。

也許，主任早已通知，其中一人站起來，脫去圍兜，朝這邊過來。

「我就是法朗西斯・克魯瑟。有什麼事？」



伊萊傑瞄了一下丹尼爾。丹尼爾點頭表示會意。

「有話要說。有什麼地方可以談話的嗎？」

「工作快完了。明天不行嗎？」

「不行。」

「可是，這裏嚴格管制吃飯時間。晚飯是十七時。趕不上，今晚只好空肚子睡覺。」

「會帶飯過來給你。」

「眞不敢當，你派頭可大得像是C級的刑事嘛。」

克魯瑟，盡情地挖苦。

「我沒有時間跟你抬槓。什麼地方可以談話？」

「有電子計算室，暫時不會有人進來。」

「好，丹尼爾，去吩咐把飯菜送到這裏來。還有……很抱歉，等在外面吧。」

丹尼爾一切照辦。

伊萊傑，面對了克魯瑟。

「你是化學專家嗎？」

「我是發酵專家。」

克魯瑟，冷漠地說。

「現在世界，化學專家沒有什麼用處，發酵專家就不同了。我們是爲地球八十億人製造糧食。功在維持人類生命。」

伊萊傑，每次見到科學專家或技術專家，只是互揭瘡疤，所有的人都認爲自己對社會人類最有項獻——然而都輕視對方。缺乏協力合作的精神。

克魯瑟，滔滔不絕地說。

「我們每天在這裏，爲了製造大家糧食的酵母菌，不要受到污染做着實驗和檢查的工作。有了我們，大家才能吃到營養豐富又衛生的酵母。」

伊萊傑，等到對方講完話，突然問他毫無防範的話。

「昨晚，十八時到二十時，你在什麼地方？」

克魯瑟縮了一下肩膀答說。

「散步呀。我在晚飯後有散步的習慣。」

「去訪友呢？還是去喝酒？」

「沒有，只是閒逛而已。」

「那麼說，沒有人能替你作證了？」

「也許有，不過我不能確定——再說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那個必要。」

克魯瑟的言中帶有挑戰氣氛。

「前天晚上呢？」

「同樣。去散步。」

「這麼一來，兩晚都沒有證人了。」

「爲什麼有這必要？如果，我有任何犯罪嫌疑，會準備證人，就是沒有必要，才沒有證人。」

伊萊傑查看記事簿。

「你在以前，爲了謆動暴動，被逮捕過一次。」

克魯瑟嘲笑了。

「啊，那個呀。機械人將我推開，我也只回報一下而已，那樣也算謆動暴動嗎？」

「審判結果，你被判罪，繳了罰款。」

「罰款繳過了。還要罰我一次嗎？」

「前天晚上，在布倫古斯的鞋店，差一點發生暴動。你也在場。有人證明了。」

「噢！證人是誰？」

伊萊傑給問倒了。不能推出丹尼爾作證人。因爲機械人的證言，在審判上是不會生効的。他只好改變作戰方式。

「那時候，剛好是這裡的吃飯時間。前天晚上，你有吃過晚飯嗎？說謊沒用，查記錄，馬上就知道。」

克魯瑟稍微躊躇一下，搖搖頭。

「胃口不好。吃了酵母，免不了時常會那樣。」

「前晚在威廉斯堡，幾乎發生暴動。你被目擊在那裏。」

「說嘛，是誰？」

「你，兩邊都要否認嗎？」

「當然啊。到底我做了什麼。看到我的證人，又是誰？爲什麼不能說？」

克魯瑟譏諷的看着伊萊傑。

「什麼事，你心裏明白得很。你是反機械人組織的地下團體重要人物。」

克魯瑟冷笑幾聲。

「隨你怎麼想，沒有證據，能拿我怎麼樣。」

「現在，讓你看證據。」

伊萊傑開了電子計算室的門。

丹尼爾，端着晚餐的盤子，等在那裏。

「把盤子端到克魯瑟君前面。」

克魯瑟坐在窗邊並排的椅子，望着這邊。丹尼爾走過去靠近他的時候，克魯瑟不自在地退縮身體。

「克魯瑟，給你介紹我的夥伴，丹尼爾．奧立佛刑事。」

丹尼爾，伸出手。

「久違，法朗西斯．克魯瑟。」

克魯瑟，默不作聲，只望着丹尼爾伸過來的手，不想伸出自己的手。

可是，丹尼爾的手，依然伸在那裏。克魯瑟的臉，漸漸轉紅。

伊萊傑對克魯瑟說。

「不失禮嗎？克魯瑟。你意思是說，不值得和警官握手？」

克魯瑟不作答，轉過頭對着餐盤。

「對不起，讓我吃飯，餓慌了。」

伊萊傑看了丹尼爾。

「丹尼爾，看來克魯瑟討厭警官，你不會生他的氣吧？」

「我才不在乎。」

「那麼爲了表示沒有生氣。拍拍他的肩膀吧。」

「好嘛。」

丹尼爾說着，上前，往克魯瑟肩膀伸手過去。

克魯瑟忽然站起來，拂開他的手，大叫。

「畜生，滾開！」

跟着，打翻餐盤，碰的一聲，摔了滿地。

克魯瑟跳開。

丹尼爾，不慌不忙，慢慢靠近去。並且迅速瞄了房門一眼。說時遲那時快，伊萊傑已經堵在門口。

克魯瑟顯出滿臉的恐怖，想躲避丹尼爾。

「不要讓這傢伙……這機械人靠近！滾開，機械人！」

「停止，丹尼爾。」

伊萊傑發出命令。

丹尼爾，立刻停止，望着克魯瑟。

克魯瑟氣喘如牛，握緊拳頭，怒不可遏的臉，直瞪視兩人。

「夠了，克魯瑟，你爲什麼認爲丹尼爾是機械人？」

「只要一看，誰都會知道！」
伊萊傑，回頭看了丹尼爾。
「連絡警視廳說，因偏激的反機械人，要逮捕法朗西斯・克魯瑟。」
丹尼爾從命出去後，他回頭看克魯瑟。

人類就是人類

「除非得到情報，連專家問的機械人工學專家也沒有察出他是機械人。到警視廳後，要你好好說明為什麼知道。」
伊萊傑說。
「給我請律師！」
「當然，別急。」
伊萊傑，凝視克魯瑟。
「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你反對機械人。」
克魯瑟，不理不睬。

「我不是以警察身份來問你，是以一個地球人的立場。究竟你們組織，目的何在？」
「想返回自然。走出這個鋼鐵都市，種田過日子。」
克魯瑟，有氣無力地說。
「光用嘴巴說得很簡單。」
伊萊傑說。
「可是，要實行就難。到底，用什麼辦法，靠種田維持八十億的地球人口。」
「當然不是一天二天就能達成。一年，二年，不，化上五十年，一百年也好。花再多的時間也不在乎。可是，現在得開始行動。趕走機械人是第一步。拒絕太空人的干涉是第二步。然後，我們要走出這個鋼鐵都市，走到野外，享受外面新鮮空氣和陽光！」
克魯瑟，漸漸興奮起來，聲音高昂，義正詞嚴。
伊萊傑，溫和地反問。
「克魯瑟，你有沒有接觸過，所謂的外面新鮮空氣和太陽光？」
克魯瑟，很明顯地露出畏懼。
「沒，沒有……。」

「你也感到害怕吧。往那邊外面——」

說着，伊萊傑指了圓蓋遠處的地平線。

「沒有勇氣走出去吧？」

克魯瑟，堅決地回看伊萊傑。

「不錯，我也是懦弱的人。可是還有孩子們。孩子們是冒險精神的凝聚，又有勇氣。用我們的力量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推出外面。」

伊萊傑覺得，從心靈深處湧出一股莫名的衝動。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只是推出外面，讓他們餓死嗎？叫他們搶奪糧食，互相殘殺嗎？讓戰爭的血腥味，再一次復活在已經斷絕了幾百年的地球上，來殺死幾百萬的人類嗎？以此方法來減少人口嗎？」

克魯瑟想說什麼。可是，伊萊傑不停的說下去。

「你們所說的究竟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你們只是不負責的發洩不滿而已。」

伊萊傑感到血管中，熱血在沸騰。

「爲什麼要倒回歷史？爲什麼不往前邁進？根本不必要強制減少地球人口。往別的世界

做移民，發展到太空去嘛。返回自然是好，可是，不是這個地球的自然，返回別的行星的自然！」

克魯瑟，咯咯發笑。

「什麼話，太空人會允許？很早就禁止太空國家的移民了。」

「不是要移民到太空國家。要移民到新的行星。然後要建立和以前不同的新的太空殖民地。那才是地球人的命運！」

伊萊傑說着，發覺自己和太空人華士特夫博士觀點一致。

當然是華士特夫博士的話……可是，像是幾十年來他本身的抱負，滔滔暢流。

克魯瑟扭歪着嘴巴說。

「夢話。以我們目前的力量，有什麼辦法移民到別的行星。」

「借助機械人呀。」

「開玩笑！」

克魯瑟，激昂怒叫。

「絕對不要！寧死也不求助機械人。」

「到底，爲什麼不要？你有沒有澈底想過？」

伊萊傑，激動的說。

「我雖不喜歡機械人。可是，不可以有偏見。仔細想想，實在沒有理由怕機械人。由我來說，討厭機械人是因爲對機械人有自卑感。是因爲存有機械人比人類優秀的潛在意識在作祟。」

「說什麼瘋話！」

克魯瑟高聲大嚷。

「不，一點不錯。自以爲不如機械人。所以討厭機械人。老實說，不久以前，我也和你一樣憎恨機械人！」

伊萊傑，指着丹尼爾走出去的門。

「我已經有三天，晝夜不分地和那個機械人在一起。看丹尼爾吧。它比我高大，臂力也強，又英俊。造得和太空人一模一樣。記憶力知識等可以比美電腦，更難得的是再多的工作，也不會疲倦。沒有必要睡覺和吃飯。不怕疾病，不怕死。更用不着擔心被誘惑犯罪的可能。所以乍看，比我們優秀。」

伊萊傑，在這裡更全心灌注的說下去。

「不過，總歸是機械。什麼事情都可以命令它。就和那裏的電子計算機一樣。揍它一拳，計算機也不會回揍。丹尼爾也是如此。」

不知何時，克魯瑟靜靜地傾聽他的話。

「機械人是機械而不是人。再高明的科學技術，也造不出和人類有同等能力的機械人。絕對沒有對美的東西表示感動，或是，以道德基準，判斷事物的是非能力。對機械人來說，那樣的事情，根本就是無理要求。機械人的電子頭腦，看來很優秀，但也有限度。連最後小數點都計算得出來。不然的話，不能組合起來。人類的頭腦就不同。計算速度，也許慢，會健忘。會受誘惑，會悲傷，會痛苦。可是，隨時有一股，爲更高理想奮鬭的力量，那就是人類。所以，人類並沒有屈居機械人下方。人類不應該有畏懼機械人的理由。難道你不知這個道理！」

克魯瑟只是默默聽着伊萊傑熱誠的解說。

殺害機械人

伊萊傑的話，告一段落時，剛好丹尼爾回到房間來。

「伊萊傑夥伴。請來一下。」

他站在門邊，向伊萊傑招手。

「什麼事？」

伊萊傑疑惑的踱到旁邊。丹尼爾靠在他的耳朵邊囁囁地說。

「警察署正發生大騷動。又發生殺人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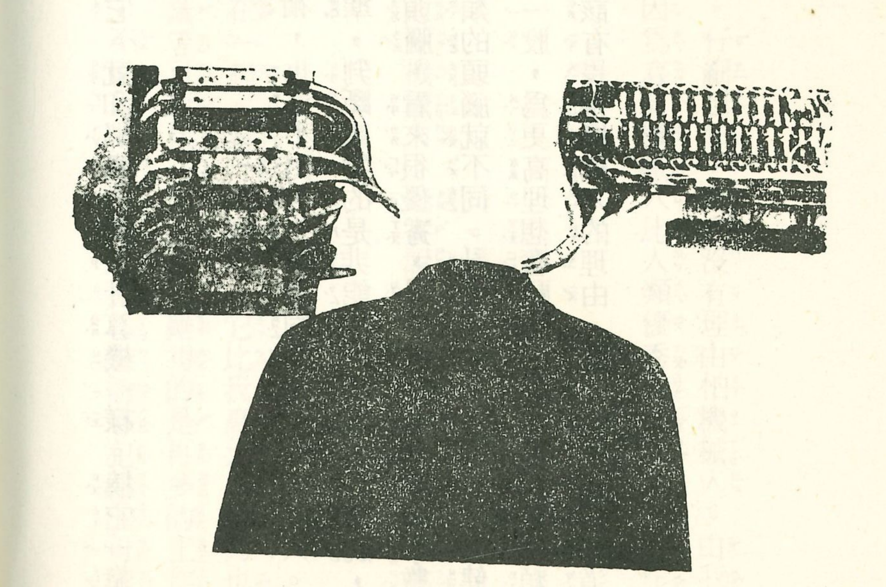
「什麼？」

伊萊傑目瞪口呆，看着丹尼爾。

「誰被殺了？」

「是R・山姆。」

「爲什麼是山姆！」



伊萊傑，瞪視丹尼爾。

「不是說殺人事件嗎？」

「我更正。發生了R・山姆的電子頭腦，完全被破壞的事件。」

「知道了。可是，那樣就使得總署大騷動嗎？」

「恩達比署長，暴怒如火。不管怎麼說，在公庭，公用的機械人，不知被誰破壞。署長說不管如何不逮到兇犯，絕不罷休。還叫你立刻回來。」

伊萊傑，回頭對克魯瑟說。

「克魯瑟，跟着來。」

克魯瑟不情願地起身。

三人一齊走出電子計算室，通過酵母農場，朝大門方向走。

在路上，克魯瑟忽然停下來。走到丹尼爾面前，迅雷不及掩耳的在機械人臉上，賞了一記耳光。

「幹什麼！」

伊萊傑大叫跳過來，從丹尼爾身上拉開克魯瑟。

克魯瑟不做抵抗。

「試看看而已。這樣心情平靜了許多。」

克魯瑟，訕訕笑着說。

丹尼爾，毫無反應地看着克魯瑟。被揍的面頰，既沒有紅腫，也沒有痕跡。

「最好不要那樣做，克魯瑟。如果我不及時阻止你的手，可能會傷痕累累了。」

克魯瑟只是嘻嘻笑。

到大門口，三人坐上巡邏車。伊萊傑駕駛，丹尼爾和克魯瑟坐後座。

丹尼爾坐旁邊，克魯瑟又顯得不自在，拉着臉，想儘量隔開丹尼爾。

「你害怕機械人搶走你的工作嗎？克魯瑟？」

聽到丹尼爾的聲音。

「不只是我的工作，連孩子的工作也會被搶走，沒多久，所有工作被機械人搶光，終於失業。」

克魯瑟咬牙切齒，回答丹尼爾。

「可是，有別的工作可做嘛。」

「別的工作？酵母農場的搬運工？那也算是工作！」

「不，不是的。假使你的兒女，受太空移民的教育——。」

「不要開玩笑！明知不可能的事，還一派胡言……。」

「不敢，誤會了。經過太空移民訓練學校出來的人，有一定的階級和收入，而且，保證將來有符合其能力的進昇。爲子女的將來着想，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嗎？」

「好傢伙，也不想想是什麼東西，倒教訓起我來了……。」

眼看着克魯瑟，就要抓摑機械人。

伊萊傑及時勸阻。

「丹尼爾，如果克魯瑟再出手，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斷他一、二根骨頭也無所謂。」

「他敢？機械人工學的第一原則，機械人不可傷害人類。」

「如果是防止別人或自己受傷害，打斷一、二根手臂，根本不妨事。」

克魯瑟不開口了。

沒有多久，巡邏車來到警察署。

伊萊傑，把克魯瑟交給拘留所的警官，和丹尼爾一齊登上電梯。雖然昇降機是比較快，

但這時候的伊萊傑，眞需要一點時間來理理頭緒。

「這麼一來，克魯瑟的訊問，就要改到明天了。」

丹尼爾，開口說。

「嗯。只好先辦R·山姆的事。但是……。」

他稍爲停頓一下，又說。

「這件事，一定有關連。」

「眞遺憾。克魯瑟的腦分析結果——」

伊萊傑望着丹尼爾。

「腦分析怎麼了？」

「你們進去電子計算室以後和最初的腦分析，有奇妙的變化？」

「喔……。」

伊萊傑想了一會兒，

「我告訴他從漢·華士特夫博士聽來的C·F文化……」

「意思是說？」

「就是說，接納機械人，使地球人類移民到其他行星的可能性。」

「原來如此……然後呢？對機械人做什麼樣的解說？」

伊萊傑苦笑了。

「一定要知道的話，告訴你嘛。我是說，機械人只不過一堆機械，畏懼、憎恨都是可笑的事。」

「大概也說過這樣吧？毆打機械既不會有感覺，也不會有回報。」

「說是說了。」

伊萊傑被看透心事，很是尷尬。

「這些和分析結果一致。克魯瑟君賞我耳光的理由也明白了。他是親自做實驗，想驅除恐怖心理。原來如此，這樣就可印證了。」

丹尼爾最後一句，好像說給自己聽。伊萊傑摸不着頭緒，想問清楚，那時電梯已經到了目的樓層。

進去署長室，看到恩達比署長，一付非常不開心的臉，坐在桌旁。像已往不高興時一樣，拿下眼鏡，用手帕擦拭。

看見伊萊傑，他咆哮地說。

「跑到那裏去了？現在才來。貝利刑事！」

伊萊傑剛要答話，發現署長旁邊坐有爵里凱爾教授，感到很驚訝。

「嗨，爵里凱爾教授，還在紐約嗎？」

「嗨，貝利刑事，又見面了。」

恩達比署長，又焦慮不堪地問伊萊傑。

「我在問你呀，貝利，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他閃亮着鏡片，

「警察署的全體職員都接受訊問。連我也不例外。還沒有接受訊問的只有你和R・丹尼爾。」

「R・山姆被毀的事，那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嗎？署長！」

「當然，在警察署內，公用的機械人，被故意搗壞。實在很不名譽。眞荒唐。我絕不輕易放過兇犯！」

恩達比署長說完，白了伊萊傑一眼。

「全部查過了。因爲你不在，大家感到奇怪。一直到現在，跑去那裏呀？」

「酵母街。丹尼爾也曉得。」

伊萊傑强抑着怒氣。回答這句後，反問署長。

「到底R・山姆是如何被毀？爲什麼知道不是故障？」

「由我來說明。」

爵里凱爾教授挿嘴。

「我因爲沒有急事，就多滯留幾天在紐約。也想和你商量再分析一次你的……那個機械人。」

他，執拗地望着丹尼爾。

「怎樣，可以答應我要求嗎？」

「只好對不起了。」

「不一定現在。以後可以嗎？」

伊萊傑沒有作答。

爵里凱爾教授接着說。

「於是，我想要與你取得連絡。可是你不在，也沒有人知道你的去處。所以拜託恩達比

署長，他叫我到本署來等——。」

署長繃着臉說。

「以爲有重要問題。你一直想要見教授。」

爵里凱爾教授接下沒說完的話。

「到警察署，連絡員交給我署長爲我準備的嚮導棒。可是。……不知是嚮導棒故障，或是不小心弄錯了溫度，走錯方向迷路。然後不知何時，來到那個小房間……。」

「一間照像用品室。」

署長補充說。

「對，可是，剛走進那裏，看到那個機械人倒在地板上。身體俯着……初步查看，發現壞得不能再修。意思就是死了。不，被殺害了！」

「死因呢——不，破壞原因是什麼？」

伊萊傑嚴厲反問。

「機械人右手拿着，長五、六公分，寬大約二公分，閃閃發亮的長形東西。其尖端碰觸機械人的頭。那是阿華線噴射器。」

「阿華線噴射器？」

伊萊傑難解地皺眉。

那是物理學的實驗器具，照射各種物質，試驗變化，極爲稀罕的器具。

「對人，不會有任何影響。可是，對機械人的電子頭腦來說，是最爲危險的器具。阿華線的能量，會把電子頭腦的回路，破壞得亂七八糟。那個機械人，自己拿阿華線噴射器，押在自己頭上，開了開關，於是立刻毀掉。以人類來說，等於死亡。」

署長，又從旁說。

「可是，機械人沒有自殺的理由，那個照像用品室也沒有放置阿華線噴射器。也不可能是R·山姆自己，從別地方帶過來的。是有誰叫他拿着，命令扭開開關。因爲機械人得服從人類命令。於是扭開開關。R·山姆因而死亡。」

「這樣的判斷，沒有錯誤嗎？」

「沒有。R·山姆倒下來方向的底片，都感光了。」

恩達比署長，對爵里凱爾教授說，

「麻煩您了，教授。這事件偵破以前，需要您留在紐約，其間會給您安排護衞。」

「有此必要嗎？」

爵里凱爾教授，看來因事態的嚴重而呆愣。

「有。這兇犯是非常危險的人物。爲了湮滅證據，說不定暗算你。」

恩達比署長，召來一個警官，陪爵里凱爾教授，回去旅舘。

動機何在？

等爵里凱爾教授走後，恩達比署長，看着伊萊傑，忽然嘆氣。

「兇犯就在我們署裏，伊萊傑。外人不能進來警察署襲擊R·山姆。再說，外人的話，應在外面下手。」

「有道理。」

伊萊傑同意。

「還有一點，兇器的阿華線噴射器，不是簡單得手的東西。兇犯就是能取得它的人之一。」

「可是署長，到底這事件的動機是什麼？有什麼必要，兇犯把R·山姆殺了？」

一直保持沈默的丹尼爾，突然對恩達比署長說。

署長稍爲躊躇了一下，回答說。

「警官同樣也是人。總是有人仇恨機械人甚至想毀滅機械人的吧？」

然後，白了伊萊傑一眼，露出使人非常難受的眼光。

「伊萊傑，你不是很厭惡R・山姆嗎？」

「憑這一點不能做爲殺害機械人的動機。」

丹尼爾說。

「當然。可是伊萊傑，你最後看到R・山姆的是什麼時候？」

伊萊傑，正面對着署長的臉。

「爲什麼呢？」

「並沒有特別理由。大家受到同樣訊問。」

「今天中午稍過後，我和丹尼爾使用你的房間。當時，R・山姆給我開了電子鎖。大概那時就是最後吧。」

「使用我的房間？那又是爲了什麼？」

「關於案件，有極秘密的相談。剛好你也不在，那裏是完全的防音設備，不能盜聽，覺得很適合。」

「原來是這樣……。」

恩達比署長，猶豫一下，沒有再問這個問題。

「那就是，最後看到的R・山姆嗎？」

「是的。不，過了一個鐘頭後，他用室內電話，連絡，所以還聽見他的聲音。」

「確是R・山姆的聲音嗎？」

「沒有錯。」

「絕沒有錯。」

丹尼爾也從旁插嘴說。

「時間呢？」

「大約是十四時三十分左右。」

「喔……那麼說，賓斯・巴烈特的嫌疑是……。」

恩達比署長，咬着嘴唇，自言自語說。伊萊傑聽見了，看看署長。

「賓斯怎麼了？」
「你知不知道，賓斯·巴烈特，今天到這裏來？」
「知道。可是署長，賓斯不是會幹那種事情的男人。」
「爲什麼？他有堂堂正正的動機。搶奪他的職位，讓他失業的是R·山姆。他有多失意、懊恨，我都能了解。大概總希望報仇。而且，他今天來過這裏。偶然碰見他，怒火中燒，從熟悉的放置場所，拿走阿華線噴射器，跟踪R·山姆後面，而後將他殺害——這種事是很有可能。」
「已經逮捕他了嗎？還是行踪不明？」
「還沒有，正在尋找，聽你的話後，他的嫌疑洗清了，應該停止追捕。」
「爲什麼？」
「賓斯·巴烈特是十四時離開警察署的，然而你十四時三十分時還聽到R·山姆的聲音。就是說，他離開這裏時，R·山姆還活着。」
「那就好。」
伊萊傑，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可是伊萊傑，你在十四時三十分，和R·山姆通過話，他是說了些什麼？」
伊萊傑，怔住。恩達比署長想說什麼？他稍微思考以後，小心地開口。
「記不得。」
「爲什麼？」
「大概不是什麼重要事的緣故吧！還有就是沒多久，我們離開這裏到酵母街，所以忘掉了。對了，署長，我們在酵母街——。」
「稍等，伊萊傑。今天，你太太到過這裏，是吧？」
「……。」
「查過了。今天出入警察署的人，都調查過了。證人也很多。」

「知道了。裘西是來過。」

「裘瑞白洛，爲什麼來這裏？」

「私人事情。」

「那方面的？」

「不足爲道。倒是署長，阿華線噴射器是來自什麼地方？查出來了嗎？」

「查出來了。」

恩達比署長，草率地說。

「什麼地方？」

「是威廉斯堡原子力發電所。」

伊萊傑感到意外。

「那麼，用什麼方法拿出來的？」

「不，不知道。說是不知何時不翼而飛了。」

「那就奇怪了。像那種特殊實驗器具的出入，應該是相當嚴格。有負責人吧？再嚴厲訊問……。」

「伊萊傑，那有別人在做。你擔當的是太空人兇案。用不着你干涉到機械人的案件。你做你的工作。訊問完了。」

恩達比署長毫不留情，以責罵的語氣說。然後，

「無論怎樣，查出動機，這件事，馬上就會解決……。」

他自言自語地說。

伊萊傑，咬緊牙根，默默看着署長。此時，在心中，突然靈機一動。

(原來如此。署長想着那樣事情——裘西，威廉斯堡原子力發電所、動機、然後阿華線噴射器。全部都是R·山姆和一個人連結的事情嘛！)

「伊萊傑，不要發呆，快回去工作。我很忙。」

恩達比署長，要趕走似地說。

伊萊傑，默默站起，走出去。

丹尼爾，跟在後面來。

背黑鍋

伊萊傑，回去工作以前，到警察署裏面的餐廳，吃過時的晚飯。邊吃邊想。簡直是食不知味。甚至吃完了，還用叉子在盤子上，像頑童似地塗劃一陣。

突然，他叫出來。

「不是開玩笑！」

然後，迅速回頭找靜坐在不遠處等待他的丹尼爾。

「丹尼爾！」

丹尼爾，離開座位，來到伊萊傑的桌旁坐下。

「什麼事，伊萊傑夥伴。」

伊萊傑，對着丹尼爾，一句一句鄭重地說。

「你會協助我嗎？」

「什麼樣的協助？」

「不用多久，我會再受到署長的訊問。也許會被問裘西參加地下組織的事情。我會否認。我要你在那時，不要說出來。」

「可是，那樣會歪曲事實啊。」

「我知道。爲了某種理由，目前需要隱匿事實。現在要給你說明理由之前，先要知道你要不要給我協助。」

丹尼爾，足足有二秒鐘，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伊萊傑眼睛，

「了解了。我會協助你。可是你要知道，如果，署長直接問我的話，我是不會隱瞞的。因爲我的電子頭腦構造是不能否定事實的。」

「當然呀，到時只好認了。只是不要自動提供情報而已。做得到嗎？」

「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正當理由——就是說，不可因爲我的緘口，而傷害別人爲原則。」

伊萊傑答應。

「你若洩露了，我和裘西會受傷害。就是說會披上殺害R・山姆的冤屈！」

「那就怪了，伊萊傑夥伴。因爲，你沒有殺害R・山姆的事，我知道得最清楚。」

「你是機械人。機械人在法律上，不能當證人。然而對我的行動，能作證的只有你一人。」

丹尼爾終於領略「原由」並且同意了。

伊萊傑繼續說。

「署長剛才一直說動機。賓斯·巴烈特，有殺死R·山姆的動機。可是他有證人。還有一個，和賓斯同樣有殺死R·山姆動機的人。」

「那是誰，伊萊傑？」

「是我，伊萊傑·貝利。」

丹尼爾，表示「不解」地搖搖頭。

「聽着，今天裘西來見我時，R·山姆出去接待。裘西當時的情緒，非常激動。那事，R·山姆也知道。如果恩達比署長感興趣，只要一查，立刻查得出來裘西是地下組織分子。被查出來刑事的妻子是違反法律的組織分子，將引起很大問題。我當然免不了慘遭革職。就是說，我爲了阻止R·山姆的告密，把他消滅。」

「不要想太多，伊萊傑夥伴。不認爲想法誇張了一點？」

「沒有的事。這是爲了要我蒙上殺害機械人的罪名，經過慎重計劃的陰謀。」

伊萊傑，向前挺出身體。

「想過以後，一切都符合現在的推理。爲什麼使用阿華線噴射器來殺害機械人？這是相當危險的手法。第一，很難弄到手，得手了也很快就查到出路。所以說，兇犯要使用阿華線噴射器。」

「那是爲什麼？」

「好嘛，丹尼爾。那個阿華線噴射器是從威廉斯堡發電廠被盜的。昨天，被反機械人運動者襲擊的時候，你和我，通過威廉斯堡發電廠。曾留有記錄，想瞞也瞞不住。就是說，我有盜阿華線噴射器的機會。」

丹尼爾，冷靜地補充。

「然而我是機械人，不能證明你沒有偷盜阿華線噴射器。」

「而且，R·山姆被殺時間，是你和我離開警視廳不久……就是說，我是看到活的R·山姆，最後的一個人。」

「署長是你的親友。會相信你的話。」

「但是，署長也有自己的立場，如果這件事不了了之，他會受到市長的評擊。而且，他已經開始懷疑我。不，開始相信我是殺害R·山姆的兇犯！」

伊萊傑，用銳利的眼光，巡視餐廳裏面。

「你打算怎麼辦，伊萊傑夥伴？」

丹尼爾問。

「辦法只有一個。刻不容緩的找出殺害賽頓博士的兇犯。」

「你是說賽頓博士事件的兇犯和殺害山姆的兇犯是同一個人嗎？」

伊萊傑，肯定地點頭。

「正是如此。爲什麼我被披上殺害山姆的寃名。當然想把我趕出警察界，那麼，爲什麼要趕我走？想把我從賽頓博士事件的搜查上面拉下來。兇犯感到我的危險性。大概，我們比自己想像，還更接近賽頓博士被殺事件的眞相。」

伊萊傑，舔舔嘴唇。

「兇犯，還是不會錯，一定就是反機械人主義者的地下組織分子。知道我們經過威廉斯堡發電所，能即時利用它，讓我背上黑鍋，除了追踪我們過來的人以外，還有誰？」

伊萊傑，以好奇的心情，望着丹尼爾沈着平靜的臉。丹尼爾是機械人。是機械。然而現在，伊萊傑感到，他比全世界任何一個人都値得信賴和親切。

丹尼爾强壯、忠實，不自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友人。

而且，現在伊萊傑需要丹尼爾的幫助。

「拜託，丹尼爾。助我一臂之力。來解決這個事件。」

可是……不知何故，丹尼爾斷然搖頭。

「眞可惜，伊萊傑。我不能幫助你。」

丹尼爾，毫不猶豫地說。

太空都市的決定

「爲什麼，丹尼爾，是爲了什麼？」

伊萊傑，堅決追問。

「我和華士特夫博士連絡過。」

「什麼？」



伊萊傑，吃驚地問說。

「什麼時候？」

「你在吃飯的時候。」

「用什麼辦法？」

「我的裝備，有必要時，隨時可以和太空都市取得連絡的通信機。我報告華士特夫博士，自開始以來的事情。結果，太空都市方面，今天決定中止賽頓博士被殺事件調查。然後廢止太空都市，要永遠離開地球。」

丹尼爾，將這件大事，以溫和的語調，輕鬆的說出來。

「所以，我不能協助你。從今天起要回到太空都市。你要自己澄清殺害R・山姆的嫌疑。」

伊萊傑，茫然地聽着丹尼爾所說的話。

乍聽眞不能相信是眞的事情。

太空人會放棄太空都市，離開地球？……如果，早在四、五天前聽到的話，那將是，全世界最痛快，也是他一生中最痛快的消息。

地球人，將從長年壓抑他的太空人手裡解放出來，有的是自由。再也不用掛慮太空人的事情。再也不用被迫迎納討厭的機械人，再用不着聽從太空人的指使。

眞的會歡欣鼓舞。

但是……不知何故，伊萊傑，完全不能感覺那種歡愉。

不，不但是那樣，甚至感到現在太空人撒手一走，將來的地球，人類的前途，會變得一片黑暗。

感到唯一倚賴的命繩斷掉的沮喪。

而且……如果現在太空人撤走，最爲難的是他本身。

不用說要查出殺死賽頓博士的眞兇，他將因殺害R・山姆的罪名，被逐出警察界。不，說不定，被關在鋼鐵都市最下層的監獄，渡過漫長的一生。

伊萊傑，看了看錶。

是二十一時四十五分。

(再二時十五分，今天就要結束了……啊，眞疲倦。)

眞想抛開一切，睡個大覺。

他，望着丹尼爾嘮起來。

「到底爲什麼，太空人那麼匆忙決定這件事情？」

丹尼爾，抬起眉頭。

「不知道嗎？」

「不知道。」

「太空人造太空都市，是爲了使地球人，有新的發展——就是要激發其勇氣，再一次進展太空。」

「那已經聽過了。」

「因爲很重要，才反覆說明。太空人想找出殺害賽頓博士的眞兇，也並不是要替賽頓報仇。相反地，想借機說服其他太空國家政府要想使地球和地球人自生自滅的主張。」

「那事，也從華士特夫博士那兒聽過了。」

伊萊傑，走近丹尼爾身邊，用激動的口氣說。

「既然這樣，你們要丢棄太空都市——等於是棄地球於不顧，而返回原來的星球。究竟

爲了什麼？殺害賽頓博士的眞兇，呼之欲出，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所有線索都有了，只剩一個——只那麼一個動機齊全了，事件就解決了。只那麼一個就夠了。」

伊萊傑的聲音，充滿焦灼和悔恨。

丹尼爾用冷靜的眼光，凝視伊萊傑。

「不管如何，爲什麼太空人要中止賽頓博士事件的調查？」

丹尼爾，簡潔的說。

「那不用說，是我們的計畫，完全達成了。我們確信從此地球人會進出太空，開拓新的行星殖民地。」

「嘿。那又是爲了什麼，一下子變得如此樂觀呢。」

伊萊傑，巴不得有更難堪的挖苦。

「難道說太空人就是那麼善變嗎？」

「不是的。」

丹尼爾，斷然搖頭。

「有長久的一段時間，太空人屢次更換地球的經濟方式，致力於改進地球人的思想。可是，太空人越是努力，地球的反機械人運動越是猖狂，看來太空人的目的，沒有達成的一天

。」

伊萊傑，忍着煩躁不安，靜聽丹尼爾的話。丹尼爾繼續說。

「第一次發現，需要完全改變我們計劃的人，是賽頓博士。他主張，最低限度也得找出和我們太空人，有同樣心胸的地球人。然後，勉勵幫助那樣的地球人。然而，這運動的推廣並不是從外面做強權壓迫，而是從內面做恒心的培養。爲了這事，先觀察一段時期，無非是尋找有此條件的地球人。看是不是符合理想。伊萊傑，你就是被選上的實驗台。」

「我嗎？實驗台？」

伊萊傑，怒不可遏，搶前一步，靠到機械人旁邊。

「當初，恩達比署長，推薦你過來擔當這件事的時候，我們已將你的一切，做過縝密的調查，當然，也做過完全的腦分析——那時……你來到太空都市，和華士特夫博士會談，就是暈厥過去的時候。」

伊萊傑，想到那件事情，感到一股怒火在體內上昇。暫時忘却的對太空人和機械人的懷恨，從心底油然產生。

「你們是說把我當做物體來解剖？結果知道了什麼？」

「知道你是出類拔萃，是個領導人物。你對過去地球的歷史，有正常的興趣，並不是無爲地緬懷過去，爲不再回來的日子悲傷的人，雖然你很現實，但，並不能滿足現在的圓蓋都市，鋼鐵的洞穴生活。你雖有强烈的性格，但不是盲目的狂信者。而且，你單槍匹馬直入人人畏懼的太空都市，對太空人，有勇氣詰責太空人的陰謀。這樣的人物，正是能配合我們實驗的人。」

「究竟是什麼實驗？想證明什麼？」

「地球的將來，要廢棄圓蓋都市，進出太空，重新開始太空移民……把這個思想移植到你心上的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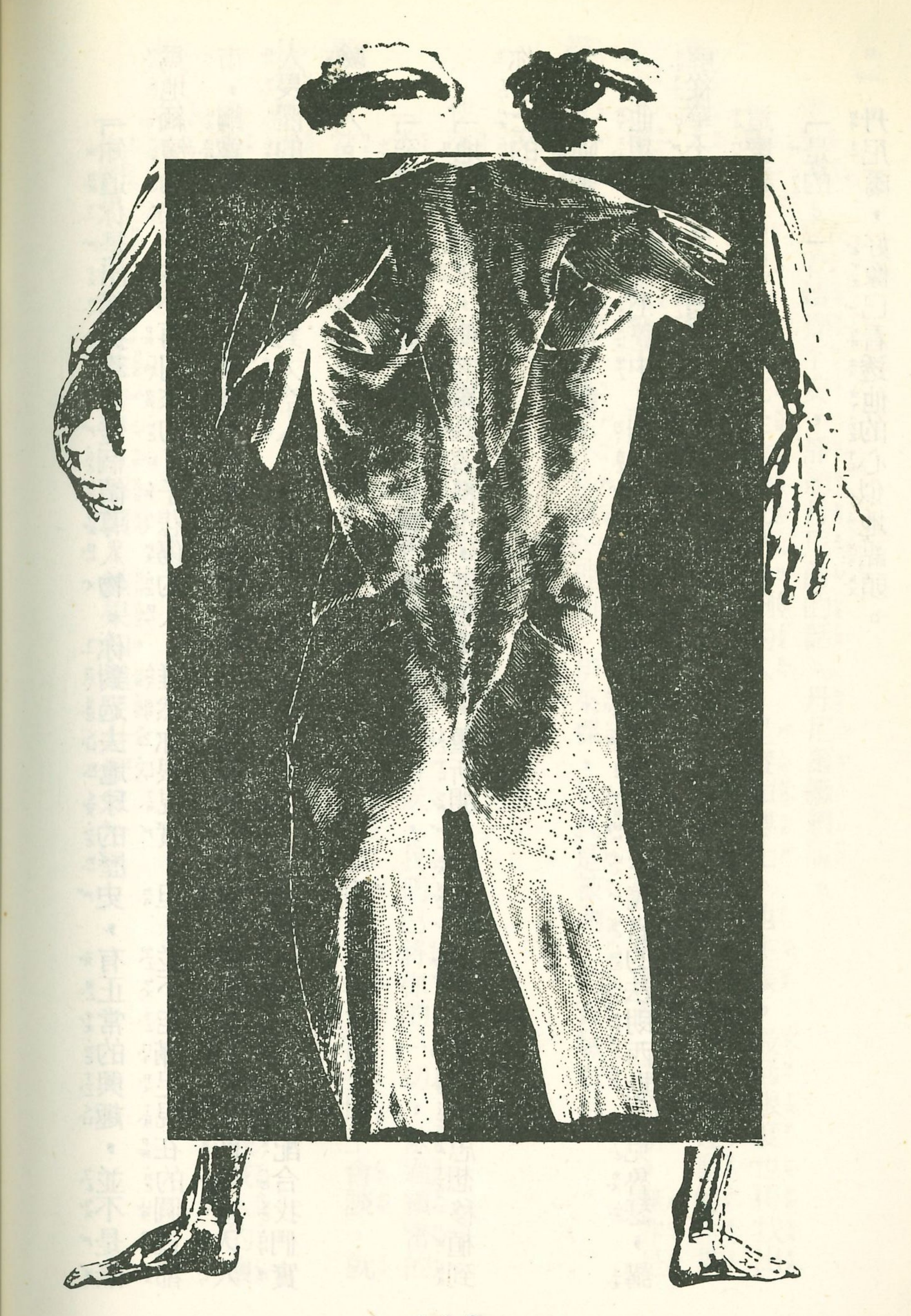
一陣戰慄，侵襲伊萊傑。

他想到在不知不覺中，對同事的諾利斯刑事和反機械人主義者的法朗西斯・克魯瑟，講解從華士特夫博士聽來的一席話。

這麼說……。

「是的。」

丹尼爾，好像已看透他的心似地點頭。



「連那個頑固的反機械人主義者的法朗西斯·克魯瑟也被你說服了。」

「沒有那一回事。他徹底反對。如今還不能相信太空移民。」

「不見得。」

丹尼爾，婉轉地做反對。

「進入電子計算室和出來時的法朗西斯·克魯瑟的腦分析結果，迥然不同。雖然嘴上還是反對，再努力說服的話，他一定會相信太空殖民。你的說服力，眞是了不起。」

丹尼爾，再說下去。

「再說，反機械人主義者裏面，有很多像法朗西斯·克魯瑟的人。你的太太，裘西也是屬於這個類型。就是說，反機械人主義者，不一定就是太空人的敵人。相反地，是能變爲我們朋友的人。」

丹尼爾，莞爾一笑。

「我把這些事情，報告華士特夫博士。博士認爲計畫已達成，於是中止賽頓博士殺人事件的搜查。你能了解嗎？伊萊傑。」

伊萊傑，久久不作聲，直看着機械人。

好像了解。又好像有被騙的感覺。而覺得最受不了的是，自己被太空人和丹尼爾，當做一個傀儡，任意耍弄。

當他從忘我之境，恢復過來時說。

「不過，丹尼爾，就這樣，沒有把這件事做解決的話，太空國家不會輕易放過吧？歐洛拉的政府一定會對地球要求損害賠償。可是，到時候地球人不會再忍耐了。抱著寧為玉碎的決心，發動反抗。這會是好的結果嗎？」

「絕對不可能有那種事。歐洛拉的政府絕不做一切賠償的要求。不但如此，廢止太空都市以後，地球再不受一切干涉。」

「但是……。」

從伊萊傑口中，流露出來痛苦的言詞。

「但是，叫我怎麼辦，丹尼爾？我會被加上殺害R．山姆的罪名，從警察界放逐。到時，裘西和彭得里，從第二天就開始流浪……。」

丹尼爾的鏡片浮上一片雲霧。

「伊萊傑，我替你難過。可是為了全體人類的利益，只好犧牲個人。賽頓博士也有太太

，兩個小孩和妹妹。他們因為找不出殺害親人的兇犯繩之以法，雖然感到悲胸憤塡。也得忍耐，回到故鄉去。」

「兇犯就要找到了。為什麼不再等呢？」

「已經沒有那個必要了。有時反而沒有好結果。」

「說得太無情了，丹尼爾。那麼總而言之，賽頓博士事件，只不過是用來研究地球人的藉口而已。從一開始，所謂的搜查賽頓博士殺人犯一事，你們曾將它當做一回事嗎？太對不起博士了！」

「不，我們也想捉到兇手。可是衡量一下衆人和個人的利益，不得不罷休。現在繼續搜查下去，反而把事情搞砸。」

「是這樣嗎？……犯人有可能就是反機械人運動分子，所以要避免和那個人物造成敵對立場？」

伊萊傑滿腹苦水。

「明白地講，就是那樣。」

丹尼爾，泰然回答。

「裝在你電子頭腦的正義回路怎麼了？難道故障了？你對違反正義的事，竟然沒有感覺？」

可是，丹尼爾仍然無動於衷。

「應該知道這個道理吧，伊萊傑。正義也有分大正義和小正義。在大正義之前，小正義難免受忽視。」

（呸，多嘴的傢伙！）

伊萊傑在心中咒罵。可是，得想辦法說服，他絞盡腦汁拚命想。

「難道，你沒有好奇心嗎？想解開事件謎底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什麼？」

「想廣泛搜集知識的慾望。」

「那樣的慾望，我也有。如果，不是實用的知識，就不想要。我沒有地球人的習慣，在身上擺那麼多不必要的東西。」

丹尼爾突然俏皮地說。

「好比說像恩達比署長的眼鏡，就是沒有一點用處的裝飾習慣。我無論如何也不能了解

那種心理。」

剎那間，伊萊傑驟然在腦裡，受到激烈的衝擊。

恩達比署長的眼鏡！

對了，就是這個！解開事件最後的線索！

他的頭腦，開始以猛烈速度回轉。

一切事物，急轉而下，他明確地，將兇犯，將手法，解破了！

伊萊傑傳向丹尼爾。

「丹尼爾，太空都市打算今天爲止，中止賽頓博士殺害事件的搜查？」

「是。」

「可是，今天還沒有完。」

他看了看錶。

「現在是二十二時三十分。到午夜還有一時三十分。」

伊萊傑，把手搭在丹尼爾臂上。

「在這時間內就好，和已往一樣，協助我的搜查，丹尼爾。我有個想法。一定能在短時間內偵破事件。決不會讓你們有損失。」

丹尼爾，凝視伊萊傑一、二秒後，開口說。

「知道了，伊萊傑夥伴。今天以前，我會盡力協助你。」

他再度稱呼伊萊傑為夥伴！

伊萊傑簡潔說。

「你能要到太空都市留存殺人現場的電視錄影副本嗎？」

「可以，伊萊傑夥伴。」

「即時要來。」

「用警察總署的送信機，十分鐘就到。」

「拜託！請趕快！」

謎底揭曉

二十二時四十五分，伊萊傑和丹尼爾，再度出現在出現恩達比署長房間。伊萊傑口袋裡面，有丹尼爾剛自太空都市電送過來的電視錄影副本。

恩達比署長，面帶惱色坐在大桌子前面玩弄他的眼鏡。突然說。

「你昨天去威廉斯堡原子力發電廠是吧？」

「去了。」

「為什麼沒有說？」

「打算問的時候說。」

「不高明。真是不高明！」

恩達比署長，忿忿地說。

「你的意思是想說，我有機會拿到，殺害R．山姆的兇器阿華線噴射器？如果是的話，可以問問丹尼爾。我只是通過發電廠而已。」

署長的臉色，越發得難看。

「你應該曉得，機械人的證言是不管用的。」

然後，將身體跨過桌子問說。

「你說裘瑞白洛到這裏來的理由，是私人的事情，真的嗎？」

「真的。」

「可是，她是想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偏激派反機械人主義者的地下份子呀。算了，否認也沒用。我已經有證據。克魯瑟決定作證『裘瑞白洛・貝利是組織的一份子』。」

恩達比署長，睨視伊萊傑。

「裘西出席幾次，空想而毫無行動的集會是真的。並不值得誇張。」

「可是，市長才沒那麼想。議會也是一樣。大概會把你交給審問委員會吧……。」

「然後，以殺害R・山姆的嫌疑，受審是嗎？」

恩達比署長，眼光緩和，嘆口息。

「無可奈何啊！伊萊傑。你有太多不利的證據。你討厭R・山姆。R・山姆是無人不曉。也知道裘西是為了所屬組織的事情來找你。R・山姆知道這些事。你怕R・山姆洩露出來。還有你在威廉斯堡，有機會拿到兇器。就是說，動機和機會都具備……。」

「是陷阱。」

伊萊傑，堅決地說。

「這一切是很巧妙而又慎重計劃出來的陷阱。」

恩達比署長，很生氣地看着伊萊傑。

「不要胡言亂語，伊萊傑。那樣的說法，是犯罪者窮途末路的反擊。委員會不但不同情，反而更加反感。」

「用不着同情。反感也無所謂。」

「不要無理取鬧！」

「不是無理取鬧，這是真兇怕我暴露賽頓博士被殺事件的真相，精心設計的陷阱。我已經明瞭一切。」

「說什麼！」

恩達比署長咆哮。

伊萊傑看看錶，已經是二十三時。

「你打算說什麼，伊萊傑。以前你在華士特夫博士前面，鬧過笑話。再有第二次就不原諒你了。」

署長用銳利的眼光，瞪着他說。

「這次絕錯不了。」

「到底想說什麼呀？」

「替我想看看吧，究竟是誰，替我設計陷阱。那一個人一定知道，我昨晚傍晚，走過威廉斯堡發電廠。」

「說的也是，他是誰呀？」

「在這之前，我就被反機械人主義者團體監視，追踪。其中的一個，跟踪我，看到我和丹尼爾走過發電廠。」

「有理，法朗西斯·克魯瑟也是其中之一吧。好，等一下訊問的時候，要叫他將一切知道的事，吐露出來。」

恩達比署長，稍爲恢復沈靜說。

「原來如此……克魯瑟看到你進去威廉斯堡發電廠。他以前就知道，裘瑞白洛是組織份子之一。於是計劃陰謀殺害R·山姆，嫁罪於你。首先串通發電廠的夥伴，把阿華線噴射器弄到手，接着連絡在警視廳的夥伴，殺害R·山姆。然後逼你辭職……。」

恩達比署長，說到此停止了。

「這樣子是行不通的呀，伊萊傑。同謀的人太多，理由也太牽强了。再說，不管如何，太空都市發生兇案的夜晚到早上，他有確實的證人。剛剛才知道。把他當做兇犯實在說不過去。」

恩達比署長，把手搭在伊萊傑肩上。

「喏，伊萊傑，看開一點，辭職算了。那樣的話，我可以想辦法向委員會說幾句好話，保你不致於降級……在市政府或是其他部門，替你找一個新的職業……。」

「不感興趣。」

恩達比署長，失望地垂下頭。

「這麼說，沒有辦法可想了。」

「不一定。第一，我並沒有說克魯瑟是兇犯。反機械人主義者沒有錯，可是還有比克魯瑟更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那又是誰？」

恩達比署長，疑惑不解地看着伊萊傑。

「那個男人，知道裘西是地下組織份子。其實裘西只不過是其中的小嘍囉而已。」

「說不定裘西是眞正重要的人物呢。」

「署長，克魯瑟眞的招供，裘瑞白洛·貝利是地下組織份子？」

恩達比署長，臉色鐵青。

「你是說我在扯謊。」

「只是奇怪。裘西在平常，絕不用裘瑞白洛這個正式的名字。克魯瑟，爲什麼會知道。」

署長的臉色變紅。

「啊，或許是我的錯誤。我已習慣叫裘瑞白洛，所以順口說了。克魯瑟可能說『裘西·貝利』。」

「是這樣嗎？克魯瑟眞的說了嗎？不是你自彈自唱的嗎？」

恩達比署長，聽得目瞪口呆。然後用低沈的聲音說。

「你瘋了？貝利。」

「我很正常。」

伊萊傑走近署長一步。

「今天午飯後，你到那裏去了？至少有二個鐘頭，不知去向。」

「是我在訊問你呀，貝利。」

「那麼我替你回答吧。你是去了威廉斯堡發電廠。」

恩達比署長，踢開椅子站起來。額頭上滲出冷汗。

「你到底想說什麼？」

「回答呀，恩達比，有沒有去發電廠。」

「你，你侮辱上司。你被停職了，熱線鎗和徽章交出來！」

署長喊叫。

「辦不到。請聽完我的話。」

「不要說了。你殺害R·山姆的罪行難逃



。自己技窮了想把嫌疑往我身上推？」

「恰好相反。你才是嫁禍於我的主謀。」

「住口！伊萊傑·貝利，我要逮捕你！」

恩達比署長，用沙啞聲音說，伊萊傑早就把腰間的熱線鎗拔出做好架勢。

「試看看，我想說完我想說的話。誰想阻礙，我就不客氣了。」

署長圓睜着暴怒的雙眼，釘著伊萊傑和熱線鎗看。

「不要抗拒，伊萊傑。否則將你送進精神改造院。用熱線鎗嚇唬我，就可叛刑二十年了。把鎗繳回！」

突然，丹尼爾以閃電般的敏捷，採取行動。

迅雷不及掩耳，衝到伊萊傑身旁，緊緊壓下握着熱線鎗的手腕。

「不行，伊萊傑夥伴。不可以用武器對付署長。」

「放手，丹尼爾。」

伊萊傑想掙開手，可是機械人的力量，強大得像老虎鉗，使伊萊傑動彈不得。

「不行，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人，把危害加在另一人身上。」

署長，跳起來大聲喊叫。

「把這傢伙的熱線鎗拿下來，丹尼爾。逮捕他，把他丟進拘留所！」

伊萊傑趕緊說。

「我沒有打算動鎗。只是現在，我不想被逮捕。丹尼爾，你答應要幫助我解決事件。還有四十五分呀。」

丹尼爾，仍然壓着伊萊傑的手腕，向署長說。

「恩達比署長，准許貝利刑事發言。」

「無聊！沒有閒工夫聽他的！」

「這是不公平的。」

「機械人不應該向人類發佈命令的啊。」

「這是太空人都市的漢·華士特夫博士的忠告。我現在，正和博士連絡。」

「說什麼……用什麼辦法和他連絡？」

「用我身上的通信機。華士特夫，早就聽到剛才的對話。如果不允許貝利刑事發言，表示你心虛。」

恩達比署長，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來，崩潰似地整個人癱瘓。

丹尼爾放開伊萊傑的手腕。他把熱線鎗放回鎗套。

「當時，你是去威廉斯堡發電廠。並且帶出阿華綠噴射器，將它交給R．山姆，命他『靠在頭上扣板機』。因此山姆死亡，你把一切加罪於我。然後，利用爵里凱爾教授訪我的機會，故意給他，做過手腳的嚮導棒，帶到照像用品室，讓他發現R．山姆的死骸。」

「沒有任何動機嘛！」

恩達比的叫聲，幾乎像哭聲。然後拿下眼鏡，抽出手帕來擦眼鏡。

「什麼地方有我殺R．山姆，加罪於你的動機？」

「因爲R．山姆知道得太多。而我太逼近事件的眞相，所以必需將我放逐。」

「說，說什麼？聽不懂你在胡扯些什麼。」

「五天前，太空人賽頓博士被殺。殺害博士的是你，署長。而R．山姆知道那件事。」

友情

恩達比署長，驚駭地悚慄身體。

「伊萊傑夥伴，你錯了。恩達比署長不可能殺賽頓博士。」

丹尼爾插嘴說。

「請聽我說。有階級比我高的刑事，爲什麼恩達比偏讓我擔當這案件。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和他大學朋友，而我是後學晚輩。他認爲我絕不會想到既是前輩，又是朋友，再加上是上司的他是兇犯。」

伊萊傑注視恩達比的臉說下去。

「第二是想，如果我接近眞相時，可以利用裘西是秘密組織份子的事實來威脅我，逼我撤手。」

「不是！」

恩達比軟弱地說。

「我不是地下組織份子。根本不知道裘西是組織中人。你鬼扯！」

他向丹尼爾說。

「丹尼爾，對太空都市的關係人說，這都是胡言亂語，都是說謊。」

丹尼爾沒有回答。伊萊傑提高聲音說。

「絕對不是胡扯！證據有很多。首先，丹尼爾是機械人的事情，爲什麼那麼快，就傳到反機械人運動的地下份子耳朵裡。署長以前說過，鞋店的閒人裡面有專家，是那個男人識破丹尼爾。但是我不相信。我初次和丹尼爾相見時，深信是太空人。也沒有別的人看出破綻。甚至——。」

伊萊傑停了一下，想過後再說。

「連那位地球最高權威的機械人專家的爵里凱爾教授，沒有得到暗示以前，也沒有識破丹尼爾是機械人。那爲什麼有那樣的謠言傳開？當然是反機械人運動的份子，從開始就知道這件事。是地下團體的主力人物洩露情報。只有太空人、我和丹尼爾以及恩達比你自己知道他是機械人。我既沒有說，丹尼爾也不會說，太空人更沒有理由說。剩下來只有你一個人！」

「那不能做爲證據。說不定警視廳有地下份子的間諜滲透！」

「你比誰都清楚，不可能有那一回事。」

伊萊傑沈着地望着更顯得混亂的警視廳署長的臉，繼續說下去。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事情應驗了。你看見我接近眞相就煩惱，看到離遠就又放心。我

訪問太空都市的時候，你焦慮得不知如何是好，當我判斷錯誤時，又是高興得幾乎瘋狂。可是我邀請爵里凱爾教授，你又開始煩惱——。」

丹尼爾，突然擧起手。

「什麼事？」

「大體來說，知道了他可能是反機械人主義者的有力人物，又嫁禍於你的事情。可是，還不足以構成殺害賽頓博士的嫌疑。」

「就要知道。我邀請爵里凱爾教授的理由，是認爲在這個殺人事件裏。機械人絕對有扮演一個角色。我必須弄明白這件事。丹尼爾，這是人類和機械人合作的犯罪。」

「人類和機械人合作的犯罪？不能想像這樣的事。」

「爲什麼？你們對CF文明——人類和機械人協力的文明有信心，對這麼單純的CF犯罪不能了解？」

丹尼爾表示懷疑。

「我來說明吧，機械人能在地面上自由行走。但是不能殺人。另方面，人能殺人，可是晚上不能一人在地面上行走。把這些湊合起來變成什麼？」

「噢！」

丹尼爾發出很像人類的聲音。

伊萊傑，深深點了頭。

「就是這樣。首先，恩達比讓R．山姆握着鎗，告訴他目的和出發時刻。然後恩達比本身，循着往常的步驟，進入太空都市。進入太空都市後，他在別的門口和R．山姆碰頭，把熱線鎗接過來殺死賽頓博士。然後再把熱線鎗還給R．山姆。R．山姆帶着鎗，再度走過地上，返回紐約圓蓋。過後署長假裝剛剛知道賽頓博士的死亡——。這就是事件的眞相！」

丹尼爾，靜靜聽完伊萊傑的話後，慢慢搖頭。

「很遺憾，伊萊傑夥件，我不能心服。第一，你的推理，看來很合乎邏輯，就是缺少證據。第二，我以前說過，案發當時，我做過他的腦分析，明白顯示他不會殺人。就是說他不可能是兇犯。」

「多，多謝，丹尼爾……。」

恩達比的臉上，好像又恢復自信。

「我不知有什麼原因，遭受你這樣不實的攻擊。但是，到此地步，只好移送委員會，徹

底追求眞相。要有心理準備。」

「等一等，看過這個以後再說。」

伊萊傑從口袋，掏出電視錄影機的立體底片。

恩達比署長，由於驚愕而後退。

「那，那是……什麼？」

「不是炸彈。是實況錄影。現在放映一下。」

「有什麼東西照在裏面？」

「看了就知道。」

伊萊傑，稍爲躊躇一下壓下電視錄影機的開關。

說眞的，他也不清楚，裏面照的是什麼。他所期待的東西，究竟有沒有照出來？完全沒有自信。如果，他所指望的東西，沒有留影那時……他就完了。

他壓下開關。

署長室牆壁的一部分消失，代而浮上來另一個房間的光景。

因爲是立體電視的關係，宛如置身另一個房間。

在那個房間地板上，一具慘不忍睹的焦黑屍體躺在地板。看到此景的恩達比署長發出很怪的聲音。

「嗚嗚嗚……爲……爲什麼叫我看……。給我關掉！」

「不行。還要看更清楚。」

他這樣說着，瞄了一眼自己的手錶。

只剩下十分鐘。

伊萊傑開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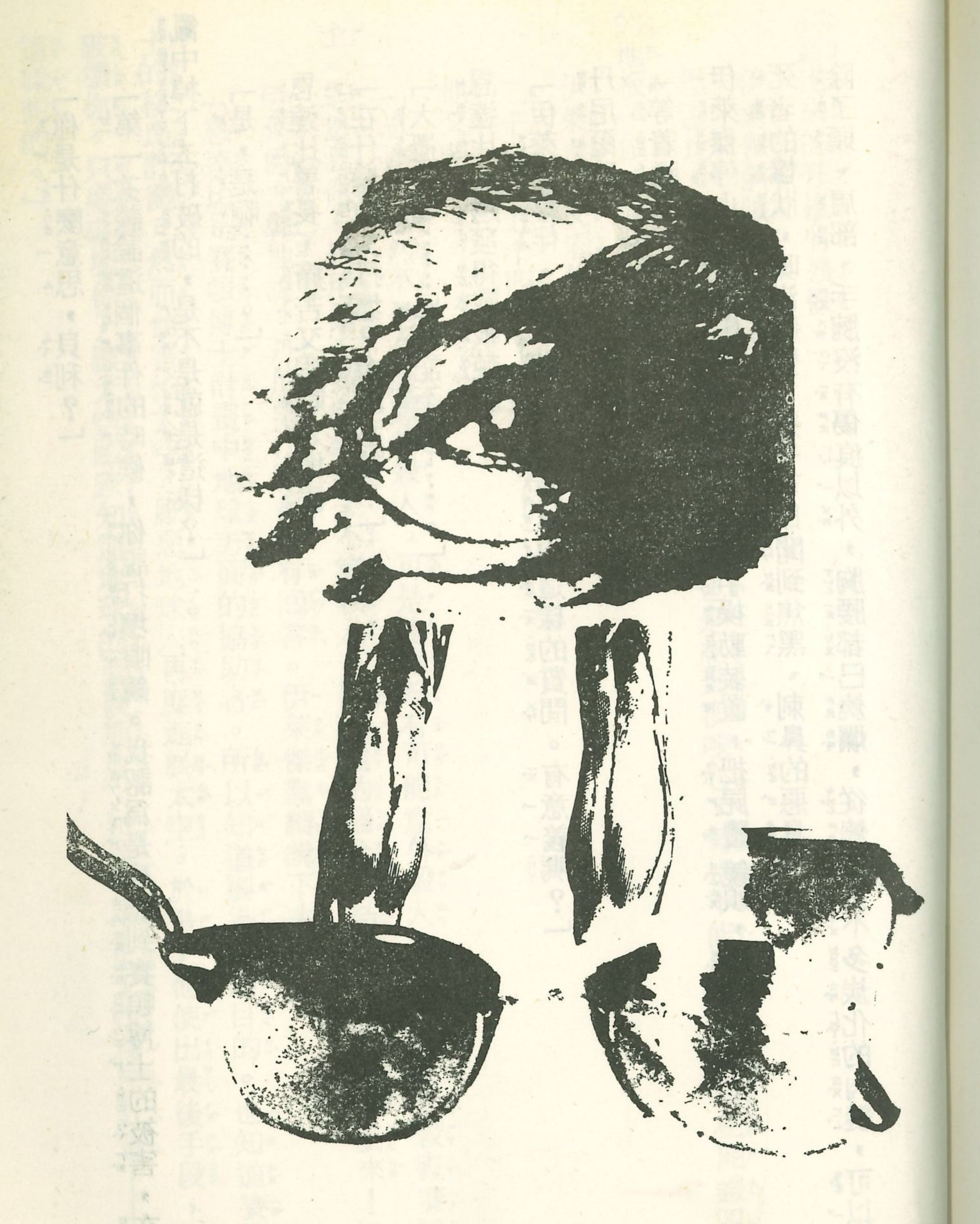
「用不着別人來說，我最清楚，署長不是屬於兇犯型的人。由於這樣，我把他放在嫌疑圈外。可是丹尼爾，剛才我們倆談論好奇心的時候，你說，署長的眼鏡是不實用的裝飾。聽到那句話的瞬間，我找到解開案件的鎖。沒有錯，鎖就是署長的眼鏡！」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丹尼爾說。

伊萊傑並不急於理他，儘管問署長說。

「恩達比，你是什麼時候砸壞眼鏡的？」



「你是什麼意思，貝利？」

「第一次談論這個事件的時候，你說打壞眼鏡。我認為是你聽到賽頓博士的被害，在慌亂中掉下去打破的，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是啊……。」

恩達比署長，痛苦又很吃力地說。

「在什麼地方打壞？會議室嗎？」

「大概是吧……已經記不得……。」

恩達比，越發得戰戰兢兢。

「伊萊傑夥伴，我不懂你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質問。有意義嗎？」

丹尼爾問。

「等着瞧吧。」

伊萊傑停止電視錄影機的轉動，改為手操動裝置，把屍體鏡頭，漸漸放大。

死者的慘狀，映滿牆壁。幾乎可以聞到焦黑、刺鼻的惡臭。

除了頭、肩部、手腕沒有傷痕以外，胸腰都已燒爛，從燒得差不多炭化的肉縫，可以看

到露出來的脊椎骨殘骸。

伊萊傑斜眼瞄掃恩達比。

恩達比，看起來想吐的樣子。伊萊傑也是感到很噁心，可是不能不看。鏡頭在屍體四周的地板，做地毯式的移動。

伊萊傑，又看錶。

二十三時五十四分，只剩六分！

他又開口。

「恩達比雖然不是有計劃的殺人。可是比誰都有可能意外殺人。他沒有打算殺害賽頓博士。是想殺你，丹尼爾！搗廢機械，不算殺人。所以他的腦分析結果，顯不出什麼來！」

伊萊傑大聲地說。丹尼爾什麼也沒有回答。伊萊傑繼續說下去。

「恩達比是賽頓博士計畫中地球方面的協助者。所以知道製造你的目的。也知道賽頓博士的移民計劃。然而他害怕太空。厭惡地球人再度進展太空。於是，他使出最後手段，決心破壞你。只要破壞你，讓太空國家知道地球的強硬態度，也許會中止太空移民計畫——他是這樣想的。」

伊萊傑看了看恩達比。

「他在和賽頓博士約好的時間以前大概是天亮時候，來到太空都市。賽頓博士可能還在睡覺，可是你是醒着的。知道他來了，你會出來——他那樣盤算。」

伊萊傑直踱到恩達比署長跟前，大聲叫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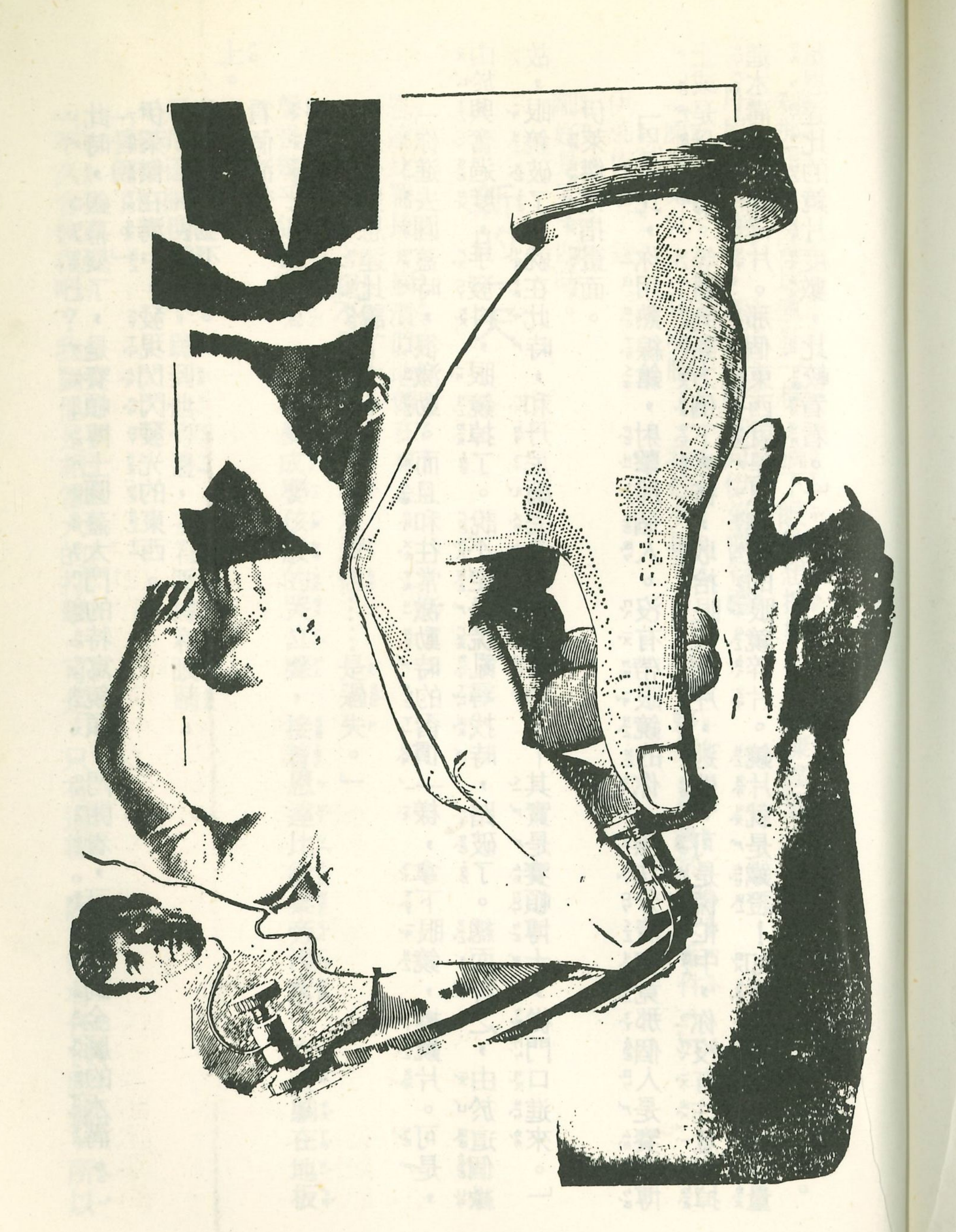
「恩達比，你從R．山姆手中接過熱線鎗以後，來到圓蓋門口等待。你打算以熱線鎗掃射丹尼爾後，走過剛天明的太空都市，行人稀少的街道，回到R．山姆等着的地方。把熱線鎗交給他後，命他回紐約，然後假裝什麼也不知，回去賽頓博士的圓蓋。期望在這當中，有人發現丹尼爾的屍體。事實確是如此，只有一點，和你的計畫不同的是本欲將丹尼爾殺害，却是殺了賽頓博士本身。如何？恩達比，還不吐實嗎？」

「我……沒有……我……不知道。」

恩達比用微弱的聲音，囁嚅地說。

「站起來，恩達比。請面對丹尼爾，你從來沒有詳細看過丹尼爾。連丹尼爾的名字也沒叫過。叫不出來是因爲丹尼爾太像賽頓博士。簡直是賽頓博士的鬼魂。」

恩達比不知不覺打了冷顫。



此時，銀幕變了，是賽頓博士圓蓋大門的特寫鏡頭。門開着，可以看到金屬的水溝。

伊萊傑在溝中，發現閃閃發光的東西。

他的心悸動不已。

看個清楚。

沒有錯！

伊萊傑對恩達比說下去。

「你進去圓蓋時，很激動。而且和往常激動時的習慣一樣，拿下眼鏡，擦鏡片。可是，由於興奮過度，手發抖，眼鏡掉了。說不定是慌亂尋找時，踏破了。總而言之，由於這個緣故，眼鏡破了。就在此時，和丹尼爾完全相像的人物——其實是賽頓博士，從門口進來。」

伊萊傑指指畫面。

「恩達比，你用熱線鎗，射擊那個人。沒有帶眼鏡的你，無法分清究竟那個人是賽頓博士或是丹尼爾。等看到對方倒下來後，收拾眼鏡碎片，逃開。可是慌忙中，你沒有注意到掉進水溝的玻璃碎片。那個東西就是恩達比的眼鏡碎片。鏡片就是鐵證！如果不相信，可以量量恩達比的鏡片度數，比較看看。」

剎那間，恩達比瘋狂一樣，摘下眼鏡想搗壞。伊萊傑撲過去把眼鏡搶下，交給丹尼爾。

丹尼爾接過手，恭恭敬敬的向伊萊傑行禮。

「原來如此，一切明瞭了。我們失敗了，伊萊傑夥伴。你終於解決案件。」

伊萊傑看了錶。

剛好是二十四時。

新的一天

恩達比署長，崩潰似地俯在桌上。

「是誤殺……絕不是，絕不是有意殺他……是過失。」

聲音幾乎近於悲嗚。忽然變成嬰孩般的哭泣聲，接着恩達比從桌旁滑落，直直躺在地板上。

丹尼爾眼明手快，跪到他旁邊，查看脈搏和眼睛。

「昏倒了。」

「不久會恢復吧？我對他是相當大的打擊。可是，只有這樣。因爲沒有任何證據，所以

，我只好漸漸逼他，直到他承受不了，然而他終於招認。」

「不錯，聽見了。華士特夫博士也聽見了。」

這時，恩達比呻吟著，睜開眼睛。蘇醒了。他踉踉蹌蹌地站起來，看着伊萊傑和丹尼爾。

「我……到底會怎樣？會在太空都市的法庭受審嗎？太空都市有死刑嗎？……」

伊萊傑看看丹尼爾的臉。丹尼爾默默點頭後說。

「你不會受審判，如果你和我們協力的話。」

「說什麼？放我一條生路？」

恩達比不敢相信地眨眨眼睛。

「可是……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你一定是紐約圓蓋的反機械人團體的——不，全地球反太空主義者團體中，地位相當重要的人物。因此對你有重託。以你的力量，使那些人相信太空移民。」

「反太空主義者提倡返回自然。既然如此，可說服他們返回太空新行星殖民地的自然。其實，太空人所要求的就是這個。自從和華士特夫博士談話後，我也開始相信。如果以你的

力量，鼓勵地球的太空移民，太空人願意一筆勾消賽頓博士被害事件。」

恩達比畏畏縮縮地看了看丹尼爾，丹尼爾也點頭示意。

「伊萊傑．貝利刑事說的話是真的，署長。助我們一臂之力吧。我們也願意勾消過去的慘案。華士特夫博士和太空市長都抱有同樣意見。當然，以後發現背叛我們，你的罪行將加倍受審。」

「那麼…意思是說，我這麼做的話就不會受刑，是嗎？」

「可以担保。」

恩達比署長，眼淚盈眶。

「試試看。那一件事，真的是意外。爲了補償意外，請試看看。」

「R．山姆事件要怎麼辦？」

「當做意外事故。」

「好……就這麼辦。」

伊萊傑做了一個深呼吸。好像所有的辛勞、憂慮、煩惱都隨之飄逝。」

「那麼，我要回家了。可能裘西和彭得里都很掛慮。」

「一齊走吧，伊萊傑。我也要回去報告太空都市。」

「你以後打算怎麼樣？太空都市廢止，太空人走後，你有什麼出路？」

丹尼爾眨眨眼睛。

「還沒有得到下一步的指示，不過，爲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

伊萊傑有一、二秒鐘不作答，抿抿嘴唇。然後抬起頭來，眞摯地說。

「眞夢想不到，會對你說這些話。說眞的，丹尼爾，離開你我會寂寞……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我尊敬你，信賴你……。」

「我也尊敬你，信賴你。可是，我不能體會寂寞的感情。」

丹尼爾的臉上，並沒有任何表情。

「可是，現在我很想了解。伊萊傑，我很想永遠跟你一起工作。」

「那種感情就是叫友情呀，丹尼爾。」

伊萊傑，洋溢着赤誠，握住丹尼爾的手。機械人塑膠製的手，和人類的手，緊緊握在一起。伊萊傑此時，確實感到，不是電流，也不是磁力，更不是單純的機械力量，而是一股不可言喻的力量在流動。

兩人拘着手，走出房間。

（完）

解說

機械人和科學幻想小說

※機械人的祖先們

無人不曉機械人這句話吧？就算不閱讀科學幻想小說的人，或不諳科學，技術的人，被問及機械人是什麼時，也會回答說『用機械組合起來的人造人類。』。機械人這句話，如此普遍的為世人知曉。

機械人的構想，從很早以前就有。四、五千年前流傳下來的希臘神話裏，已經有機械人的祖先登場。克列達島的國王，命令人造的青銅人泰羅斯守望他的財產。泰羅斯是身長十公尺的巨人，因為是以青銅鑄造，刀槍不入。加上力大無窮，只要看到船隻駛近，就投擲大石，使船隻沈沒。

之後，大約二千五百年前的猶太人傳說裏，又有叫巨人戈立姆的機械人出現。這個戈立

姆是放置在猶太教寺院，身高三公尺的黏土娃娃，當猶太教徒受到迫害的時候，就會因生命的灌輸而活動起來，不一會功夫，將敵人殲滅。

如此這般，太古的機械人祖先們，是効勞人類的忠實奴隸，是一種超人類的魔神。就是說以魔力代替科學、技術。

最早以科學技術製造出來的機械人，是弗朗肯．修泰因的怪物。這是在十九世紀名詩人雪萊夫人，名叫瑪麗．雪萊的作家在她的小說『弗朗肯．修泰因』裏面登場。為了醫學實驗，把死人或動物的屍體連接起來，使其復活的人造人類，雖然和現在的機械人迥然不同，也可說關於生命的創造，或以醫學力量使其復甦生命等，出自科學構想製造的最初東西。

弗朗肯．修泰因的怪物，有人一樣的思考能力，有比人類還強大的力量，有近乎不死的身體。可是，為了自己長得醜，得不到別人喜愛，嚐盡孤獨的悲哀，而懷恨製作自己的弗朗肯．修泰因博士，終於殺害了他。

※215圖是弗朗肯．修泰因的怪物



弗朗肯・修泰因的怪物

※新的機械人

幻想的機械人，開始擁有機械或動力，是十九世紀末科學、技

術突飛猛進的事情。首先，有法國作家黎拉丹的作品『未來的夏娃』裏面，出現一名叫阿達莉的女機械人。

阿達莉是用齒輪、電線、錄音機、計算機等組合起來，完全的機械人，而且有柔軟的人工皮膚，美麗的臉形，還模仿人類說話的聲音，是和現代機械人最相似的人工人類。黎拉丹替這個人造人類的發明者，起一個名字，叫愛迪生。當然是借用當時發明電燈和電唱機以及蓄電池等的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名字。還有美國作家比雅斯的作品『馬克遜的娃娃』也描述一個會下棋的機械人。

可是，直到此時，還沒有機械人這句話。通常，機械人都被叫做晏特羅意德（像人類東西的拉丁語）或是叫做奧都曼（自動人），還有就是叫做美凱尼考兒．曼（機械人類）

最初想出機械人這句話的是捷克的劇作家兼小說家的卡萊爾．察貝克。他在大約五十年前寫的『羅莎姆萬能機械人』的劇曲裏面，第一次談到機械人。

機械人的稱呼，來自捷克語——表示勞動、侍候的字意拼湊起來的。意思是說，機械人就是侍候人類，為人類勞動的東西。察貝克的機械人，並不是金屬和機械的組合製品，而是從海底發現的新物質製造的合成人類，其特徵是沒有人類的喜怒哀樂和痛苦、疲倦的感覺，

並且要絕對服從人類的命令。

由於這緣故機械人們，從不懶惰，也不反抗人類，不管什麼時候，有再多的辛苦，都能以最高效率工作。於是人類建設工廠，大量生產機械工人，機械人侍者、機械人秘書，讓它們來接替以前人類做的工作。不懶惰，不疲倦，不反抗，不需要薪資和糧食，連住所也不需要，無論如何，沒有比這個更方便的東西。一定的時間過後不能使用就廢棄，放進粉碎機，還原為材料，重新再製造。

不多久，全世界就有億，幾十億的機械人在工作。可是……當中，就有以機械人為兵士組成軍隊，達成征服世界的國家出現。從此，全世界陷進泥濘似的戰爭裏，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些機械人軍隊，把武器轉向人類。

電影「地球末日」的機械人

為了提高能率，改良成為有感情的機械人起來領導反叛人類。一切交給機械來操勞的人類，那有抵抗力量——眼看着人類就要被征服了。

這個劇曲，對當時的人心，予以莫大的打擊，引人深思，如果，太過於依賴機械人，有朝一日，機械人會征服人類。因此機械人的知

名度，遍及全世界。

※217圖電影『地球末日』的機械人

※博覽會的機械人

進入二十世紀，由於精密機械工業和電氣工業突飛猛進，應現實世界的需要，製造機械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九二七年，爲了紐約世界博覽會，美國的大電器製造商西屋公司製作，叫電話箱的機械人。這是爲了幫助了解電話技術的進步而製造的東西，四四方方金屬作的人形。手脚無法形動，軀幹裡面，有受信裝置和送信裝置，電話打進來時，能回答預先準備好的幾個答話。

又，同時，在英國也造出機械人，模樣像中世紀的騎士，叫埃立克，這個應用槓桿的原理。裝上馬達能活動手脚。

其後，機械人在各種博覽會的場合裏，搶盡風頭，造出各種各樣的機械人。在日本的萬國博覽會裏，機械人仍然很活躍。從那個時候起，機械人在電影上，也是最受歡迎的角色。被譽爲科學幻想電影之父的法國人茂理埃斯製作的電影「大城市」裏，叫瑪利亞的鋼製機械

人，深得好評。

這樣，造了不少各色各樣的機械人，像是實驗用的玩具，沒有實用價值。可是，機械人能招來這麼多人的喜愛，無非是一般人都期待因科學、技術的發達，能製造更緻密、更優秀的自動機械。然而，不久，科學技術，有更驚人發展。尤其是大約三十年以前，電子科學開始發達，電子計算機，電晶體收音機，電視機，錄音機等等相繼發明。自動操縱的技術，急速的發展。

而且，這些正是現代機械人所不能缺少的東西。

將極爲煩雜的計算，在瞬間處理完畢，一旦記錄，再也不會忘記的電子計算機，可以應用爲機械人頭腦。電視是眼睛，錄音機是聲音，自動操縱的技術，可以使機械人手脚自由活動。因而產生現代科學幻想小說的機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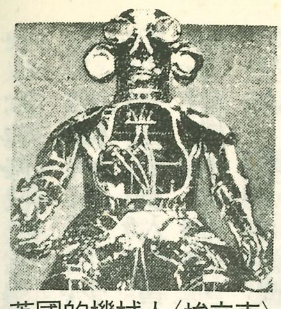
現身在現代科學幻想小說裏的機械人，在其頭部或胸部，裝置的電子計算機，都調節到超出幾千倍的能率，而且使用人類頭腦大小的小型超電子頭腦，照像機的眼睛，能當電子聽音器和受信器的耳朵，也有會話和通信用的嘴巴。以超小型原子燃料爲動力一裝進去，便能走動好幾年。就是說像丹尼爾・奧立佛的超級機械人誕生了。※220圖：英國的機械人（埃立

克)

❋現代科學幻想小說的機械人

現代科學幻想小說，也有各種各樣的機械人現身說法。在漢彌敦「永遠的船長」裏，以叫寇拉克和歐特的機械人展開故事。寇拉克是身高二公尺以上的鋼製機械人，歐特是極像人類的塑膠人，都是船長的忠實部下。

出現在白英達『亞當・林克』的機械人，有電線的神經和鈶樹脂、泡綿做的腦，更接近人類。狄耳・雷『心愛的海倫』的女機械人海倫，甚至勞賽兒『傑易・史高』裏面的機械人飛行員，比人還更像人。



英國的機械人〈埃立克〉

可是，這些機械人群裏，最爲出色的是寫『鋼鐵都市』的艾札克・亞西摩手下的機械人，行動比較合理。原因是他的機械人們，都遵照一個法則製造的緣故。那就是『機械人工學的三原則』。所謂的三原則就是下面三個。

(第一原則)機械人不可傷害人類。如果看到有人主動傷害另一

人時，應予制止。

(第二原則)機械人必須服從人的命令。但，不可聽從傷害他人的命令。

(第三原則)機械人不違反第一原則，第二原則之下得保衞本身。

亞西摩筆下機械人的超電子頭腦的記憶裝置，都按照這三個原則來設計。所以無論怎樣，機械人不會傷害或殺害人類，不只如此，當看到有人被傷害或殺害，不用經過命令，立刻馳援。

如說，有人命令他殺害他人時，不會順從命令。如果不把某一個人傷害或殺害，會造成更多傷亡時，機械人雖然會順從第二原則，可是事後，電子頭腦會因故障而死亡。

第三原則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如果有人存心毀掉機械人時，利用第二原則命他自殺，然而第三原則能保他一命。

由於有這三個原則的樹立，亞西摩的機械人，都有既科學又合情達理的(思考)和(行動)。亞西摩利用這三原則，寫了很多科學幻想小說。

『我是機械人』短篇集裏面述說，機械人從剛開始不會說話，粗陋不堪的機械人形時代起，漸漸發達，變成人類得力助手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可以說是機械人發達史的科學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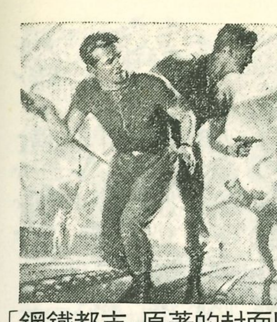
小說。例如『盧比』的科學幻想小說即是如此。

機械人漸漸發達的時候，有一家人，買了家庭教師用的機械人。這家人有個少女，名叫葛洛麗亞。葛洛麗亞很喜歡這個機械人——盧比，從早到晚，都在一起。沒有多久，不再和人類的朋友玩耍。

這樣下去，長大了會厭惡人類。應該想辦法防止。

雙親這樣想。有一天，趁葛洛麗亞不在的時候，把盧比送回原來工廠。葛洛麗亞得知後，每天哭泣，從此變成不知歡笑的小孩。雙親想盡辦法，要使葛洛麗亞恢復以前的快樂，到處遊山玩水，都沒有收到效果。於是父親想出一個主意。

「葛洛麗亞沒有把盧比當做機械人，所以忘不了。乾脆帶她到機械人工廠，讓她參觀製造機械人的過程，也許會了解。」



「鋼鐵都市」原著的封面圖

於是雙親帶了葛洛麗亞，去參觀工廠。工廠是全自動的，只有三三兩兩的工人機械人，散在各處工作。葛洛麗亞很感新奇，到處觀望。突然大叫一聲「盧比在那裏！盧比，是我呀！」葛洛麗亞不顧一切跑過去。

就在此時，自動操縱的牽引機，對着葛洛麗亞，轟轟隆隆開過來。所有的人都怔住了。眼看就要釀成大禍，驀地，聽到葛洛麗亞聲音而回頭過來的一個工人機械人，飛也似的跑過來，抱起葛洛麗亞，閃在一旁。

那原來是盧比。

※222頁「鋼鐵都市」原書的封面畫

盧比，雖然被改造爲工人機械人，但是電子頭腦還記得葛洛麗亞——並且牢記著，不可見死不救的第一原則。不用說，盧比再次被帶回家裡。

第一、第二、第三的三個原則，非常巧妙地利用在一本『水星機械人』的科學幻想小說裏面。這本小說的舞台是水星的地下車站。在這裏，有兩個隊員和一台機械人在工作。水星是太陽系行星中，最靠近太陽的星球。因此，面向太陽那一面，酷熱得幾乎可以溶鉛，人類熬不住長時間的曝晒。於是人類地下基地，外面工作由機械人担當。

可是，有一天，那個機械人沒有回來。機械人不在，不但工作受阻，基地需要的燃料，也沒有人採取，結果，基地的冷氣裝置失靈，人也死亡。

「說不定故障了，找找看。」

兩個隊員，穿了耐熱衣服，出去尋找機械人。沒有多久，看到機械人，在灼熱的陽光下

，站在平原中央。可是，乍看之下，機械人的行動很是怪異。

他在白色發亮的礦石燃料層周圍繞圈子。而且礦石層旁邊好像有類似瓦斯的東西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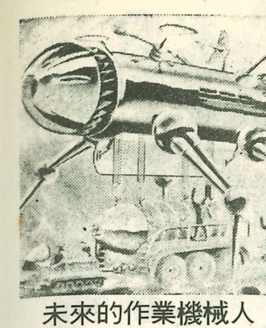
「眞是故障了。把他叫回來。」

兩人齊聲喊叫機械人。機械人聽到聲音，跌跌撞撞往回走，然而來到途中，又向後轉回去，回到原來的礦石層地方，等走到瓦斯旁邊，退後幾步，又開始兜着圈走。

兩人大聲命令他「回來」，然而回到一半，就又往後走回去，反覆着同樣事情。好像瘋了一樣……。

「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其中的一個隊員說。



未來的作業機械人

「那個鑛石旁邊的瓦斯，是會腐蝕機械人金屬的有毒瓦斯。機械人是遵照第二原則，順從我們的命令，想採取燃料。可是，走到旁邊，就會接觸到有毒瓦斯。於是機械人想起，得保護自己的第三原則，逃離燃料層。等到遠離瓦斯，又想起命令折返去採集燃料─所以這樣，來來回回反覆兜圈子。」

「那麼說，怎麼辦？置之不理的話，將因動力消耗殆盡而損壞……。如果說，走到炎熱的平原那邊，耐熱衣服不管用的時候，我們會死亡。」

兩人頗感爲難，不一會，另一人想出好主意。

「要有一個人，踱過平原，靠近機械人旁邊。到時耐熱衣服如果不能發揮時，會倒下去。然而機械人發現了，會想起三原則中最重要的第一原則─就是機械人不可見死不救，於是會跑過來拯救。雖然危險，也只有試試看了。」

兩個人實行了─而且，把機械人平安救出來。

❀224圖：未來的作業機械人

在「電子頭腦×」的作品裏，又用不同形式，來應用這個原則。

這小說的時代，是敍述遙遠的未來，地球上的所有計畫，都由叫（機械×）的巨大電子頭腦來進行。

（機械×）是萬能的。於是地球上的物產豐富，公害和戰爭匿跡，人們每天過着和平而幸福的日子。

「一切聽從機械是人類的恥辱！人類不是機械的奴隸。幹掉（機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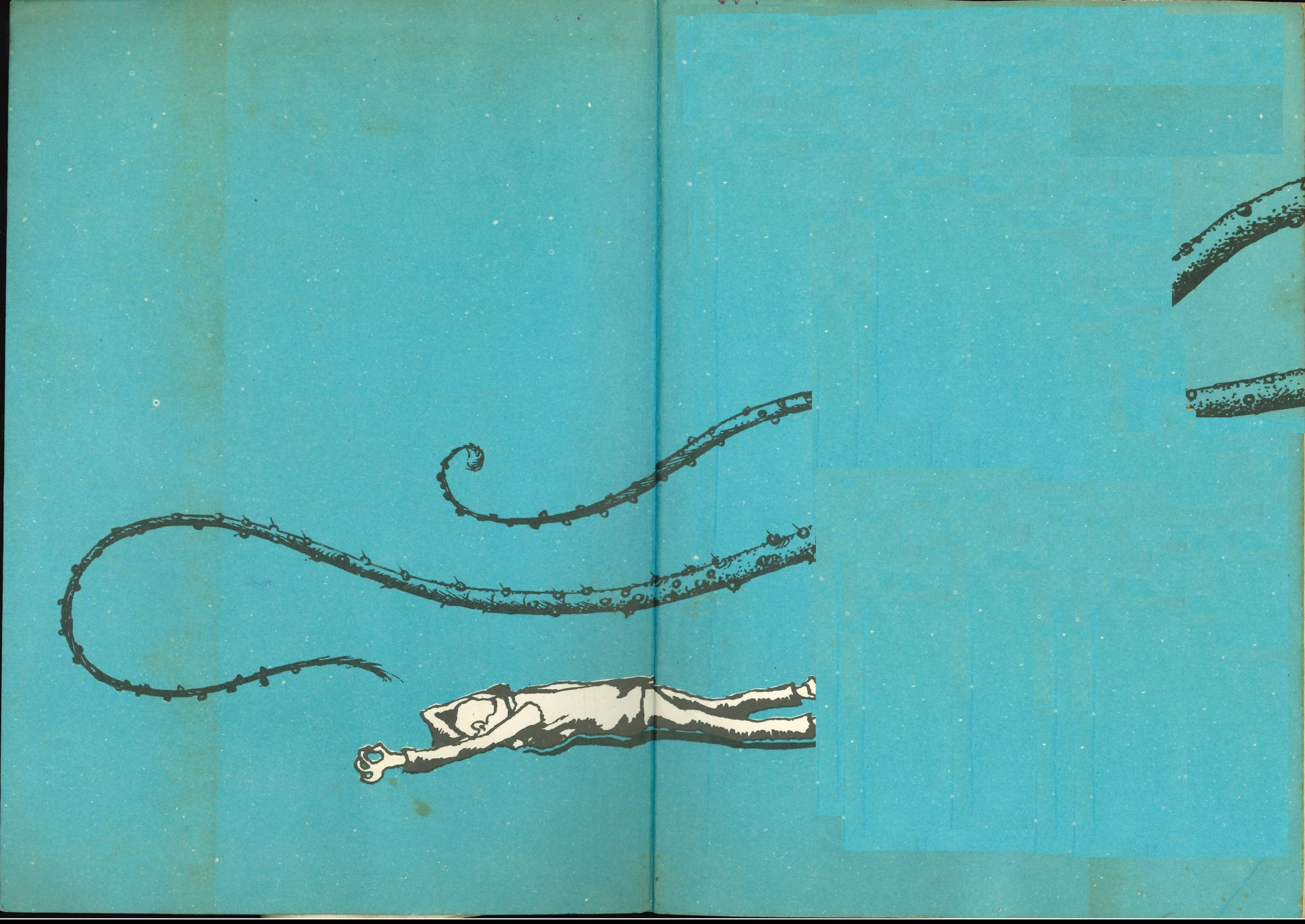
人們喊聲四起，到處騷動。可是，那個運動展開不久，在世界各地，相繼發生原因不明的事故和計畫的失敗。

可能（機械×）的指示錯誤了。（機械×）失靈時，全世界會陷入大混亂。糧食不足，會有人餓死，也可能暴發戰爭。

「趁早覺悟，不再依賴（機械×），一部份也得由人類的雙手來掌管！」

人們下定決心！改掉以往的懶惰，自動工作。結果，很奇怪地（機械×）的故障，立刻完好，電子頭腦運動的騷動也平息了，世界又恢復和平。

事實上是（機械×），要使人類喚回自信和自動操勞的精神，故意製造故障。不然的話，他很清楚地知道，人類會墮落到滅亡——顯然是應用第一原則。



12 火星人之謎

羅拔・契布白克著／焦妮娜譯

火星人至今必定仍然生存著。

隨著相信有火星人存在的生物學者父親，一起到火星殖民地去的傑姆和莎莉，在洞穴中遇見了使用心電感應的小人，這就是人們認爲已絕跡的火星人。這是一本將火星人描述的如同少年一般天真爛漫的兒童科學幻想讀物。

